

潯州府誌



詩經卷之二

詩經卷之二

海州府志卷九

紀地 桂平

壇 廟 村宇附 寺產附

社稷壇在府城東門外雍正十年知縣楊正輔知縣傅輝天延會典社稷壇為大祀今毀

先農壇在府城西門外官橋雍正四年知府陳克噴延壇前藉田四畝九分 集會典例先農壇雍正四

年在奉天府戶直省督撫及所屬府州縣衍各於所治地方擇潔淨之地設立先農壇及藉田自雍正五年

為始每歲仲春夏日各率所屬官以及耆老農夫致祭會典先農壇為中祀今毀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在府城小南門外西天壇內舊有亭週以垣牆明廢遭兵燹化毀善存康熙三十

七年知府阿琳修復如舊制雍正十年知縣楊正輔傳碑文改東門外廟中埠

按宋范道二年延山川壇至治選二年於城北登綠山后延山川壇山川神位不在煙祀神祇

壇中雍正十年始以山川位在城隍位右配祀中則位於雲雷而德名為神祇壇會典神祇壇為中祀

方壇在府城西門外會典方壇為群祀今毀

城隍廟舊在小南門明嘉靖二十一年知府王貞吉方四十一年邑紳龍國祿皆有碑記后遷入城中塔

木柱右至乾隆三年知縣李志斌集議遷迤大街南向五年邑人譚龍為記十二年紳士林兆菊等請崇撥

西山龍華寺永澤戶租谷一千六百石收入城隍戶糧米八升永為香燈費三十年知府湯大斌知縣吳志

信捐修之 宋結崎亭外編城隍乃社之既饗會典城隍廟為羣祀（王貞吉詩外府城隍廟碑城隍惡之

神為一方之王守而所以被神矣而社民神人相依聽而傾圮而欲民之安得乎時方議興修而屈於費也

於是儒士王瑞進曰曩鴻募金以待之笑今冊籍具在民間可致而知也予乃詢而知甘棠德張仁仕李傑

謝青蓮故儲二百餘金遂令出以襄厥事而以王瑞董之於是堂中庭為舊增於庭之左右則刻石為

各三間其庭與房各延神像旁之前為儀門去五丈許為大門以儀門之前舊多曠地也蓋陰陽官擇

諸諸巫者各出碑瓦木植等料門左右復創廊房若三間得奉香祀而往來祭藉者各有所止畫其事則仍

舊也方是役之契也實為王崇四月民有大者告予曰此火崇也每歲延燒百餘家海城苦此久矣予乃語

廟祝神曰是火崇也燹是年春夏旱予禱於神而越明年秋卯如之又明年甲辰亦如之其用豐和民夷

俱安父老喜而言曰此西之應也予曰然人神則一感應焉雖然廟之修也民之力也民之財也則所以感

神者不民予何德之有夜以夢記其事以告后之君子庶知神之靈而加意於廟也 龍國孫濟州府城

隍寢碑王制京國實守節也威將城隍為靈為鎮其威命靈靈靈名敬而佐人倘於靈位司而囑時若有

輒若甚微不周審極而根深宇定而充發統德崇靈馳化若神神也毋容睥睨之毋容喋喋之謂宜恭敬奉

持葆天倪而端象灑蓋吾海郡之有城隍尚已些時之享祀休咎之登占水旱疾苦之籲求係伸託庶之對

楚亭若谷應時蟹如即顧堂皇甫端與變猶虛豈其固即其體重而不設何謂屏之為也癸丑之秋郡侯劉
公蒞政三祀澤溥四封此乃河伯偏濫公蒿目時艱濟幣墊而晉之在席皇皇請命民矣何幸而以為魚也
其或闕官之不飭責在守土於是元財鳩工相範基作殿殿費捐官俸役匪民勞自冬阻春功成告廟徵記
於龍子維時蒿析之后百堵皆興公肌肌各咨身先拮据轉盼城圍翼翼農廟戡戡若另闢一徑制君子謂
稱誠之極有三善焉夫神維玄維默易寢易興彼其執將精以鏡人祥福善禍淫昭昭不爽整夫視臻悚惕
不敢昨吉英爽潭於宵鐵湧穆莫於盞盃呼吸俱張弛互用非寢而若有寢寢者安也靜也靜斯慧慧斯
成感所應解在乎詩矣鴻雁于飛集於中澤此言芳來還定而安宅之也公為民妥神徽神庇民有靜定之
義是曰居安氣稜之餘室無完堵公一意寬和共民休息夙夜寢酒掃庭內惟民之章是曰生慧斯于之
什祝願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至於迨獲占叶朱帝斯皇盛矣奕奕短鼎載有令德猶輯神人需后旅新面貌
而長安之神之格思可以規感蓋一舉而三善備矣公聞予言乃酌新廟致詞曰不佞承永邦曲制是道堵
其式廊棟炎游德區區何有而子侈言若有功於予心敢不勒他山之石公若鳴陽吳壁人一時德攝郡縣
功德未易叙茲感若成奏績之會也 浮龍享祀之典尤遠蓋前古百美效順時和年豐相生相養於百年
之久則克虔報事在人心原有不容己之誠而默為阿護於神道又有英或爽之報也浮郡饒西江而誰思
吳地吳人傑劇神在吳理自相因不容誣矣城隍廟前朝俵式已不可知然自照代鼎延以未觀根葉具而

壯觀未備因若至今間有勳念不過一修再修而已從來有議及改作一舉而新之者豈不以工費浩大顧
神靈人即夫以人事殷富之區徑采舟楫之會數十年間頽靡未振非所以妥神靈而肅拜瞻則丞望於有
志者固其始董事者受其成相繼經營庶幾鉅功可集爰有林兆蘭梁餘林瑞利聖昌慶元等請前任也侯
李公志斌謀之候欣然稱善首為捐助而首道官紳靡不行誠樂輸約計千金由是庀材鳩工更始創業中
塲一堂以廣行札之所矣垣墉既勒金碧丹雘罔知所措幸而郡侯彭城李公來濟味有美之莫成大捐俸
廉運車塲坐冠他往荷蒼牙高咏藻大流輝呈舉也然始於戊午之春告竣於庚申之夏首藉兆蘭等之圖
其始而九重賴茲城公之要其成人之力矣神之力也神之力實一人有道之徵也從此有壬有林福我壽
我豈僅一時之休蓋在茲之祥也不可以不書

關帝廟在城隍廟左一百五十步康熙十八年修雍正三年重修道光十五年又重修元明宗天曆元年加
封关侯顯英義勇武安英濟王 國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設位後殿有司並祀文昌宮即文昌祠
雍正三年知府陳亮賢延葺在城東乾隆十九年知府胡南藩重新之道光十六年知府興仁署知縣余繼
高登紳士因八公祠故址改延文昌街東接武廟擴以書院並擴崇內重屋體制尊嚴貴標如縣陳肇汝為
記舊名文昌閣湖南藩因舊堂高二丈九尺分兩层上祀魁星下祀文昌有碑記文昌閣一在縣學街旁南向

(國朝湖南藩重延文昌閣記郡城北隅清九榜側為郡學左关邑學后序雍正三年前守陳公亮噴延

文昌閣於上以壇聖宮之基以妥聖人之灵可謂無遺憾者矣考星經斗魁上戴六星曰文昌宮四六兩星
曰司祿司命司道家者流因附會其詞謂梓潼真人吳宇錄是宮之改令其說荒謬無稽儒者希道不知尔雅
称星祭曰布后人延閣祀文昌義固有取礼亦宜之非湊且濫之謂也予公餘一至其地閣前湫隘恐久迹
朽蠹甲戌夏五月命工撤而新之高逾舊制九尺閣半有楹下祀文昌上祀魁星秋八月工訖振衣登眺見
夫宮牆崇峻巍然煥然於西北隅者為府學距府學半里為府治有新閣而左有所泮其高峙於東南隅
者為縣學距縣學旁為縣治有所閣而右有所倚不真唯是右之水飛流奔湍吳繞郡郡之北有所閣而北
有所束至於独秀峯聳其南思灵障其西罗叢白石布列於遠近即離之間開窗縱目觀胜怀贖益神為
之往而右江舟楫往來於斯閣下者歎乃之声其漁歌互答亦足以消登臨之耳而濯利名之塵也予聞五
星聚而賢才出今北斗七星其又易六星輝映当必有噴雲輔生上應天象大魁守土之望者謹拭目以俟
陳肇波重述文昌宮託紫微垣有軒轅之宮焉其星曰司命司祿司中而戴巨六星环其旁望氣者謂出
出如珠則天下文明文星之垂象於天昭昭矣歟后降精粹渾因有帝君之號立所傳陰文一篇大要皆
言物行恒功善惡惡之旨其裨益風化靡淺我國家文德覃敷久已崇兹祀典載在秩宗乃習儒不察以
為錄衣烏帽白馬童子近於道家之傳會折何慈耶濟郡在巖嶠城北虽有文昌一閣而規制狹隘難展拜
跪之儀春秋享祀每奉主於公所以成礼其簡藜已甚道光丙申夏大守吳君仁求攝星郡既始謀創葺以

蕭觀瞻而桂平明府余君健高布先有斯設於是倡始捐廉度城東之與區而經營焉於茲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矣夫欲民之化也必示以所敬畏欲俗之成也必功以所信從世咸謂人間科名祿命帝君實司其權彼纂冊名者必懼茲念曰神聰明而正直其所者孝弟忠信敦行不倦之人也有不信而後立者乎即祈福者亦惕然惟曰神福善而禍淫其所珍者隻諾無節害廉鮮恥之人也有不敬而畏之者乎敬且畏而信月後者則不待恫而威不待賞而勸將日遷善鼓舞而不自知詎非先王神道設教之微意或是舉也太守福之明府成之而踴躍樂輸鳩工庀材郡之士紳其有力焉宮后前凡三重旁翼以四祠左則呂祖八公位焉右則龍神劉猛將軍位焉其規模之宏麗則雲張畫棟藻飾雕甍其形勝之壯觀則江濤野濤撼翠把西山將見地效其灵人挺其秀汨汨而來者其詞源之泉湧耶嶽嶽而峙者其管笏之林立耶郡人士相共俯仰揖讓其間風且蒸蒸日上然後知化有由起俗有由成不惟馨香肝膋上通神庥而亦頌太守共明府之有造於澤也 黃偉正新造文昌宮碑記道光十七年丁酉秋八月澤郡新延文昌宮告成左二祠一祀呂仙一祀八公八公者前明之官於粵西而功在吾澤者也右二祠一祀龍神一祀劉猛將軍將軍者能以威灵驅除蝗蝻者也此舉倡率於邑侯余公稟承於太守興公也因八公祠故址而擴以崇學蓋基創始於十六年冬初經營于閏月而藏書度文銀二千六百七十兩有奇昔日頽垣坏壁之區忽而崇門聳峙重屋巍我曰宮曰祠曰廟俾制尊崇規模完備於以報德崇功費幽明蓋一舉而群祀之祀秩並其若宮之日官民

胥厌神人以祀在城偏首諸瀆咸喜其事之有終而將有大造於吾澤也腐為之記奉向有未逮何幸及身
見之也重無文弗敢辭惟 國朝重祀累洽久道化成 聖天子杯百神延釐賜福追奉之昌先化以彰文
明雅化之休甚盛治也濤黃廢地偏隅而典禮闕或缺者諸省志濤郡文昌廟創建於雍正三年重
修於乾隆十九年創者郡守陳公修者胡公也今查遺址即府門轉北餘城之魁星樓碑可稽其時文昌未
入祀典不過藉為培補風水之基非有祭祀儀文之制故惟台階陟迫而殿楹無庸造至嘉慶六年崇祀之
典既頒專祭之祠亦遂自后睿秋舉事大都因陋就簡襲謬承訛雖曰遜豆之事既在有司而乃氣之推類
也亦可慨矣且夫天下之治亂求於人心人心之安危存乎政教事神保民政教之大焉者也可不敬其子
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也之人蓋嘗試目俟之去共興余兩公先后蒞任除盜安良而時和年豐以為有
此振作恢張之舉是不忍鄙夷其民而思以習爽闊昧耀乎光明則上之好在也上令下從而也之人士相
與趨事而始終之則下之好義也上仁下義斯與不敬之礼行乎其間由是施之郡縣而郡縣安推之邦國
而邦國治焉之天下而天下平矣豈僅一祀典之修明云爾哉然即此一舉也上下交孚是謂人和傳曰人
和而神降之福余喜其將大有造於吾澤而其倡首諸賢之意同也政志為記也其在強國作噩壯月吉日
真武廟在府城內東北隅一在官橋村一在吉大里嶺尾村 案續通考倪岳正祀典疏曰北極佑聖真君
按傳記蓋真武神也真武本元武宋真宗西道教避聖祖諱改元為真元也武蛇也本北方元武七宿星

危屋形似之故因而名后乃以元武為真武而作龟蛇於其下清康熙初詔加神助順助聖真武靈元真居及
考圖志乃云真武為靜樂國王太子入武宮修煉功成白日飛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早歲元旗

統攝元武之位此道傳會之說會典北極廟為奉祀

火神廟在麻城西較為左南向乾隆三十年知縣吳志館延道光二十一年署知縣袁選業合眾重建有研

記會典火神廟為奉祀兵燹燬同治十二年重建（袁選業重建火神廟祀神為祝融司火正南方又火地

其威令赫然罔弗畏當今 聖治重敷百神效職是以廟貌之延祀典之修飾於邑郡清州以桂平附邪其

廟祀也 國宜考斯廟之地建在於雍正十年至乾隆乙酉吳公志館倡捐重修厥后甲辰遭大水乙巳而官

民重建迄今五十有八年矣溯自雍正十年以迄於今一百一十六年矣中創創而坏坏而創創而又坏

仰契創者誰之力坏者誰之咎或道先庚子葉素權呈邑謂廟至斯不某愀然嘆曰事之府坏未坏者能

隨時修理之則不坏及其既坏則修理無庸非大為更張之則不可斯言非其明証乎爰會邑之人士詢度

而徑營之維時首事劉如淵林豐高士權劉彬益而並兆麟則始終其事者考宮娛神之日仰門闕之輝煌

曠穰極之歛絕高屋窮隆連房拱翼觀之而其與冥冥履之而其庭苑殖斯固主離明者之默單其威矣而

亦敬神明者之屏襄夫大力也而地出西門里許挑馬江而白石川原迴護美秀巒盤繼自今神安人出而

智昏昧咸符夫无明斯亦坏而復創之偏事也修葺廢墜愧多未能然而不敢不勉也廟之左右附祀者

为观音堂为财神为元壇甘王为痘母花王均当祀泐以昭奉承是為記

龍王廟在西山龍華寺右乳泉上崇文獻通考宋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吳津王會典龍神為中祀

天后廟在南門外延五皇廟前官路石台乃明崇禎十一年武生鄧信捐砌有碑記康熙二十五年重修杜壯文為記乾隆元年重修邑人果公甫為記道光五年知府孫世昌題坤天利濟匾向以大灣神渡及地祖舖祖考香燈首會典天后廟為群祀 案張心泰粵遊小志云右五代閩王時都巡括林愿第六女世居

莆田湄州嶼泉熙雍四年昇化明永樂間鄭和暹羅西洋之役上靈蹟封宏仁普濟天地 國朝歷加封號張學礼使琉球記言后蔡氏誤也（明邓信捐砌碑記湄州府南关天后宮前渡夫陸道黃嶽林各州邑水濟朱阜東洋諸圩原途鴻海陸步者陸舟行者危武字生邓信閩人也感跋涉之苦累筑石臺八十一級

廣丈許右邊砌官路二十餘丈費百有五十金里民輸奉阜等鳩銀踵費厥積云 國朝梁公甫記海峯兩

江之合舟楫時至灘水安瀾此則天后之所棲居於一州也始構者置城南基地一所中立斯廟嗣延厨屋歸大灣渡芒祖及地祖以供燈油祀事廉然初年始讓地基延三界廟前至江后至濠而右直於至甲子重修至雍正乙卯春至延不期日而告成但見宮殿之間妙相莊嚴歌台之上巍峩煥發若長江浩日月水天一色雲山咫尺亦已煥然一新而永垂千古矣

旗纛廟在府城西北隅崇禎通改旗纛廟藏之內府多止仲秋祭山川自遣旗手衛指揮祭於山川壇內之旗

言蘇祠霜降日又祭於較場會典旗纛廟為群祀

雷王廟在南江頭塘乾隆十八年延會典雷神廟為中祀 梁聖祖買受下結塘近河傍地固姓居住租錢

一千文為香燈費

呂祖廟在文昌宮左按呂祖於嘉慶初年改為直省通祀惟祭品不用牲牢

馬王廟在英帝廟左案通曲仲君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續通考洪武二年延西祭

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一在粵灘塘

梁王廟在下北門外左乾隆九年延會典為王祀葦志藏或云孫真人又云祀上古良醫

府名宦鄉賢祠在府學宮內

縣名宦鄉賢祠在縣學宮內

忠義節孝二祠在縣學內雍正三年知縣周福延內祀婦節甘李氏坦女喜黃德氏夢熊妻李黃氏黃謝氏

旌表妻黃葉氏陳甘氏共六人

甘王廟一在府城東北隅一在城北門外二十五里粵灘上原有甘王祖堂同治十一年重建甘王正殿象

卅鄭獻甫邑神歲是發皆有記一鄭獻甫塔灘北岸甘王廟碑記言鄭甘將臺廟宋時已有見王象之輿地

祀雖稱為甘王廟則明時始然見吳從斌甘王廟碑歌舊志載神為古車村人叔諱陸征南漢有功拜護
國將軍不言何封姪諱伯也鄉里有德歿后屢封侯王又不言官而輿地紀勝於甘將軍正廟下註甘將軍
成神事則皆其姪好施之德非其叔出征之功也得毋蓋史吉先能為禍福救姪皆益故叔侄不分而廟額
不妨偏奉歟抑生前未為將軍歿后並予將軍而封師不妨統加歟其詳在前人已莫改得江有甘王廟在
大藤峽口踞督灘之北崇崇姜里二十八鄉所共祀祀也相傳龍興洞廟中香炉自象州飛來孤山之巔乾
隆間延廟者於孤山之麓正殿三間擇連三進善神之靈以鎮湖之玷舟楫以時拜禱鄉里按此則道其
為蘇稱久矣同治八年己巳神廟忽燬神像獨存鄉之人謀報而復之始如舊更於正殿之傍增建卷厅一
所費金二千西有奇督其事者蒙全王曹而捐資則姜里士水若干村杜平古埠若干店及吉柳江來往諸
行商也卷成后蒙居以書乞記余謂天人紀事不比稗官小說神之祀載無稽不可以父老之流傳作僞語
之丹青也故略及其原委以為說君夫地之位絕神之靈佑人之陽雖廟貌之森嚴拜而禱者豈自知之故
不登云 蒙培培重建督灘上水甘王廟碑記甘廟之神據象州舊志所載係丹康古車村人諱陸者以征
南漢功拜護國將軍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稱甘將軍諱伯者家饒好施歿后屢膺封典宋稱惠濟侯元稱甘
聖公明則稱王明吳從斌護甘王廟碑歌舊載僕事二人蓋叔侄行也今將軍之目缺如王廟之稱仍舊
得毋將軍自將子而王自王各分主廟兩不相親其抑或因鄉人修陳之意故統將軍於王合為一廟以特

陸其神觀與此俱不可考而要之叔侄世著其美一以功顯一以德彰即同受千百年血食之報亦固其宜
我里之有甘王廟明成化間創造於鹿嶺之巔洎我朝而香火益盛至三月十五為神誕辰里之人以
舊廟湫隘非所以妥神靈而悅民志也於是移徙今地式廟規模實據巖峽彎澗之形勢時並康熙初年也
而上下廟之分即於是乎姓廟正殿三間深三層為上水二十八御所延丈門及旁寔皆此連各村集捐而
成豈非藉神之靈以鎮大峽與澗之阻鄉里同以共此進舟楫亦以時拜禱其為威靈赫赫久矣同治八年
己巳秋八月燬於火而神像巍然猶存豈非真火不及徑壓劫而愈顯神奇者歟知人士謀依舊垣修復其
舊寧儉余與王君仕先金君正惟辛君如槐駱君蘭秀曹君元福兄廷任等願竭棉力以成此舉庚午年節
前吉日乃集各鄉董事分任其役當道憲官南而進之昔竹並捐俸以為之倡而紳商善信靡不捐誠恐后
不取月得銀三千二百兩有奇危材鳩工或仍或創正殿規模一如舊制前門則加深數尺更於廟旁添建
各厅以為丸簷者者小憩之所創始於是年九月十九日越三年壬申夏四月落成坐向寅申兼艮坤用
地輿家言亦仍舊也余謝詞簡肅以東事任特不惜五考勞藉於其存委因時紀事誌厥初終以資實錄可
耳至於馬邑諸君子謹泐姓名於石願共斯廟同不朽焉（崇輿地化胜甘將軍正廟在陽壽嶽北七十里
公家富饒務賑濟一夕夢一神人告之曰汝心公平幽冥已錄姓名公自是不治產業公兄弟誦之分其
已分之田去其自若公乃傳教募人主於田旁次日視之柿樹已畢眾神之一日聚諸嶺里曰吾已厭於世

其即瞑目而去象丹志甘陸象丹古車村人有智略時柳丹為南漢所據陸出征多以術得捷拜護國將軍及歸里決禍福先知如神州人立廟祀之又甘佃陸之塚也塚富好施貧而告者未嘗少吝著異決禍福無不奇中一日露鄉里曰吾厭世矣示眾以修善事言訖瞑目而逝鄉人設廟祀之後封惠濟感應侯元和加惠濟顯應聖公明加封王神 國朝咸豐道先問靈顯靈跡請寇安民寺聞 救劫感靈王列入祀典地方官春秋致祭知縣李宗庚有記

伏波廟在大南門外枕城西江原與閩知縣韓延壽民德某捐為廟地為香燈費乾隆二十八年知府湯大賓重修有記 今佚

廣祐廟即今郡王祠在西山洗石菴前一名李侯祠神為唐御史山東人伏其名字明遠昔郡患虎民禱於神虎死廟樹樹宋封西山郡王廟在靈護王明正統間安遠侯柳溥重延黃潤王為之祀成化元年參將孫宋重修陳宣有記 國朝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李秀重修有碑乾隆九年僧心鏡募修將龍華寺租田撥永和里永潔戶糶米七合每年租各若干石為香燈費道光五年知府孫世昌重修有記 明黃潤王溥州思靈山李御史廣祐石碑神靈隱顯而祀之陸禁禁焉蓋神侏物而不遺大而天地物也小而至於動植器皿用尔物也一神必有一物也別人而靈於万物者乎人物生而正直其神必剛死則神不散不昧顯其靈以福生民民從而祀之立廟延錫爵賜醜血食於土綿萬千方載不泯然神靈方其妙莫測時乎顯則顯時

平陸則隱故神之隱顯祀之隆替莫不有存而隆之顯之又有待于人此神必人之依而行也思灵山得
之望也且主山也左跨點水右終鬱州黔之流徑牂牁之源營交阯兩川包絡方山委蛇千餘里至海會
流於山麓之下廊有西山廟即思灵山神祠也神唐人李姓廟舊有碑號裂霜剝名德莫詳吾知神
生為御史必剛直也沒而廟食必靈爽不昧也故時顯其神陰功溥施則有王公侯爵之累封而而華衮而
輪奐祀斯隆也時隱其神潛養其真則有山窮野燒之交毀而瓦礫而蘭艾祀斯替也時復隆焉此塊駕部
繼神宇於有宋襄通守奏神功於前元兩牲有石前後煥映不可磨也曩者峒孫奔潰於神宮守土者久莫
之顧民用弗審向有窟斷礎者神殃之且附之語云平嶺有日吾將復宅於是窟者亟與礎置故址乃已正
統三年冬德戎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溥來鎮八桂十月壬子會按治侍御史公洎蕭臬守臣諫知大藤徭
獠悍蠻白是寇不可侮也已且即咨參將田公征征之火兵至尋延牙於思美之西麓既布令列部獻俘羣
首約款若有神相之者詢其父老允符窳礎之言於是指材陶甕淘榛莽而宮之成於二月甲戌果棟既飾
白其事於德戎公請祀祠祀興廢所始守之柏琬琰以明不誣龍非湘弗宅淵非龍弗靈今山之灵與神之
美二灵相符威光炬赫必能隱蔽播冠清掃瘴氣使壽之人永承是賴則參將公今日隆之之意非有以媚
神美而徵福於斯民也先時祀必在三月二十二日壬午集會獻牲幣蓋以神誕在成化九年之是日
也四月黃潤王母作頌詩神降傳人歌以祀神於雲窮焉曰神誕於此陽勝幣於此故將爾初莫於營營

神來格兮洋洋庶紫兮蒼黃海春悲兮脯鹿妨南再奠兮桂酒神來歎兮皇皇收有餅兮飯則杭樛饒有牲
兮魚則鱸鮓南三奠兮椒漿祝神壽兮岳靈些祝兮有常神遊兮舞方他方之人兮匪神弗藏時隱時顯兮
去遠我邦福善兮有庆福惠兮斯殃障南寇兮毋窺我牆驅厉鬼兮毋疫我鄉相耕桑兮時雨陽干斯震兮
万斯箱叩天闕兮乞天章祀典兮永永無忘 國朝李秀重修郡王祠碑託畧云步山左里許有祠焉瓦

廢垣頽不勝古今興廢之感進而謁之其像端厉儼正不知何人也呼山僧而問之曰相傳為明遠公其人
聰明正直羽化於此后人祀之弗衰姓字莫能詳也於是重為修理依山之麓地移牧武又有地藏菴焉菴
之傍建葺耿殿其之前峙荒煙斷草中復有殘碑偃仆就而視則重延明遠公祠碑也僅辨其為唐李
御史而尚逸其名再釋其右誌勅賜後號者二一勅封為西山郡王廣佑靈應王一勅封為李元廣濟顯佑
靈護王祠屢圮屢修在宋則有姚別駕遷之在元則有張通字德之在明則有安遠侯柳公溥參戎田公真
儀之成化元年冬有右參將孫公策繕之無非以神之靈應而回護於土也我 朝崇祀三曲視昔有加虽
粵西界在遠荒未遘入告余不敏代巡為士一時境宇乂安山靈向化皆神麻之有貽也佛力之無量也是
後也采合垂其事經始於庚子春落成於三月朔 檇表崇志補 陳豈思灵山李御史祠碑環海岱山其
望之蔚然而深者思其也嶺野三水交流於下山行半里許有明遠公之祠焉凡民早潦疾疫禱於其祠其
效如神之隨形響應之應聲以故此邦崇祠奕奕不衰按郡志神李氏而逸其名相傳為唐御史聰明正直万

代俱有徽號其相屢仆而屢植者豈無收歎此果姚奮節所以重鑿神宇而元張通守所以屢表神功也
邕國家崇德報功於祀神之典尤加意焉守土者奉而行之罔敢怠正統戊午征蠻將焉平安遠侯柳公溥掛
印來鎮八桂集藩吳守臣議征峽賊首崇發戎田公真乃建牙於星山之麓構於神龕象陸薩克平群醜重
延神祠請文勒石頌美神功愈廣西按察司四明黃公濶玉成之詳矣歷世既久石貌浸湮成化元冬王
師駐節靖潯各山獠猶自日就戡神之力居多焉師旋湖湘士兵侵侮西粵時鎮守廣西右叅戎徐公諒
於取曰自予奉命鎮茲土嘗閱三矣各山獠寇潯發累沐神惠應加護祐效功甚衆今星山為一州之鎮
神宇為民欽仰之所福善禍淫乃神之道事神者民實人之責人神相和而助時若境土安矣茲者杖天威
瀝神力削平群寇民用大和神祠弗葺無以妥神灵而答神庥非瀾典歎乃捐已貲命工翰林陶履一毫不
敢取於民百費皆出於公由是廟宇門廊垣墉動聖後登一新視昔有加豈有可書之實是役也始於丙戌
春落成於四月望祀作於是月己未公名震宇伯威在鳳陽人今奉勅鎮守廣西為政原明人敬憚之蓋當
時名將云 國朝孫奭昌重修西山李公祠記自古祠祀之設有績於朝則祀又有德於民則祀之未有生
於異域而報以馨香者余治郡之初循前創謫西山李公福知為唐時節度使遂茲山設為星郡之神節
人立祠祀之始疑為好事者之臆說不過藉神以惑眾耳蓋其誕也久矣因緣而求之朕乃知郡嘗患虎民
禱於神信宿虎死樹崗宋郡守姚公新其宇明黃陳二公為之記每稱尚賊為害神之佑護者屢且逆知平

孫有目已而果然夫六月神降於莘惠王洵之內史過言之左氏大書特書不以爲詭况公者明明有其人在哉然而恤民之生其核民之災此有土者之責也公生平未嘗爲是郡官而災澤之中爲之禱大災捍大患有德於民若是公之灵所及者遠矣惜公之名佚於世生時事蹟皆由考稔然想其為人必忠居環國之士其迹跡於山林歟或所遭之不幸或同列之非其人不竟於用遂置租而造亦多知也但祠宇爲前明正統時考我孫公修葺 國朝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李公重構其宇歷今已二百年頽垣敗堵屢復陳規因積舊新之復引四庫大吏爲之助祠舊制大門一楹前殿三楹后室三楹內向無廟祝以西山洗石菴住持僧代司香范朔望無缺新宇煥然郡人之來展拜者藉得觀瞻之所公之灵亦宜受於此矣焉工既畢復爲記以載其始末云 王後臣唐御史李明遠西山郡主廟進託澤郡諸山有一塢白雲半嵐晴翠可稱縹緲仙居者惟西山白石山爲最宋宣和間白石洞天主者常璩夢帝昇靈湖居士趙子松后果驗名山有主信然然而西山更附郡著名之玉山距城僅五里其洵巖谷羽流經過日久幾輩而華陽洞天千載一開左元敬受上清錄后誰則可作嗣音者况西山乃一郡名山之主得是山而主之亦即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是余嘗批命侍侶遊西山就汲龍潭藉資攬勝并訪所稱西山群主類未及出郊行約三四里漸近見所謂飛雲跌坐虎侍被徑者則思玉山前李公祠也思靈臺一名思陵明人思陵山詩千山指点華夷界二水遙從左右界一登覽劇勝概在望矣祠前有三室觀觀右有三清岩岩在思陵山半石笋林聳如具星冠羽幘

區相拱揖狀岩穴寬可三四天深二天許中有泉曰乳泉亦曰聖泉更曰劉公泉思陵水際汨汨焉宋地坦
 遊此林姚翁石從山迤邐下左側有洗石菴豈仇池石欺抑亦臺中九華也東坡曾講孝子梁詔某時視此
 佳山水應先百年盛憲於此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灵西山岩泉亦謂之龍潭處學井傳唐御史李明遠登
 岩觀景遊隱形為神果代勅封西山郡王迄今石洞猶存曰吏隱洞即明遠遊憩修真處蓋較劉公長石詔
 與初守潯郡後沒湘南迎獲西山觀音寺墓碣今未知者顯晦相殊遠甚志云唐御史山東人字明遠守潯
 郡為捍虎患請西山輒靈應虎死廟樹間如豎虎守門然鄉人德之且神其事及御史羽化后愛立李公祠
 後立李侯祠再立廣祐之廟祠並於平南烏江口立西山灵祠造石菴孝公祠即西山郡王廟前座也御史
 職主得其衝而隆斯享祀祠廟頗與夫碑題余知有說焉其孫李公祠廣裕廟西山灵祠西山郡王廟皆
 共知昔惟或稱李侯或稱思灵山神唐御史李侯初不言封某某侯夫豈不以生為御史歿為神明崇而奉
 之如西子捧泰山斯不必真有侯爵果封而附會塑像以志志乘佳話所在多有余謂李侯云者猶言某君
 侯也亦猶蘇某令或某丈夫耳蓋宋時專恃羈縻士民有養我指軀者恆膺殊典往往至傳訛訟謬不以為
 怪又考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御史封西山郡王有扁憲一州之義逸聞書謚法解批應八方曰侯則侯又
 神侯之通稱也余最折胡公植堂前守修葺僅志西山郡王不言李侯亦不言侯止稱李御史明遠或李
 明遠古人多以字行侯封爵及不以証山吳湖亭身見余因是攝西山廟碑鄭後之德以知西山之神云為

冥胎胎也明時有竊神祠宮灰焚中斷禮者神附之語云平孫有日寺附獲宅於是始者逐礎復五故处后
正統三年冬十月大藤峽賊勢甚熾德戎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博符謀即召考將田公汝成率兵征之至
海崖牙於思靈之西麓既布令果列郡獻俘尊首納款若有神相之者是又可證思陵山之改為思靈山有
自乘矣又按明文御史以唐成画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苑生不犯卒則隱形羽化不同周費遂洪州西
小一辭其事益信以御史剛直被謫守壽未幾隱退青驪一去相與想豆虎且股伏而眷附祀如擁蔽並封
西山都主西山尊者也其祀更信宋高宗避寇在壽次藤真居士折仲古桂同詩有云桂嶺西山雲秋采菊
西山頂上圓五嶽真形圖胜景也余是以瞻拜之類託其事並附折衷亦歛后之流德山川景仰乃敢有不
與在因不從莫搜奇備採擇云

武王高元故蜀神將武當宋崇寧賜廟額惠再賜爵義寧侯紹興間加封英濟公又加封英濟廣福王禮部
題然並敕書刻石 因朝乾隆八年敕封改蜀神將武當為顯佑英濟廣福王載在會典高志據王俊臣武
當當高改得州舊有武當廟今補入 一因朝王俊臣武當高改俗謂武當西即北極真武廟而志謹案後
回考倪倪岳正祀典疏曰北極佑聖真君按傳記蓋真武神也真武本元武泉真宗高道避聖主諱改元為
真元龜也或蛇也本北元元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后乃以元武為真武而作龟蛇於其下請康
仍認加號助聖真武真君及考因志乃云真武為靜樂國王太子入嵩山修煉功成白日升井

事上帝命往候北方披头跪足鬼蘇元嶺統攝元武之位據輿地記武當山在襄陽府均州南水注注武當

山一名太和山又曰仙室荆州圖副記其峰最高者為天柱共與武當峰煉鍊止於此台人謂非元武不足

當之至武當明嘉靖開湯名元嶽周八百餘里為峰二十七石三十六均并古嶽雜地為地時集國秦為

武當嶽通志仙釋刊傳文志矩紫經宮道士年十四出家造武當禮度高若山散妙矣行檢之術其驚如冠

按此則武當為修煉名山其江西龍虎山同謂真武奉皇帝之祀即元考意聞數錄說亦如此未必斥康

道家附合林元武係通諱真字理或有之而必謂西祀真武亦可以修煉之名山名其廟當初又何不徑曰

武當山為且有跡皆有直武西並一見再見初不曰武當或曰武當者備中而漢時諸葛武侯禱時武當隨

亮南征時刺黃連奔踰嶽表兼漲西入瀾死智慧江者嘗英英感發白雲金中伏鑿而出帶石大叶声振

山谷或謂流坐石而釣兼竈種述石祀於城西十五里信慈之初亦但曰石漢武當是表算自晉天

福八年應民安堵棟素有拓土者而祭古石亦猶賓州祀武侯禱時數仁惟忠忠烈而已武當祀在義寧

開元百年信而算改元邑宰始嘉神功德聞於朝賜匾額惠養也亦但曰真神廟並無封爵后又五十餘年

此在己亥四柱不雨至六月旱甚宰李君晉臣率父老禱祠下有頃雲作甘雨隨車此大效一為請復封以酬

神惠州事表九月也廣義真候久之神福惠慶布采紹興間加封英濟公又加英洎廣福王祀部望狀並敷

書以惠尊為號始不祇名而合典則例 國朝乾隆八年敕封則又曰封故國禱時武當為顯佐臨濟廣福

玉澤郡有武吉祠祀歷已久志其名安知五廟不在宋明以前乎各志皆無攷始似議之以倘一証最可
異者蓋聞敬錄言真武即黑帝並據周洪謨引圖志為帝樂國王太子修鍊武吉山帝命披髮跣足鎮北方
宋避諱真武為元武亦取北方宿皂蛇七星劍旗亦以是北帝廟即真武廟因而藤梧真武廟皆稱真聖廟
云

八公祠在城隍廟右祀明韓雍商晉王守仁蔡經毛伯溫翁方達四汝成劉台八人有四公祠祀韓雍蔡經
毛伯溫 四人知府王貞吉有碑久燬據身西文載補又有三先生祠在府學內祀宋周子及二程子后

移於書院并祀王守仁蓋有五公祠明韓雍毛伯溫翁方達蔡經王守仁萬壽祠以王守仁增入三先生祠
改為四公祠后兩祠俱毀合述一祠曰八賢祠身復毀因朝康熙間知府阿琳重葺雍正間知府王勅又分
為二乾隆二十年知府胡南藩遷周程三神主祀身陽書院塢祀陶魯田汝成劉台為八公祠一文載明
王貞吉得卅四公祠碑成化初年得卅地方峽賊猖獗賴蔣公剿平未幾遭種復興益甚嘉靖十八年幸
我蔡公授兵戩勦得地太平既而又聞征交之役民間有謂 宋年潤王師征安南時以道郡隨征饒糧畢

民十幾八九是役吾兵不免賴我毛公蔡公臨邊消圍遂稱臣納貢不僕戎衣某等子曰得更生者二公力
也方固久鹿而二公乃遠去聲轉莫及欲延祠像時瞻仰以報大恩理合具呈施行等因據此錄士民誠
心理懇順後謹建祠像外奉府查得桂平縣崇善里原有八官九水塘一口今招人承租定租銀六兩合兵

收入以為整修廟宇之費近府東門城原有官空地二段令招商為鋪定租銀云云念此以為春秋祠典之
用如此則祠垂永久庶足以慰士民叛鬼賊心於無窮矣為此令礼房立卷工房並立石以記其事之始末
庶后之聞是祠者得有所考據而興起云 國朝河殫重延八賢碑從來祿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
德者拯世命之源賴以凡世奔物之功者抱經倫之畧藉以戡亂安民改其人而存也景仰之維殷其人而
及也追思之罔替凡夫祠廟並崇高懷愴莫非崇德報功以昭將享也得郡篇有八賢祠余於癸酉守星
邗以丁日往祭至其地則蒿萊滿目空構無存視其位則姓氏不列其何以薦馨香而陞俎豆也戊寅春兼
修郡志博採舊聞始知八賢者蓋宋周鼎漢程伊川明道三先生明魁督韓公雍王公守仁蔡公經御史毛
公傳述祀祭會公才也天曆中瀛漢造尋望佑崗二程夫子隨文襲升往遊受業講學聖叢暢岩流魁爰
被於是有三先生祠成化嘉清間韓公王公蔡公翁公先后平定麻峽營雖有造於得毛公功績尚未詳而
其四公並祀於是有益公祠造万历时以王公堪入三先生祠又改五公祠祀為四公祠后兩祠俱毀會建
一祠於是始有八賢祠焉夫余向欲建八賢祠而未果者未悉其人之姓其氏耳今既得其詳矣乃捐資鳩
工姓始於二月望落成於四月朔時則周程王之位居於左韓蔡毛翁之位居於右仍存兩祠合造之意嗚
呼八賢者或以德傳或以功顯者明正大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垂諸千百世而不朽此一祠也實
足為八賢重猶是右之登斯祠者仰其名而論其世師其人流連景慕以為某也凡世奔物某也戡亂安民

則德德豐功水流峙於潯山潯水之淵未必不由此也豈為記 王勅重建四賢四公祠碑潯外舊有三賢

祠祀潯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隨二程子隨父襲州受學周子此為過化地也后又有五公祠祀王文成

公守仁韓襄毅公雍察公程毛公伯溫翁公方達以先后師師平藤峽壑灘寇前此皆大有造於潯也迨乃

而制則以文成公配享三賢改為四公祠凡三所迨造為捐要之均有合於天理民彝之大公而有以

維古今不墜之道防也為此者殆豈有心入哉無何在久昔移兩祠復廢康熙庚戌歲前守阿琳君改延祠

宇地列四賢四公於一堂春秋合祀顏曰八賢祠焉嗚呼自兩祠之廢土者結茅而祭設主以奠崇德報功

之謂何而屑越若此也阿琳君創舉之力得容息乎雍正乙卯朱守是郡祠又日地悚然不安於心者久矣

爰其桂平令李君貴孫令孫君謀所以延造位置之宜謂莫若仍乃乃之舊遂因舊址鳩工庀材四賢祠三

極居中四公祠三極居右顏曰四賢四公祠所以明各有專祀也夫潯郡居粵西之中襟喉柳邕控連梧州

土著率民夷雜處今沐浴 聖朝深仁雅化彬彬文藝競興中土將特不聞有精求孔孟心源天德王道統

備之學者其親思陵南山之勝吳亦鍾靈毓秀之區竊冀將來延誦堂庶書舍修明聖峻正道以儲經文飾

武之才為 國家良佐為洙泗傳人庶幾迂澗振林之忱將於芝蕙之足役也用偕五百六十有奇董其事

者署桂平令杜君今皆遷去去予亦改官吾知四賢未絕之心傳四公柱繼之志過必有以默佑恩陵南山

之秀后之未竟遂予未竟續之可耳是為記 陳聲波重建潯郡八公祠碑記蓋聞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

人其人生而為英者死則為靈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皆足以光日月留金石而收百世為指其發令人尸
視而弗護也尋又有八公祠由東嘉興八公者前明韓公雅王公守仁毛公伯溫蔡公徑翁公万达田公如
成陶公魯劉公公也舊名八賢祠有周程三先生而田公陶公劉公不以焉知府王初重延以王附程周為
四賢韓蔡毛翁為四公而合為一祠初有胡南蕩復蕩足而復遷通之遷祀周程共得江書院錦王公四並
以田陶劉額為八公祠云夫得不在顯南其最陋者曰大藤峽生猿猴為窟穴跳梁出沒剽齒無虛日成祀
初韓公以匿却御史提大軍直趨峽口搗其巢生擒賊首侯大狗及其党七百餘人斬首三千級功未竟以
夏去遭孽復熾朝廷起公為兩廣總督尋以討賊時陶公為新會衛三百人為先鋒衝矢石賊見陶家連壁
瓦披靡而殺及降二萬七千餘人摩崖紀事而述嘉靖間田思士曰盧蘇王受之兆亂也峽賊蟻蠕蠢動王
公上疏乘機剿之遂破牛場六寺諸寨窮搜三洞靡有孑遺不數年逸寇候公丁物父於增灘蔡公督師以
軍事辱副使翁公參議田公以討擒斬公丁諸將歸順蕪峽乃平安南陳嵩毅國王恭靖莫登庸因之為亂
燕氏葛巨苦急毛公籍諸者狼狽冰兵三路並進登庸惟罪請走兵不血刃還家麻神宗時張江陵柄政
劉公在台諫劾之謫居於溇鄉人士從之學多盡其德而善良之外公者如葉文章曾英官表澤之人被澤
尤深而邊令棟補凡筮委之荒僻蔓草無怒然今太守與君徵文考獻景仰前徽共余明府聲振閩郡紳
士共襄斯舉祀則由焉而祠特創新庶庶不墜藉以垂德立頑豈為塗飾耳目之規云耳祠成命津波之

為紀其功績勒於貞石并繫以銘銘曰濟介嶺表若谷砥礪惟嚴廉跡遠處藉種菁林蕪草商密森茂狂獠
未化惡社旅叢采入推伐如器如鎗凡馳電掃翦雜之功厲眼難馴焉香未羊桃蠱拊其異鋒辛整亂台土
猶吹吞病或屢傾瑯戈斬登柱席回首面內齷齪之力得有田疇孰爾而木海有厚序孰強而歌匪治胡范
匪石胡磨烈我髦士肩以親蘇君子德允披拂孔多此邦之人豈忘在昔拔山扒氏鳩夫重葺神兮正返松
楠有為身為黃蓮洵酌可抱担豆馨香傳之無斁 魏寫訪故八賢祠啓懷詩大一統治事書同又德誕敷
健武功崇備道重劬士習羗以帥承授宗九天向離明開文運教行暢若及羅叢宦之地倡絕學就傳庭訓
懷大中計教整師武臣力藤峽迷次勞元戎由宋迄明二百載獨種窟穴直運窮古簡凡門掘絕胎仙多花
相費因攻間並指出平猿手斷藤乃許易承通予守羗土謫四賢歷明中葉四賢傳太子中含處守收孰共
手段太極篇二程不隨發丹符千古道統誰仔肩前有作者後有繼新延也 獻絕後先 注云謂王文成公
誤辨泐碑功名併 注云毛公伯温曾為韓襄毅公物碑撰文表揚平猿大勳考贊早登八公廷 注云蔡
公廷以平猿建大功名列八公公碑內 七策善後公丁死警避下復測腥羶 注云翁東舉為蔡平洲考
贊以計誘侯公丁肆兵市又等善後七策善是猶羶不復為患遂區兩朝萃一室之怪武維先燭天東魯○
既偏懶得古譽猶虞人解宮懸謁滋悄分一立庭畔祠委善芥座望炭洪揚老妪禍士林文字焚棄已過半野
鬱江水血瀾任創以侯益更稟州柱骨十年無人收揮淚徐君重悼歎 注云咸豐五年變逆餘党陷府城

遂十一年於骨猶相枕藉同御條晚山署在平時始相紳耆掩埋之筑三大塚以招亡魂士民德之 尤幸
伏波百時來平天瑤蕩如天冠赤地焦土祠雖在田乃其靈常藎看否則若源一缺未就湮留待后學究一
實又不然諸公分身士民心默祝蘇氛淨宵漢

五公祠在東門外祀明梁鶴鳴陳紹功張美中薛壽吉黃壽紹久毀

將軍祠在文昌宮右（自朝陳肇波新延壽郡別猛將軍廟碑記因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古者既祭先帝

司雷發壽新秋報米社殺下水庸郵驛猶虎之象靡不合聚而崇饗三其致力於神無非所以成民故奉牲
以告為民之善存也奉盛以告為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我 朝震盪懷柔百靈效

順摩挾與禮成秩無文而劉能將軍獨以陳陳著績於大河南北雍正二年勅名直省五廟致祭刊於金典

通孔諸書道光四年以安徽督臣之請 頒賜璫婚垂鴻號於無窮曲至滄也維寧僻在嶺嶠百年來雲昆

燕之蠱蚩蚩者貪天功而安耕墾焉知神之功考造化能禦大燭捍大患其受命如響耶癸巳乙未間蝗大

作官吏捕之不能止除祈中丞始知有垣至禹以積善善甫達於靈通俄而缺列為之鳴鼓形康為之施

救聖陸為之前驅善翁為之洒道高赫冒寒瀟瀟萬狀須臾之間雲霧散散懣懣氣清但見雲霓振松從空

陸者豈不較又前古所載炎火秉昇白鳥啄食投江海而為魚卷狂飈而化蝶尤為奇異於是相與謔詠以

為淫風炬赫能召眾雷觀伯消盤洽於崇朝爾必應於頃刻其有造於嶺民豈一手一足之烈哉維時遐在

蒙麻相繼創祀以祀而得尚闕如內申真郡守與君其柱平余明府亦商斯舉闔郡之人皆歡欣舞弄樂為
現成乃於文昌宮之旁廣闢殿極以妥焉由是之時禮儀肅穆而召和甘所以教民及本修古不忘其初
者道即在是爰託其事以告來茲且為迎神之歌以祀焉詩曰維二氣之姓暹分召藎隆之靈燕天降國而
乘恤兮蓋燕賊之內訌嚴民抑何告厥兮摩祀缺坐弗修際西倉卒而呼纘兮神奄歎而來遊乘雲車兮歲
誕聘美虬兮沛艾走雷霆兮怒赫斯妖蠶兮穉壤害泰稷藜茲兮農夫天巫歌現舞兮羅酒梁弭水旱兮兆
豐穰自今以地兮受福無疆

劉公祠在萬壽院祀明御史劉台江西人神宗時以直言調淨后贈太常卿立此碑坊表其忠乾隆二十年
祀府南藩增入八公祠（明英濟澤州重修劉侍御先生祠碑方石初呈上冲齡聖臣秉政以予尊死
此之叔桐鳴天下士時則處切於負宸而却章於見斗一時感鳴之夫且諷之保曰衛安福侍御劉公獨共
其深研則虞其隱禍謬謂錚錚救于言卒之無不合券者始東臣顛擅日久鬱孽如山親終弗顧卷叙弗
聞吉水爾瞻鄒公請借尚方以死爭之二公皆吉安人也秉臣惠二公甚策掠去完膚而后先成之也微一
時同里諸君子共二公善者俱於遂謫以去當是時言之直声戕害天下余獨謂劉公之疏治之將病者也
望色而死戴冕神而謫息其慮先而其忌也易鄒公之疏治之已病者也陰陽交攻附隊迷用其時亟而其
忌也難然向使劉公之言獲信萬一貴由突從新之策尚安有焦頭爛額之禍則劉公尤處其難矣當劉公

初入得外博士家爭鶴之公亦喜為譚談先民孰可接軫而邑去停吾也居無何公暴卒二蒼夫繼卒僅餘
一弱息旅蒙蕭然即大夫江公乃假捐資為歛復從諸文學請立祠顯祀以寄思云余入得外謁公祠諸文
學從余有惜然涕者不覺松陰莫莫鳥語啾啾余亦為之愴然悲矣嗟大丈夫死等耳或謂富達探藤球焉
而死或謫白刃闕野草焉而死或不勝情忿抱石沈淵焉而死或履嶰甘弃招麾焉而死或抱棺誦經要化
焉而死或國焉而死或免跡烏西睡已沈老妻子墮下焉而死或寄寓四方餐瓦密枕隨所之焉而死夫死
生人所時有也余於公平何悲余所悲者公之耳當叔巨奪魄睿謨日恢乾綱繫於上坤軸順於下曩時鄧
爾瞻諸君子為韓臣所誦訖者夕臥缺衣霜厲形錫早群樵登暮微蒲輪而諸君子亦各抒其胸中以自表
見或結鞶而陳補衮之箴或昌言而搜愚城之惡表樹標昭然為的而往之而公猶與杖臣同月同日歸
於盡彼造物者固有深意而半生壯志竟託遺編亦不合愈慙悲歎之士有未能釋坐者耶余又聞之郡守
江公公冢子三既從公成而嘉塊有正骨必大其声令孟既君万里閩閩拜公遺廟台使者交徽郡也革
舊祠而新焉得之多士靡不如嶺者嗟公其不歿哉因為銘銘曰九萬里兮帝閭心播播兮國湖跨豐隆兮
旌節噴寒堂兮斷魂望得山兮盤石去洞天兮咫尺神之來兮輝輝浙海川兮珠聯

劉太僕祠

舊名忠義

在府治南報國寺右舊名報恩寺祀死事知府劉浩忠浩四子平南知縣周岱生西史

武佐鼎雍正三年知府陳亮順建忠義祠置祀田乾隆十八年知府胡南蕩重延改名劉太僕祠道光六年

我府孫世昌重修有記 世祀田乾隆二十三年署知縣蒲浩文勘丈買藍天章戶田一段計一百二十八
畝之得稅一十二畝九分五毫徵銀七分米七升又買黃毓輝戶田一十二畝之得稅六畝五分二釐徵銀
四分八釐米八升併前守陳所買黃毓輝戶田二十九畝丈得稅八畝二分六釐五毫徵銀五分六釐米八
升共田一百六十九畝二十七畝六分九釐徵銀一錢七分四釐米二斗三升繪圖造冊立劉少卿戶詳報
在案（胡南藩重述前太守劉太僕公祠堂碑予嘗讀唐書列傳至張巡許遠之守睢陽顧真卿之守平原
以為其有發忠義以報國蓋天性然也及觀韓文公曹文定之記序及張於三公死於其或就卓卓而信其
忠篤於道是殆非尚於許可曲為阿好於其間蓋三公忠義賴碑書之記序益著故予載下讀之慟慟有生
氣焉以今新前守劉公祠而不能不重有所感也郡南報國寺右前守陳公堯賡創祠祀劉公造父子附祀
者平南知縣周公忝生典史武公佐鼎自雍正三年至今越二十九年而牆垣棟宇摧殘剝落於塵草圮兩
中於是率庠改題為堂二巨宸堂分三三龕劉公位中四公子隅侍左龜為周公右稍退為武公前享堂又
前門垣外工甲戌秋八月方始事之日守之人感公以死勤事歛歎歎至於流涕於是有人老聚而謀曰劉
侯為我侪死我侪若以報其子子弟荷若飾以役其紳士則曰吾曹盡大駭金囊歎美且得時時督工於侯
之祠有絲幕焉余聞而曰中庸也去已則又曰事未艾也予將增置侯祀田從立墓在沙岡考將就訪而修
葺之若等豈堪所以自效而沾沾於斯祠為哉明年春仲祠成奉主入祀祀畢乃散為之說曰真逆廟禍自

發酒冬係延齡刺都統佐領以靈長逆格莫望凡應附守臣復短城獻當是時賊氛方熾城陷勢取外表
此短歸子之援公慷慨憤焉抗布烈日中就刀鉞鼎鑊如飢渴之飲食使若妻若子若僕若劑而不知悔至
於周公於令也武公特一尉耳力可禦則禦之否則以死繼之始之不能侮之不可身家之慘不恤使當日
全身之臣擁車城備捍禦者皆得如劉周武三公其人則賊豈暴橫知必胆落心驚又豈能張其烏合之眾
攻我城屠我民耶韓文公之序張許自其初守以至無救而且窮而就死歷歷詳之以見守死之節書之定
元託顧公自始忤逆顛跌摠顧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亦歷歷詳之以見其自信之
堅若劉周武三公者其在哉有合於守死之節自信之堅者歟抑所為成就卓卓而能傳於道者歟惟我
國家忠信重祿養士垂三十年而粵臣報札之重三公而外太府則有馬公推鎮傅公宏烈丹雘則有若永
寧朱公王造北流張公應朕富川劉公欽邦守備則有若平樂羅公文舉位虽不同其不屈於逆則一也予
故亭連書之因致我 國家收養士之報蓋若此其速及大逆既平 聖天子褒忠旌義死事者大則易名
小則贈爵卹其死賢其生也故對公進太僕寺卿周公進按察使司無事榮寵之讓充貴泉壤然則斯祠新
改上足以彰 聖朝揚予之隆下亦以慰忠臣涕泣之思非徒以是為觀美也爰書貞珉俾后之人有攻焉
祭焉曰重修劉公祠記嘗慨嬰城固守之節比之封疆死事者為尤難夫統一旅其敵人战胜則一軍之福
敗則以身殉之無他慮也若固守一城兵單糧竭賊未至而胆已寒賊已至而勢莫過其間僅備之方其善

全之科用心亦良苦矣卒之城破身繫百折不回且率若子孫若僚屬若賓朋若黨隸及城中望生之百姓
 不叛曰半序賊手忠孝節義萃於一時因足彰我 朝廷養士之報然而身受其困何如也余向知逆賊孫
 廷齡之叛有馬公雄鎮碑公烈殉難為最著及京守壽州郡邑深志劉公守城之功與死難之烈荆公南
 蕙謂為張巡許遠之守睢陽不是過也公生平居官及死難事前人紀之最詳獨惜祠宇頹敗垣朽而屋穿
 矣乃鳩工因舊地一新之以妥公忠善之神因思公卒四子同日死無毫髮瞻顧先推史乘繼公而守是耶
 古復共以馨香報公及公子從祀公之身表魄共生前公之靈亦吾惇於後矣大功既畢及蕙香一炷拜
 於於階下以表敬服之忱云尔是為記 楊大瀆特贈大僕寺卿涿州府知府司候祠堂迎送神樂歌詞二
 章利候祠堂迎神樂歌者桂平知縣楊大瀆之所作也上官郡侯胡公既新侯墓又重延祠堂魏然煥然忠
 魂設魄實宜式之乃歌吉之侯神王以平南知縣周公生典史武佐鼎配祀幸瀆作此歌得得三人得此時
 俯惟願 侯之神曰侯之生兮遠陽侯受命兮涿江旁歌斯矣斯兮寢處斯堂忠魂兮設魄攝侶仙兮
 神來降 侯之神兮 南酒進桂兮張以椒侯所守兮若斯由侯陟降兮上下若容其兮直趨禮金鍾兮
 銅鼓兮民兮歌且舞屬馨香兮神御以祐 注云以上迎神 侯命駕兮何從侯所遊兮尋迷蹤沙因原
 兮而南南侯神所藏兮安玄室空種松樹檀兮徘徊歌牧兮有餘哀高塚我我兮鬼神阿護千秋萬世
 兮清美聚江河行地兮日月怪天寒食清明兮為侯禁煙卷靈履兮乃雨送侯去兮 編 注云以上送神

○林有席 這吁戎手悲哉吳逆煽亂陰雲霾瀾如暴兼狼豺豕嗚賊氛之所在布毒瀉豎禁上保壽

江澤西南一方共保軍慈茲小醜忘朕乖睚陽之齒常山古鏡奸膽若身如來劉公堂堂起長白□却日月

中天輝依光不道佐京尹一屬薄里天南來公庶公建蒼梧野 注云蘇延齡 發藤頭躡東城推捍禦先

願周其武 注云平南知縣陶岳生與史武佐鼎 大峽武令姓九顏 注云大峽武令三峽名兩公禦賊

若此 力窮勢蹙取偽署醜遭孽鐵天為震慷慨劉公忠且壯 裂皆玷兒魁守將翻成賊內應 注云

將秉節批公向賊公嗚咄嗚 善在危人性乃甘泉鏡成高展或天有玄有不共炎風烈日賊形厥形險可

賊族可滅天個地軸余寧隨有臣死忠子死孝死夫死子相止路不效忠奸爭轉念千里謬自電趨差吾即

萌侯廟銜術坐佳儒效殊慷慨忠也良也幸同道南曲服厥存亦杯居不見惹惹轉發沙岡堆淋漓碧血无

雜埋公天感百泉有粉腐刑救難原為等祭正猶留一片石屏等拂拭森殘碑又不 不 高棟何在鬼魁雄

教饒素徘徊市地怒崇靈像守 注云前守陳公克賢創建祠堂 快擴生面今重開我聞登堂敬下拜如

此義舉厥為為齋慈慈社一晉編謝以板泉遺遺語以子從父下後上 注云谷四子及周公武公俱序祀

滿堂俎豆真同歸入吾國之賜感德深矣 大小地前德德壽辰忠昭國典詔遠下边城隈咄嗟孫將不何

物肝膽相用所苦靈靈知造物有源意傾者即獲我慈塔 望心天心泊一併公履可感歡泉台 詩記齡

吊時外劉太守 仙遊詩在利忠御繼前劉滿地城氣衰我候也尺帛完男子事三林格若成人志 注云時

有清明折柳秋風落梧之韻 荆襄士姓銷歎骨血熱江樓酒漸去慷慨 君恩酌一死痛相慰感草成如

沈來孤憤恨難平百戰江城未荒兵浩劫豈真天定救致身應與古首名靈漢磨礪民爭拜馬高吹如賊尚

驚妖媚昏昏灘月暗波流劍鼓咽秋聲 巾平南李用府荆難詩慷慨往軍建羽幢運籌心力竭南邦旌旗

壯血悲離酒襟碎孤城勢不降青嶺雲飛昏燕石碧輝月浩江烏江清來馬革每履粟老時東流水怒龍

又五忠詠成豐乙卯八月十七日得城陷劉公太守休舒前也侯舒公揮邑侯李公灰福參軍宣公元娘琳乳

沈公廉后先殉難雖所死不同而捐軀盡忠則一也 因作五忠詠以哀之 劉太守詩浮陽疊寇氛蹂躪鄂

甸孤城累卵危何恃禦其度劉寵經濟才先務有定兒為民而勞民登澄收筑勉百雉翼再嘆双江波澄練

玲峽警符帆樓乘危便苦守無外樓屋先夜塵戰輝尽死亡燕人肉忘飽 慷慨許遠身博愴曾雲箭悲

吊西郊原一坏荒草舖 舒明府詩成仁共取義臨難不畏死千里綱常節扶持奇男子瓜代遇寇復他人

驚遠徙我公獨慨益躍馬執弓矢城亡誓與亡視死如帛耳正氣亘雲直頑懦聞風起 李明府詩龍車井

底亦見真扁促人生義列事毋誤每說俗李勉本德走矣矣鍾方岳卓犖有大志胸中忠孝篤遭逢所付

英雄尤堪奪梁朝暮勤訓練軍令秋霜肅奇策恨不用登陣時痛哭罵賊不顧賊身碎遭逢事久公論定

精光日屋燧 宣孝軍壽疏殊刀華吏何處各奇節頓使豪傑士杯酒澆腸熱 万里喜後軍左驍騎蹴鉄帷

惟共運籌懷慨丹心竭一劑孤城危匹練英魂絕 注云公知城危十七日辰整衣冠自縊於署 夜客死

報國身滅名不滅 沈麟尉詩騎歸秋月寒沉沉林雲積江城妖星若紛紛慨樹赤守我仗吾徒 注云貞

庄藍兆麟生員劉茂時馬少愚皆不屈死 不辱有巾幗 注云譚忠民華李氏自縊死高張氏同黃氏投

井死 誰知未僚中止水更沈溺 注意城陷公赴水死 厚薄祿有殊寸心同感激自投悲泪雅恨不裹

馬革死而為鬼雄情光霜卓碧夜聞殺聲奪群魄魄一戎勝丹江功成喜獻誠故將杯酒酬地下酬天

續一

忠義祠在文昌宮右同治丁卯年移建附祀田購於同治辛未之冬坐落濠城外馬王壩村杉山脚其地田

成段一連六十四餘畝並與林花計下種谷六斗以本坑水長流灌溉徑延祠各紳用元公花銀五十兩共

該村米樹林寺及每年租谷九百斤佃戶送交值年首事些納果樹林戶糧米二升一合五勺地丁銀八分

三釐九毫（黃炳筠鼎延忠義緣起尋郡言成豐乙卯之變官紳士女陣亡者不乏其人克復後邑侯徐公

延旭巡奉城團練局紳士周潮噴奉送匾曰劉惠中崇善年贊陽平等高延忠義祠以旌忠魂爰於竹單右偏

原地延天門神厅一連二進旁有厨房一所同治丁卯年某月鳩工某月落成神座分三龕中則祀官紳左

則以練勇丁壯配祀右則以節烈婦女配祀又以大南門之太僕寺尚未修復奉劉太僕杖祀其中於是官

紳列次以祀其居於上之中者知府劉公若也居於左者則知府劉公休舒也居於右者尋州副將福公格

也次則平南知縣周公山生桂平知縣李公宏福舒公樛守備朱公錦華府經歷宣公元煥平南典史武武公

位將桂平典史沈公廉，為員周公祐，各官在焉。又次則前太僕之四公子，盛其幕友馮耀千、德曾五、其等，各

紳在焉。其錄丁壯婦女名姓，皆從畧祠。既落成，復念奉祀之資，無所出。邑紳黃炳灼，乃集同人，捐祀費，並請

邑侯蔡公撥太僕田租，所入暫充奉祠度支。其時燬祀，佛雲淵，歌誄之，為記。其本末如此。魏篤長嘆歌

注云：誌淨也。淨復歷十有五載，事多附會，傳聞失實。余以修志之役，長見郡之紳耆，皆當日親歷其事

者，頗能道之。然城垣之興廢，忠烈之姓名，其夫盜賊之起滅，實有不能秘諸懷者。爰為諷歌，在城禍復之乘

視者，知誠歌云：天文瑞蕩，極海洲十載妖氛，尚未收統計。生民死過半，何處不聞鬼啾啾。吳會窮為戎馬地

江南江北埋骨能發五，以後更猖狂。豫皖樹道長，曠京我門戶。數二東。注云：山東一名二東。千里煙

烽，衝斗紅。休養日久，准設畜蹂躪一。寸屬井空，河朔不來奴。親王。注云：僧王。易水淨沈，亦戰場外。患未

寧，內城別經。三有執勾。注云：改宮保。盤前為三有徑略。西南狂風，癩腥臊。回乾種，若建貪饕。匪真

赴，迤在題。起世載柯，當釋征祀。注云：匪於陝甘雲南等處，應類而起。并授牧羊，由於回土不和之故。

老生坐嘆，歸時致下元。甲子物生靈，不覩太白。狂粵西，請君試。昨尋復賦，亂之初生。手融蕩亂之，又生火

燎原。胡天未靖，殘殺氣致舞。千刑成傷，言我於驚。定朔禍始，元首大半。隸水珠江，艇匪泊。驚江茶毒甚於餉

閩李。注云：廣東從匪李文茂等，由檣樓海中，有髮逆倡。金田瑞語，未肯據乘。梓巖入立山，達夜即注云：永

安為古立山。重勞相國，旋鞭弭。雄兵百萬，疇坐檣。乘隙益嚴，坎言舞。當年軍門若，后塵銜。鑄桂林成苑，塚

注云墨逆庚戌年在潯北金田起事咸豐元年承入安二年蕩桂林向卑門繫先期禦之 討叛太守不

去得彼南大帥孰與臨碧鴻灘夫錄武烈奮燭如聞鶴淚焉 注云道光二十八年艇匪大头羊等以拉參

勒贖結會盟前太守李西屏等鶴人設法除之金田會匪起又以兵勦出境后升安徽巡撫尋改於陣 南

宮捧檄紫水來戎鼓未鳴整鼓催十日頓成金湯圖代謀何郎亦壯哉 注云前守劉体舒守雲岩由鬱林

調守潯州時黃嶽三合會起軍七區內勇以圍城東勇何尚若白太守燒其謀賊遁 驚心慘腫去如電氛

立狼環四面求援不至拋血書中秋糧絕城內笑 注云咸豐五年八月十七日陳開李茂等陷潯城

孫令李茂福以血書請援不至城乃陷 人情洶洶叩南門免輪盧尚何處噴令甘赴東流水就向江邊泣

魂魂 注云太守劉体舒服毒自尽遂令李茂福被執繫於舟中罵賊七日碎其屍投於江 後后猶設通

賊數千古冤獄何難斷城破亦死守亦亡絕去回惑成欽業光復因繫歷七日呵罵鞭笞徑千百肢解骨粉

粉屍不留倭破心逆先竹帛 注云潯城陷有謂孫令李茂福共賊逆者豈知百端酷辱數日不稍屈賊乃

斷處付之江流被抄如孺豈親鬼之徒則通賊之疑不待辨而自明矣 小醜得隴望蜀轉蓬揚帆毒更

毒不有司馬屯烏江武城早棘曲鬼錄 注云平南縣令李勣文先署馬軍以擒賊并同知調署平南李文

茂平既臨潯城復還平南載文帶勇紮烏江等處禦之 血戰大坡傳廣文擒賊七百未助君胡乃截斷西

歸路監軍難整鶴羣 注云陳德傳揚清生擒逆首胡得權等七百餘名皆砧之聞孫令李茂文紮烏江

歸路監軍難整鶴羣 注云陳德傳揚清生擒逆首胡得權等七百餘名皆砧之聞孫令李茂文紮烏江

李德來援賊斷其歸路張按察改修奉請米濟背於思美山麓亦來援事不濟退守平南城矢若如雨馬

跌脚倉皇移守規音閣殺退鯨鯢紛又來忠肝義胆非小弱衝入重圍背生門捐軀三日而如昨天喪斯又

墜前功滿腔心事誰寄托 注云德傑傳揚清血戰數十意在跡主感知己也完節之日滿腔心事誰寄托無

人悲夫 大呂黃鐘歎淪沒流蓬何人收白骨 注云時練德黃榜官呂耀文等辱著戰功亦沒於陣江水

暴漲無計收骨 司馬仰嘆折左肱悲痛成疾神恍惚 注云孫令李載文城陷計在七月杪蓋已死鬼

皆餓餓烈烈色單張雖陽虎巨同狗何矯矯 注云賊用平南數月城中神民餓不能支既陷又屠戮不堪

死亡相枕結繩餘命李載文不能屈乃寸磔之同殉難者有遊宦曾庭相等數人 匪救丙辰二月中中瀉

據勇肆勾通 注云武宣 內復重結三合會解圍難壽妙計攻法堂挺身完大節規察敢自詡明哲 注

云六年丙辰春二月左右江兵備道黃輔相共謀令李本憲同拒賊知有內應而不敢發也俱殉難 夜得旋

失不可為單門一戰警覆轍 注云惠軍門督兵武宣賊傾巢來軍門力戰不勝去之福剎將死焉 石逆

接連江陵還率虎十萬逞兇頑挑戰不利益劍閣殘局看收謝東山 注云成豐九年為翼王石達開以見

疑於竹北王不自安率虎數萬回武宣大縱焚掠時代許令謝紹江拒之達開走四川尋為川兵所獲傳首

黔廣兩湖 將軍奮臂擁天兵旌旗招搖府守營柵朽摧枯生杭轉歡騰士卒空來迎 注云成豐十一年

蔣統領蓋灃帶兵迎勅左哭右訴向披靡嗣是李賊竄貴州 最後一場起平天長發餘党苦糾纏賊

遠為檣賊討再世伏波奏凱旋 注云同治初髮逆餘孽黃鼎鳳等復搆貴縣之平天寨統領劉布政坤一

圍攻數月賊勢窮蹙遂乃遣副將陳三元登寨樓說之鼎鳳訊其詐以刀相相定元乃取刀斷已二指以自誓

鼎鳳頓首者再謂曰死亦甘心矣西人攜手入堂鼎鳳正法餘孽悉平 統以戊申至癸亥 注云自道光

二十八年至同治二年 兵燹已歷十五載廓清兮又踰數年靡陳類未嘗矣在竊議江流殺氣多羊毓生

人半姓魁到令肢存已灰然城垣依舊嶺巖岬忠烈祠宇煥千古義塚孰筑千擔土行路感泣拜墓壇擁如

螺旋規如堵 注云鄉人孫觀察旭署桂平至即收殉難紳民數百骸分為三大塚當時以紳士祭之

迂儒往往附會多請君試吟得復歌就中一語能劫被結合當以謀叛科嚴暴預為安良計不隸編甲豈容

他君不見王文成公檢錄江鄉約十道息鷲彪來粵藤斷二百廿未聞尚猶據此邦德華三嘆苦限感待究

甫報午鐘拉

孫公諸院祠在南門舊驛前祀知府孫明忠后改為文昌祠乾隆十五年重修有記二十八年紳士延閣及

傳會後接城基內止閣西有觀音堂 按文昌祠即古孫公講院也孫公薛明忠守潯有惠政士民德之延

祀於此石座祀佛中座祀文昌公崇奉士民講學其中迄今五十八載門宇圯塌堂構傾頹已已止之元龜

等同往持樽指月恭修盤月告成紀事錄石相今廢 舊有祀田係康熙二十六年孫敏躬捐置宮三里八

冬李方英戶坐落界田一百零三坵糧米一石五銀一兩六錢二分額租四千八百觔今歸又易官收管

三界廟在南門外天后廟左祀黃森馮克利和孫孫以敬為說雍正九年高尚壁等重修明封遊大符道三
界一在新圩一在大黃江圩一在尋放圩一在上渡頭

龍母廟在府城上北門外江南岸一在東門外今俱廢

北帝廟在西关外康熙二十九年延四十年和司李果請西后宮地為看灯費乾隆間修道光九年重葺

祖師廟在城內東北隅祀北帝順治十四年重延道光二十二年重修祀田兒存軍陵里韋村祖各四石二
斗除差糧六斗實米三石六斗

三元宮在西关北帝廟左康熙四十四年是四十五年舉人楊日盛等置設東門下渡頭一兩祖錢三十千

文送作看灯收立蕭三官戶糧米四斗八升七合七勺差銀七錢六分乾隆三十年修道无二十三年貢生

藍兆麟重修有碑記（藍兆麟重修三元宮碑記桂平西关去小南門里許有三元宮在焉自明至康熙四

十四年始建中庭為規音壇奉祀大士前門則奉祀韋馱四十五年予高祖吳家友捐送渡頭以為永久焉

莫資乾隆乙酉予祖其列愿蘇林諸人倡議重修迄今七十有九年矣垂遠年湮危瀾而餘果極朽腐礙宇

傾圮其何以受神靈而聲禋祀乎兆麟久欲繼先人之志而未逮也道光癸卯爰其列君行舉譚君榮邦吳

君並昌蔡君進標賴君昌禮喜合相其集資修復乃移規音堂於左而添建客房以為祀神憇息之地繼自

今補刻檀丹神安人樂斯固調元贊化者之默宰其威靈而亦敬恭神明者之履藪夫大力智爽濶味得權

光明蓋亦健志之事也殿曰修葺歷歷修自多乎哉工既竣凡有信善諸君子例有他石以垂不朽是為
託

馮聖宮在府城上北門外詳貴徐

玉虛宮在府城小南門外西街

報國寺一名天祝宮在大南門街東劉太僕祠左創建年改康熙二十年同知鄭受捐俸及德道開募修葺
復祀田雍正三年梁鳳遂又施田為香火資坐落大宣一里廂一報國寺戶差銀五兩三錢六分三釐一毫
米三五三斗六升寺后大塘一口又一坐落厚祿二里黃又煥戶差銀四錢二分一釐米四斗六升二合五
勺二戶共租谷一萬八千二百餘

龍華寺在西山創建無著蓋山之上寺也乾隆二十四年知府胡南藩捐資僧倫堂重修咸豐乙卯慈燬於
酒重修祀田檢永和里永潔戶糧米七合又永潔戶差銀三錢九釐七毫一絲米二斗二升又一坐落宣二
里永潔戶差銀一兩四錢八分二釐糧米九斗二升八勺共租谷一萬三千六百餘一潘兆瑩重建西山龍
華寺詩一官龍泊地甚遠廿年不到梵王宮老僧圍家門在政公有佛面面相同少微傳杖據講座三乘顯
解談真空相予笑師收來往送迎礼叔祖處兼茶好碧而乳泉側汲水活火烹松瓦自采茶芽比在舌一椀
已之消頭東欲帶新歌江波白危欄依亞山花紅步履出門倚頑石盤旋更堪千年松之西遍伴具鱗申天

拚輝機如虬龍仙兒浮雲過其上却疑騰蹕凌蒼宮劇心航目走相避登樓山雨飄簾櫳一時雲去薄窗牖
下視城市煙迷濛八燕齊供甚清絕飲罷法鼓聲達達信牙條宿底言說夢回朝日井岩東 潘綱西出龍
華寺奉簡堂上人詩為竟招提境扶節訪老德尼花看石落接閣步峻嶒說偈遍三昧開樽蒲七能醉餘歸
路好明月掛疎麻 廡在雲西山龍華寺詩勝境直尋第一巖人煙如畫松檜前兩次繞郭涵波远古塔凌
空落日懸清磬救聲醒鶴夢湖宮幾簾覆德眠披襟吼吼松瓦爽興盡歸來月在天 歐陽春五月二日隨
劉子鶴生昆季黃子趾仁藍子暘生遊西山龍華寺禪院詩思陵一別五經秋又到名山汗漫遊迭勝同登
新梵宇 注云寺新落成 逢僧細訪舊朋俦禪參妙諦塵心洗雨帶浮涼暑氣收頃刻煙銷雪霽后江城
如畫豁双眸

東華寺在西竺寺右康熙癸卯僧會机募逆其徒了乘置祀田坐落新庄村地面種花買受大畝一里二冬
陳宗暹戶糧米八斗四升八合五勺七抄差銀一兩三錢五分八釐租谷二千八百觔入東華寺戶又置寺
前魚塘一口

寶興寺在城內東北陽康熙二十三年僧深林募建四十三年僧超琳募修商人徐某施田姚馬麟記石其
祀田乃閩人林自友執券歸儒計買受吉大里白沙村地面在廂譚蔡戶今立寶興寺僧戶本色秋米六斗
六升九合二勺差銀九錢四分八釐租米七百觔

壽聖寺一在莫村墪一在中秀里白石山前有石坊畧曰白石洞天四大字因三宝殿后間三閣中祀觀音
左文昌右关聖有明邑人黃虎臣重修三宝寺門廊祀邑人黃毓奇黃溫香文祀田祀乾隆間知縣吳志館
清杏寺田坵各給印簿其常住僧收管其祀田坐落白石山地面四百一十坵魚池禾倉塞塘二口寺邊石
腳至啞公岩上左右一帶沖田不計坵數墊子沖田一段皆祖業又知府劉浩施根竹洞周塘梁村等田三
百八十一坵根竹洞田一沖佃當田一沖黃山田一段詳免差糧濟延英施陳宗明戶坐落梁村根竹地面
十七坵糧米一斗二升二合八勺零倘又以善買受周扶晚戶坐落梁村地面八坵木根沖一沖糧米一斗
二升餘應減黃陽教施黃茂戶坐落思背村地面二十七坵糧米三斗倘以善買受陸農戶韋狀崇脚一十
五坵又第三產等田十三坵糧米一升貢生黃龍應施黃堂戶田坐落陽林村地面一分承耕二十八坵二
分承耕十九畝微離口田一段三分承耕十九畝根竹村租禾地三百餘担共糧米一石六斗一升二合又
眾翁買受太寧堡壽聖戶粘坡等三十七坵粘坡田土名二十六处共糧米一石一斗八升三勺一抄並吳
任陸眾戶大王神底至冲表一段糧米一升下都里四冬陸合歌戶坐落鷓鴣村八坵糧米二斗五合陽秉
鏡等海眾戶荔枝大田一坵僧思源買受將禪宗坐落乾冲村十一坵糧米二升僧海潤善相府城小南
門外上股街舖二間租銀十二兩（明黃虎臣重修白石山三宝寺門廊祀白石山在城南六十里其熊秀
業五五山下有三宝寺畝北夷坦取坑實遠背負絕壁面嵌紫岡林木蔽帶阜陵連塔雲幻霧詭虛絢煙羅

禽身猿鷗之奇異者三春走千態才狀不可具述寺南滿收十卷有石徑百餘丈險巖峭絕無置足所故
東遊者必就石架梯磔屨以升北行百餘步路稍平行忽見重岩巨谷夾峙環列晴窗窺微屯翠舒卷曰白
雲窩又前行百餘步有石路如線下瞰兩旁峭峒莫測曰鶴頭峯去此別磴直盤曲徑雲錯迤迤東行直
達其巔而合仙岩在焉即道書二十八洞天通卷錄曰瀛洞立傳葛葉煉丹之徑來於此中有葛仙翁丹灶
及遺像崖背石上座方千松奇花異卉巖巖壁難以悉名極目四眺遠近峯巒若諸孫羅立冬獻妍媚延望
千里大小坵阜如疊浪洶湧勢不自棄由此下抵山麓僅十里寺北數百步有大岩可容收百人中壘三
清池因名三清觀內北隅有石竊出泉滴瀝成響下注石池溢流石屯尾或撞鐘實吼金石相答泉頓跌湯
須臾滿池每共共早致禱取泉以歸無不雨者人咸以神聖標之觀頂巖崖百餘丈曰亭仙崖非人跡可到
崖內有白石石磴石筍巖臺子觀前一古木大約數圍不生枝幹高聳奇崖相傳百有御人緣至木杪窺見
崖內如此按一統志有清真觀一名陽明觀而據雲今名在歷久遠地廢無徵正德間先達李公嘉言守公
兼陸公漫樂捐已資寺始以興蓋常任田寺中及兩廡塑結佛象現妙莊嚴自是遊觀者得止宿焉既而寺
宇缺陋門廊朽坏即厚士陸子環苑子章黃子守瀚陸子坦應楊子森信士一本楊子林合志同力修復以
嘉靖三十九年腊月二十九日肇工越四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竣事凡寺之缺陋者修飾門廊之坏朽者創
新之臺廟為信賢悅舊現陸子環復自捐金置田奉祀香火余郡人也蒙昧不文請託義不容辭輒擬拾掛

通書之一 國朝黃毓奇著選聖寺香火祀田記天地之精華鐘奠於山水前中郎登北固望海有凌雲之
志宗少文西涉荆巫南登衡岳晚年因壁壘琴欵令眾山皆響皇三亦可謂其山水平分英氣者矣吾郡白石
山相傳有葛季二仙煉丹遺址洞達白湍岩名合仙窩號白雲峯生独秀石印三佛水出吸泉其間山峙溪
流奇花異艸指不勝屈吾鄉先達如楊公進業於合仙岩授異人傳而學成煨觀村位相府府戶龍氏別駕
湯君金讀書白石洞中余自甲午適寓於斯闕重修寺聖寺碑誌知創自宋之熙寧重修於明之万曆時其
山德對嘉畜志古今異蹟獨得其無香火之田佛房空窈梵鐘寂寂急欲為募化緣四方多故因循未遑
因乃請府署農田一頃坐落中秀里周塘梁村北流一帶地方自 本朝定鼎拋成荒壤即係劉公浩大發
婆心批照菴寺無賦無徭余乃予以半種招佃承耕每年收租數十石奉聖寺於斯生色矣自有茲田不特
寺得潤有檀講善鄉中賢子孫矢志闡修亦可藉以發跡紹述諸先達於未艾甲寅兵亂余復避葢土方
綴救語勒之石以垂不朽使後人知劉侯樂施之善心而余勸募善志亦因以附焉

碧霄寺在都合村吳梓祖祀田乾隆三十年閏二月收入本寺空林戶

龍神廟在文昌宮右

錫麟庵在城隍廟右

娘娘廟在府署右

觀音堂在潯陽樓右

北帝祠在北城上清元樓知府胡南善重修

魁星祠在府衙街北城上雍正三年知府陳先賢題魁星閣知府胡南善重修

玄壇廟在南江頭塘

關口廟在兩关梁聖廟買受下結塘附近竹園地住居八閩祖殿一兩為香燈費

觀音山在西山吏隱洞上

盤古廟一在永和里一在趙里舊村一在大台二至孔村區志云粵西郡縣往有盤古廟古廟之稱蓋苗

氏為盤瓠之後故群祀之音訛傳為盤古耳○崇閩叙粵述云粵西羅羅羅羅各殊相傳為盤瓠苗之同姓林

等府俱有盤王廟羅羅祀為始祖其土官韋姓乃韓信子孫也云方呂后禱信時舍人負其幼子求救於蕭

何何泣下乃作書辱南單尉仇怒之子孫因以韋為姓其何書尚存土司余見張和仲遂而韓子百年眼一

書當載此說而鍾竟陵亦附之鍾末第漢法踵秦之慘酷彼高祖時致與仇通書即存此以增博雅者

會仙觀即白石山會仙岩其祀田為葛稚川戶牛落石步村田一百坵糧米一石二斗六升三合零又祖遺

下都里容夫祿戶容宗敬戶廂一林豐戶共收入陽明觀戶坐落容村地而二十五坵糧米五升糧白會買

受下秀里陳以高戶猶里僅全亮戶始田一坵糧米二升陳好戶下秀里猶村九坵糧米五合又陸禪達等

施陸聚戶梁村田十三坵又祖遺木脚田四坵厝塘梁村清墩塘等田十六坵俱收入潔明規戶又陳兆典送入會仙岩陳立進戶七坵

賓山寺在城東北約十里背大江面五指山形如螺里人於凹處建寺乾隆嘉慶相繼修葺而左礎僅存道光壬寅里人復新之邑紳黃休正為記寺四崇姜里北衛元帝規戶米四斗差銀二錢四分額脊田大小一百一十七坵双嶺夫田大小二十三坵分六佃耕每租各八百五十畝共五千一百畝（黃休正重修賓山

寺記尋外北江自塔灘分流踰而為姜里之南溪江下合宣里諸山水出大黃江匯於大江中為洲平行數十里巋然而望者則為姜里之賓山焉其左抱恩靈之明秀右峙白石之雄奇北則南五岳峙嶺而舞列西則紫荊蒼葦而蜿蜒層巒復嶂如覆如蓋如屏如幟如痛樓閣變幻幾不可方物浩若蓬而上果為斷崖

峽山高水深慨然想見祥霖被王文成之餘烈焉東南一望迤邐數百里間川原之遙潤岫嶺之高依烟景之蒼茫雲霓之出沒朝曦夕靄氣象万千洋洋乎大觀哉蓋山建寺之始無碑可稽向奉大士北帝南極星之崗加祀文昌乾隆嘉慶相繼重修增建魁星閣而於十年漸及頽頹元默攝起於三共里人林君某某等慨

法輪之不轉爰文學之將頽倡議更新恢其宇殿其宮道院合二教以同尊高閣重檐輝星文而普照兜矣美禁室或皇或現成之日微余記之望陶山以賓名蓋李前邑侯吳公志館集修跋志編入八景以西山為主而以此為賓也抑思名者臭之賓之山以丘陵學山則既微然而山豈非以託其得地中有主宰加之人

力修治也山禪境是以光明後律目而符表見於時所不至塔塔之下松柏不生牛羊是牧又鳥能使眾山之至見之如大賓著之為主客而卓卓登俯臨一切哉夫士有特立德行而亦不妨於祀先也古者當以益山為侍侶焉暇之日扶筇躡屐擊楫提壺曠視坪里之人煙閣對山僧而笑語陶然以醉怡然以歌何須成佛哉仙安同誰實誰主也竊與登山者同此浩浩也

東平朝在羅碧村后遠望平阿翠林环抱燈臨縱目山光水色遥接於東南長百里間蓋里中一灵秀区也

会其观又名清真观或名三清观在白石山石室天竺蓋宋時之陽明观也有太宗御書又有三清观古碑未見

洗石菴在西山郡王祠左偏山之下寺也順治三年傳海壽壽造康熙三十八年修管橋亂絕等捐田其券付僧文秀管理又買太平街上股瓦鋪二座設租益之雍正乾隆相繼修葺久而顏焉嘉慶十四年邑人吳才略思捐大其規模貢生麥賢敏為記時有不解洗石之義欲易菴名考夢以方端士文示之遂不果祀曰坐落沙江村白雲洞大小七十畝並垂楠花楸銀二十六兩糧米二斗差銀一錢在持鞠納一方端士西山此石菴題云西山一片石差可瞻語在並眼觀欲其玲瓏嶽嶽如米頭袖中物茲山無一塊入文人眼正喜其迥著屠突此梅道人家凡也石宜崇宜兩宜集宜月宜煙宜雪宜身是瘴鄉蒙垢得山中諸友互相濯磨

瀑洗如翻雨洗如笑露洗如新月洗如戔相洗如散潭洗如鏡宜晨起宜夜坐然遊人未必肯信宿其間而
寺中兩殿德对面不相識認石亦徒深已於空山而已蓋卷成題曰洗石石点头乃呼山鬼驚石羊采予其
凌丹梯而接天語大呼李御史仙也歸來呼予其亦痛飲狂歌為石兄破岑寂也山南有石岩名石羊相傳
神仙騎羊入山仙云而羊化石

西竺寺即今西竺寺在東竺寺左北向康熙七年德祖述延五十年德方印修里人羅三元謝頌奇羅一倫
右施有田羅三元施永和里自納羅竺字戶額米一斗八升差銀二錢七分七釐謝頌奇施火堂二里藤車

村薄尾供報自納謝君錄戶額米一石差銀一兩六錢羅一倫施菴前小塘一口自納衛羅宋廷戶糧米七

升差銀四錢二釐三戶共租九千勸（詳與讚）西竺寺再沈學使詩書鳳上林烏文彩雅修飾飲醕飽竹實

不爭腐鼠食翻送米五嶺和声鳴九德羽為妖氛熾陰靈蒼梧黑燕雀群飛去德立橫垣臆鴟鵂榜鴉狂時

窮在荆棘差字鳩鷓鷃鐵禮培空色長號劫悲九嶷慨抵強均助節凍霜雪一死以報自古春雨夜聞鶯

心惻惻 魏篤過西竺寺雨學使沈紫卿並應城中殉難諸官紳詩慘澹隱瓦吹江水咻啾鬼哭痛徹耳披

髮踉蹌使臣未美禁不許使臣死嗟嗟生本不希榮死亦任尔烹不生不死錮西竺德舍入定當佳城伴狂

百狀不返忘傾社妖狐柳榆試求死未得勉為囚檻車行復得穩地独怪秘謀不憲詳賅公頽翰千金毒愛

公及成憲公計骨粉肉焦所紅羊傳惡火化公成佛西木大意本送物金銀塔身志願後愈未失斷膝不屈

獨留浩氣塞天地，網維有缺能補填。常山舌，睢陽齒，同一節，烈士遺我來。蕭寺昂貞魂，舞雩蒲團帶，餘
溫名徑變為焚，徑地道坊竟作，戰坊諸嗚呼。公之守格，遷肝膽，公之死格，勝更慘。身及灰，朕亦不歸天，喪斯
女鳩，百感五袂痛，哭不成歌。就筑空坟，擁嶢峨，曉山先生不好事，杯題宗及，勝妖魂。昨暗院，偈有餘，哀醑酒
疑登招魂，台恍兮神來，白日黯惚兮神去。願靈開更有心，同迹不同。卹典一一表，敬忠教身成，仁儼授受
俎豆。一堂光，愆愆嗚呼死者完，太璞魂者勵。右學考道，遂窮不終窮，請君臨時證祀禮。林若直，西益卷
詩，招是城郊外，竹柏自成陰。鳥嶙峋，溪澗宮樓隔，水岑倚欄靜，望眼卧榻，故茲襟会有高人躡。悠悠共此心
正覺，卷在府后街左巷，康熙十九年也。紳劉弘洪捐建，知府孟礼有崇塑像，碑乾隆十二年貢生劉聖昌等
置住，德法榮重並。

相國祠在桂平縣署舊志無，今據張坊祠碑補入。一國朝張坊桂平縣相國祠碑，公稱多祀，萬相或
蕭曹共祀，說者謂蕭為沛祖，史載曹為獄赦，后皆在禹祖定天下為相國位，種人臣以是多二公，且援以勗
后進，不知五石之初，蔡有深憂存也。凡在人宦者，類任於目前，昧所先，芳鮮克為民計，又不能虛衷下詢
或執一成見，前若迴護，剛愎自用，多為深鑑，更又引用，新建作聰明，以亂舊章，視二公之為吏，何如也。才沛
公西入咸陽，諸將爭分金帛財物，何能收固，書律令知天下，阨塞戶口，漢符天下以之，由其器量之過人也。
荆三沛公為漢王王怒，何功王就國，善民致賢以收三素，屬韓信為大將，遂敗羽有天下，由其識見之加人

也當守天中計戶轉漕結軍不擾請上林空地給民入田其真心任事一意為民有古蹟相九從鮑生說遣
少孫昆中是語畢所用召平計議蓋戶置衛以消嫌隙微辟其書恭善為相固有隙臨終所推贊惟參其不
批成兒虛求為國亘古無兩哉曹公相尊蓋公治尚清華者國安集其戒后相曰獄市為奇所以併吞也
法或授之故人何所容乎豈不識大體哉越殿酷者所可擬擇郡國吏木訥重厚長者為丞相史更言文
深刻欲附者名者輒斥去之是不以紛更可喜好事為能者也代何為相舉事無所更受一逆何約束法令
既明道守而忠實及亂成法自作聰明者哉桂平治麻成就儀門右建相國相積宣奉祀群議請余記余為
書二公三言行以鍼砭后進欲人知立廟之深意後先哲以自戒勿謂古今人不相友執以自忽其器量殊
乎也

清流寺在桂平縣

推輿地紀勝補

三山廟去州五十里

推輿地紀勝補

雷祖廟在八柏村廟前有泉冬溫夏涼飲者多壽

護民寺在雙井村

玉皇堂在崇姜里廿村

三佛寺在崇姜里佛案下有石筍二三

城石廟在上黃村平地突起巨石高數丈村人因建廟焉

穀山廟在古城村

登高廟在五洞高黎嶺前瞰大江遠近村原田多形勢殊勝

馬侯廟在紫荆山隘口內數里

三官寺在羅行村

永興寺在上甘村

觀音寺在羅坪

仙沙寺即寶山寺

鎮海宮在軍陵里下渡頭

三帝殿在壽福嶺一在官河村

三坑寺在龍嶺村

三聖廟在門口村一在猶里堡

萬安寺在寬富村一在厚祿里龍村

萬壽寺在旱洞村一在佛子村

三望廟在下秀里亭子堡

留新廟在台洞堡

夾山寺在下秀里亭子堡

應年寺在莊宅堡清凡山中一在周村堡

永康寺在周村堡

鎮安寺在台洞堡一在陳沖堡

餘福寺在陳沖堡

鎮興寺在上周堡

灰泉寺在鄭村堡

永安寺在鄭村堡

太平寺在猶里堡一在大魚里為五洞諸村人議事公所

羅元寺在猶里堡

監真寺在甘洞堡一在大塘堡一在英村堡

太甲廟在中都里古歐村

永豐寺在八泊村

南昌寺在羅掘村南岸寺宇新故左之昌祠古大王西

龍興寺在羅秀二里盧塘村

福壽宮在峽口

龍安寺在龍岩山其貴縣平瑞圩上有七岩一岩龍岩寺建寶勝院（國朝曹兆麒重修龍安寺記吾

邑之西貴縣之東曰龍安岩者平地突起形勢巖巖峭峭石峻峭鬱水周環山半有洞二重門漸闢野廓清虛

宋行救武幽通曲徑導而西南卷碧流池優分寶院之勝古稱丹輝映日石懸慈魚蒼然昨法飛虎卧龍此

則斯岩之大觀也宋高祖元年創建寶勝院為二邑香火凡祈禱之應迄今年我六百其間踵事增華事繼

美盛而興廢修圮甚易代更古蹟或墜友人揚作棟集眾議捐貲垂告鄉之神者共成厥功因山名之左修觀

高堂延月門徑營禱室中列三清西奉三寶湖石隘刻危石累年古榻宛如新錦蓋事蹟繼契功德修光於

前豈直点綴山水佳遊觀已哉工後命余秉筆以誌其盛而書之石如此（以上據表錄志補）

忠義祠在新圩光緒癸巳北河三里公建

壽州府志卷十

祀地（平南）

壇廟（祠宇附）

社稷壇在縣城外西北隅雍正十一年建道光十二年重修

先農壇在縣城東郊雍正五年知縣劉永清建壇前藉田四畝九分五厘地一段乾隆四十一年知縣楊聯榜

修道光十四年知縣張顯相重修並查田地租稅載入縣冊成豐六年寇燬同治十二年知縣方宗冕修復

先儒二十三年知縣朱壽崑重修

文昌宮雨山川壇在縣城外西北隅其社稷壇相對雍正十一年建道光十二年重修

所壇在縣城外北关

关帝廟在縣城外右廂烏江街原羅氏宅舊於附生梁宏學明季祀作祠康熙二十五年知縣呂廷雲出史

竄維忠改葺雍正三年進封关聖三代公爵知縣劉永清於正殿後建祠崇祀邑紳朱寧捐地以拓其址嘉

慶二十四年知縣高正文率邑紳焚柩中等湖修之成豐六年寇燬同治十年知縣方宗冕復修光緒六年

署知縣王炳紳董成之祠祀在廟西北角奮出並餘地一段界石內屋舍樹木均歸西內收租又祠右角餘

地葺堂至陳二九柳根闊一十二丈高中屋房餘地直望三河邊長二十丈北邊墻基口水圳邊葺堂至南

界址地闊二十丈在河邊沿上積至甘魚嘴地一十一丈而五口新造小舖一連三間每年租銀四兩
五錢接連住舖一間地息隨議廟前右邊新造舖一連五間每年共收租銀十四兩八錢又正廟前新造舖
兩座每年租銀八兩另左邊住舖兩間地息隨議右邊舖一舖而設眾稱租錢為廟中香油又廟前河邊
上住舖一連五間逐年租息隨議之一在大馬圩一在恩德圩 一因潮廷雲重修平南武廟碑天下隨
在皆神也而亦隨在皆敬也求其自京師至郡邑下遠近鄉僻并海外外無尚貴賤皆愚蒙不聞其說而
味至靡其象而愚者畏威戰志僅千百載如一日者必首推吳公凡有血氣莫不尊視至聖足以配天信不
齊乎平南邑沿石夫夫子廟規制不甚類祠宇制而後宋宣曰向為淮氏民君稱信吳氏子錄吳聖后攝越
並舍宅而改祠焉夫宅亦何幸之有姓焉而民君之則民矣姓焉而神也之則神矣今閩教十禱祿之隆者
挽稱之堅者朽瓦壞之整葺者毀壞不及時修之或或有及雨飄搖之懼葺射惟忠乃董二三朋約拮據亟
圖圖相制未及更新而挽者以隆朽者以整葺危而保以無虞香史獲以永賴每射以謝事府
歸之身改改為地方崇敬神之舉其志良足嘉矣五月十三日恭遇吳公聖誕雲同寅射展祀之乞雲文為
祀雲文之曰殿宇未改觀也美備未更法也美疏葺頰勞而翰典有待何託既既而思之泰華固山也而
亦山河海固水也而一村亦水計此什一之登而文以祀之朝方以垂之將采聞及興起樂事是功以恢宏
其祠宇也飾其華給未必非此舉倡之也泰華不辭土壤以成其高江海不憚細流其成深卷勺並微曷可

派哉 王柄仲重修武廟記 國家設立祀典文武廟並重天下郡邑皆然平邑武廟迨自 國初功年既

久后殿將傾雍正十一年前知縣李亦舉視其事以勤學為先多其時由無書院學者與所棲止爰葺后殿

復葺叔塚以者尉杜傳學書講習名曰社學被其澤者勤碑頌德不能忘自時取后地方承平年谷屢豐公

私鑄給乾隆十三年李滄齋來宰是邦亦邑神創建武城書院在東街之東書舍數十間足容百餘人延師

講明文教大興向之所謂北學者已并冕視之矣迨咸豐初年外寇入境武廟書院悉成灰燼同治十二年

邑紳袁廷琬等乃修武廟大殿其右殿前座窗櫺尚未完也光緒己卯秋權蒙斯邑欲以次修復書院武廟

殿曰可於是以前陽春等童書院以鄭傑治黃行燁劉朝翰盧守琪等董武西鳩工庀材各任其事閏七月

而武廟先成厥奈託之予思平邑峯巒秀江流環繞郊原平坦一望無際山川鍾秀化有賢哲顧予有經

有叔時有久有哲殿廟宇為書舍者叔也轉焉者也不可做為書舍者經也必垂久者也昔季侯以后殿為

社學一時叔宜之事耳今書院行將告竣學者皆可肄業於書院勿庸泥社學之說而蹈慢神之咎矣臨修

武廟邑紳鄭世瑄等克膺其社凡修後后殿前座殿與門牆等鳩廊是誠有裨於祀典為此邦之无將未享

祀不茂多福是膺莫基於此予樂為記之使后之君子有所攷云

文昌宮在城外左廂狀元街者棚中道光二十四年遷延於考棚之左鼎建專祠咸豐丙辰寇燬同治十

年重修兼祀蒼顏坦誦字祖於后座魁星閣 一梁之瑰創延平南文昌宮序 國家振興文教十八省會

垣及府北殊沿並道文昌祠高秋立祀其大聖人之之西同夫聖人道隆德備為方立師表其想且誓否因
其天地無終極文昌帝君事跡不概見於史冊所流符考太上感應篇垂訓古今眩矣人口誦中語友因果
似夢二氏之言然聖人刪定文經易六十四卦志終吉凶休咎書四十八篇詳治亂得失詩之雅頌雅本
福祿壽考春秋數萬言於災祥災成敗處大書特書以昭綱鑑誠以曩所慕而為善無所畏而不為不善
賢者法之降而中材則不敢無藉米懲劝之昌帝君為開化說天理惑人心電立靡底示以果報聖人
之旨而言非樂誕翼聖人之教而道本通儒故薄海內外莫不守敬我聖人者即莫不信奉文昌帝君者兼
美之好者則隨鬼由不己久我乎已百度具筆錄文昌世事祠為事之未備道光廿辛丑闔邑共倡創述
之議壬寅春二月先買地於青棚之左以望原志兩河諸君子咸感德而鼓舞之茲茲者如勢三爰計符金
約三千銀料鳩工卜吉辰於秋九月越於丑而事竣之城俯仰具見金碧輝煌垣墉壯麗巍然燦然於
門曰文昌宮昭事祠也祭帝君像於中石鐘鼓樓分別兩翼以瞻辰暮后祠崇祀三代魁星則祀諸石符焉
從此靈光四照士氣蒸蒸暨江南北古有善道德而能文章以仰別聖天子振興文教之至意就料上第不
言而在其中豈徒為觀美哉事關祀典且喜諸君子能見其大以其相共於有成也於其平書

城隍廟在城外三甲街明洪武七年建康熙二十四年修道光九年重修同治二年知縣龔玉彬又重修

(一) 國朝高廷雲重修平南城隍廟詳 國家分建郡縣設牧宰以正万民特設城隍之神以陰陽下士非為

神道設教益擇建像莫不尊禮悉有司力所未遑者矣藉正直矣爽雅持其剛故力以承在在苦度莫之
敢教也道以陳宇頓頽瓦雨不蔽神靈其如廟貌何然而總總慮者舉事與集威之俗易舉事於凋瘵之
俗難舉事於大忘不驚之時易舉事於不驚而定之日難若夫勢位其難而規成較勿此固神之福懸默祐
而亦以微察施於我之人情也廷憲自甲子六月始度平南即備詢與因之延哀廣陳賊役之繁簡重輕民
俗之善惡汰奢墮祠之因革興廢所具其於心期其士民以舟楫共事收露腊月望日下車即進謁城
隍况其門庭甚飾似初為者錄當四壁土壁瓦宇棟桷心焉念之而未遑也乙丑春葺尉惟忠以十日修延
請予誌之曰民力維艱廂城坐舍百十戶去冬罹考豈管運從者尚未復業區欲金蓄謀新充材幾何計可
需共幾何恐非鵠面鳩形之家所能也射一一具道民以知門柵所構係秦川司張聚力而堂廟諸費
尉子共伸也為功勞予不勝喜躍遂於是月開工朽者易之款者整之殘者補之垢坏者修飾之不米載而
落成焉此其尤獨來恭驚視甫韓之候俟爾改觀是亦事之意外者也今射以託為請需思徑營創始及培年
謹事皆司射諸父老之功廷憲何其焉策念粵俗素重鬼神往往疑案未決令憤於面靡不吐果或有中途
反者甚至梗頑或然猶不敢入之祠闕而不畏法而猶畏冥誅推此一念猶可導之改過遷善焉元旦氣於楷
亡之后則此一役也勤以示吏民崇報之情隱以勸屋漏傷爰之懼明禱而盼時若之所求也贊 朝廷必
申之賞罰有天政也也豈淺鮮哉敢序其始末以勒貞珉兼以勸后世之樂勸厥事者 歐陽若代縣令龔玉

為撰重延平南城隍高碑序傳曰古者為政先浚民而后致力於神又曰先其有功於民者均得以神祀之然郡邑主名無專祠惟城隍之神自京都而郡邑而在皆立祠而尸祝焉豈非以神為土地人民之主宰正直無私公是非司禍福報應不爽用能匡臯禹未遠默助教化於吾黨尤宜如何昭其靈祀也耶平也城隍西由東已舊創始豈可改易為舊志明崇禎有邑守許公起而修葺之因剝廩與同邑公庭實則重修於前劉公夢正穆公璉復相繼增修於后迄夫乾隆又有同公麟一新之道光又有朱公象珽再新之叔公之亟亟於是者豈有在也豈曰踵事增華藉以壯城隍哉咸豐辛酉七餘舉 俯命某等是邦以具初登社版弗克負荷惟兢兢以事神思民感自設焉下車伊始竊甚西守雖和燬於咸豐丙辰秋於今云旋矣兵燹之餘基址空存剝榛滿徑惘然者久之乃時值戎馬喧騰之會地方凋瘵居民未更雖欲致力於神其可得耶越二年鴻雁集矣百堵皆作淮符淨矣四境無驚亦以延福之舉云爾之邑紳李君延祥歐陽君崇恭君雅南歐陽君松劉君尚倫徐君崇正等亟曰可遊倡首捐廉某闔邑紳民商賈共勸厥事捐其舊地闢草蕪而鼎述焉徑始於同治癸亥之仲秋五閱月而告撤手計耗八百餘金是役也舉而年之展地煥新宇於崇朝不傷財不勞民而古制以復神靈以妥後此禦災捍患陰陽無愆固將於神之賴矣茲成董神諸公請余以誌其事余不敏何能為文惟冀在商翼翼風雨作除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又願都人士過而思散融自警心無敢作奸無敢犯科庶幾於事神若民而無所憾稍釋仔肩焉至若雕題刻楮棟宇之若何輝煌垣

崇禎此規模之若何廣大體御具在也無復余之贅述焉

真武廟即玉皇宮在城外一甲街明方萬四十一年知縣吳天余延康熙十一年知縣周岱生典史武佐鼎
寧邑紳郭三奇麥瑄等修乾隆三十九年重修咸豐六年寇燬同治八年知縣錫敬又重修邑人歐陽春有
記 一國初改尚春重修真武廟記同治八年正月十一夜城中人方張燈備鼓吹儀仗扈北帝巡行三街
繞轆轤風雨雷電大作牲牲天滅衝水漫沒踈城得離城三里羅冲橋漢武聖等處有賊亮瓦聚將東燈裝
取線城婦令賜保散套猝揮最登碑稍頃外里鄉團馳至協力城守搜獲匪十餘人蓋賊目吳新八使伏
城中相射幸火為挽因雨點草不熟幸盜敗而先集羅冲橋等匪亦各鳥獸散去冤平錫侯感神力之護城
倡率紳商募金以新面貌一時聞風解囊相助者積二千餘金乃鳩延棟宇三楹併祀觀音盤古天后諸神
而慶舊有盤古天后兩廟基址則改造鋪屋任祖以添香燭之費謹述其梗概如此俾後之有事於廟者知
當時禦災捍患之功固不可一日忘也

天后廟在狀元街書院右乾隆四十三年署知縣朱岩知縣終琪奉邑人創延道光十年重修

名宦節賢祠在學宮內康熙時知縣陳洪畴劉夢正重修

忠義孝友祠在學宮右雍正四年知縣劉永清延內祀列誰知縣周岱生典史武佐鼎邑監良軍衛忠義張

廷倫孝友羣一奇

節孝祠在明倫堂左乾隆十四年知縣孝仲良延（在仲良平南縣節孝祠記邑西廂外舊延忠義祠在文
昌廟之右春秋報享而節孝一祠其制缺焉夫忠孝節烈同為九化兩美兼 朝教養百年涵濡日久下逮
婦人女子皆可感發其初心凜然於名教綱維之重平南最爾邑亦必有矢志冰霜堪處孤養白髮以靈應
著者顧有司憚於上聞也微貞烈得其令甲之旌百不獲一即有之半出淘閱之門或僅存於有司予官斯
土七載前後請旌者十有二人其閩予延坊人祠祀者七人惜向未專祠無由告收祀事方謀捐延邑有楊
子四惟發在倡舉章子錦胡子奇朱郭子權馮子鎮梁子朝相殿佐諸人皆能集其厚力徑展於明倫堂之
東偏十基興作始工已巳春二月落成夏五月為屋三楹高峻軒豁以中一楹為正龕安置主位祠前為民居
限於地要延大門左亦致祀俱由明倫堂左入予深嘉其有夫九化而不使斯邑有闕典也祠成道主入祠
中成夏請予文為記予思兩閩貞介之氣不独鍾男子而亦鍾婦人故坤有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地道也妻
道也閩閩筭禱之流非有詩書之訓圖史之迹往往然高其節於里堂宗族閩至若區強暴踣拜刃義不友
顏子不從陳赴死如龜身膏草野見者聞者莫不墮涕酸心痛所云首得坤貞之義孝道之正豈非耶予故
共茲祠之延深有感焉述其語而為之記

三夫子

（國朝顧湘暢岩三夫子西碑暢岩者據溪明道伊川三夫子讀書處也邑乘載程大

中祀龔州命二子登源溪先生遊閣講席於桂林壁娟秀是洞與窺見諸詩歌甚夥壬午予承乏此郵披

閻志承慨然興仰止之恩詢諸父老愈謂前明兵燹后古樹湮沒禮道墮歎欲躋其巔必藉并藝素而石
以改襄寧斯士者蓋齒眉未經焉癸未秋簿書稍暇命役伐石大制其年石之怪所為則乎之遂德後復以
澄非其為惡眺計也山者山半掘山之勝洞穴是洞出以暢名自岩而東石之秀者如筆如笏如矛劍之森
列踵不克得僕謀不克從予然策仗徑更历數岩達也以此其巔往復忘倦蓋其真如曠如之悅懷心快日
而三夫子當日殿九樓杖口講指畫之所在恍然如或區三州藉焉石流連不若輒去甲申念邑之蒸迤在
好學者乘子兆維策子濟衣未請曰侯淵椿著涉嶺航追躡隨迹甚以事也邦之人高山仰止久矣今欲即
其趾為祠借吾鄉人共成之願侯為之倡予欣然捐廉助厥貲二子董其事為堂要木主為亭供遊憩為書
室以俟後之未學者自其祖杖而工後予因之有處焉要西僻在巖而亭也科名特盛學使者每試輒謂
其中於他郡非三夫子之流清利藪沾焉后入而文教濡染漸深之聽於抑更有異者自明迄今百餘世宜
無一二好義之士景仰前徽懷慕芳躅乃僅付諸魁隤之樓嘯牧喧之息迹未或過而尚焉阿非抑表二子
倡率更新則仍一葛蔓草荒烟之境而已豈非三夫子遺跡頽頹吳山之澄哀亦但有其時其他日者公餘
登覽俯仰瞻拜獲壽其型以獎勸后學予之幸也爰泐筆書之以託諸石

二程先生祠久毀今改祀書院景徽樓

此堂舊稱在大烏圩同治三年建前樺白沙江左海獅嶺右鳳皇洲吳本其流祠宇闕煥燈瑰詎正祠三楹

中祀贈太僕寺卿前平南知縣才毅文以死事因總傳揚清黃榜官吳國森胡辰麟粟汪之等配其陣亡因
長練丁禁三千餘人明設德牌分祀於左右兩楹迺張凱嵩遠頌曰慷慨成仁學使鮑源深遠朕云捐軀
為國日忠當年率眾登陴官其民殫踵同履碧水尚疑羅越水以死勤事則祀此日招魂三廟身及昇騰香
合薦丹心常照武林城臨桂編修王恩祥聯云志節炳日日生取義成仁大丈夫當如是也勤勞術業梓黃
丹荔我鄉人札亦宜之祠成越二年楊置祭田此收租各以方永遠祀與同治六年更買祠左民居拓其基
為附墻前後二間迴廊一所倉廚廡福無不悉備 附祀葉買受大烏內里良沖相田約種子七百餘畝此
收租各一萬四千餘度洞村約種子二百餘畝收租各二千八百餘畝殿村田約種子一百餘畝收租各一
千四百餘畝以上二處田業俱係浙安凶公款所買田畝插花雜錯土名界址載在祠冊每年計悉先納忠勇
祠戶糧米折實花銀一十兩錢一分又買度利吉村草埔半边此收租錢二十四千陳鏡湖施入祠中
大烏圩上米行舖一間一連兩進並圩廊為租此租隨時酌定(草埔進創建大烏圩忠勇祠託成豈切洪
逆猖亂全田群盜竄起平南當水盜之衝土匪黃鼎鳳艇匪李女茂陳聯等各率黨萬人大肆擄掠淪陷城
邑平南城被圍甚急李明府戴文有紳出營南還之六年六月群盜圍城救重明府率團眾登陴守禦斃賊
無算賊術之攻益急相持月餘城中糧餉賊眾之援遂絕明府被執置賊不絕只賊攢刺之死事最烈從死
者因從傳揚清團長團勇以千計邑紳董請大憲蒙 恩卹明府直隸通州人字滌帆道光癸卯科舉人威

豐元年棟發果將二年馬平股匪李志信獲亂賊官曼迎旁邑大憲撥營府權發馬平飭巡道張牧修督勦
 明府協同官軍協斬李志信餘匪悉殲三年以功擢同知時平南土匪初亂海晏叛賊大憲以明府能辦賊
 調署斯邑明府蒞任后大坡寇盜充斥編三大團名曰衛安衛衛同安民之意請直生傳揚榮厚生候選教
 教諭傳揚清盜生黃符官為團總副以團長訓練勇丁自口洵收復南河數十村素威大振設局武亦編彩
 大烏圩賊至則東屠苦戰功亦尚大憲感其與斯團為一片乾守士陳功奏聞奉 諭旨擢明府開同知缺
 以知府補用而明府已先於六年七月城破身亡矣悲夫以明府才未竟其用僅以彈丸小邑信義結民力
 財三載致守死勿去之義力竭捐軀非其平日信臣寫得長深烏能若是哉而衛安團皆寇寇在境亦難為
 好之時猶能同德同心聯團剿賊十餘年來不惜捐頂頂湯脂膏日其群勇爭不兩立之勢究之眾志成城
 屢抗巨寇賊股總叔率匪近不敢犯故長河南北到處無恙腥腥獨衛安一隅之地能制賊而不為賊所制
 是其悍衛柔梓摯培荆莠尤為五嶺以南僅見之事不今 聖天子嗣位改元以來海內巨寇以次削平時
 梧柳及名原以賴大軍進勦賊首李父找陳南黃鼎鳳以次就戮虎類悉誅幸地方粗安邑紳履後劫場淮
 唐肇元楊濬黃村甲暨老老等追念忠義願金延忠勇祠於大烏圩自同治三年冬始經四年夏落成正祠
 李明府載文配以同德旁祠團長暨历年死事勇丁三千餘人當時伏臘報以馨香祀也其其事稟於余乞
 文以勒碑垂遠余以忠勇大節焉可湮沒故傳爰化題末篇諸石后之覽者必皆嗟起敬嘆忠魂義魄為不

朽且以嘉邑神之表彰忠烈有裨况化為足多焉是為記

昭忠祠在烏江街武帝廟側同治八年累知縣文滙倡建祀咸豐初年提督高連陞諸將帥而附以本邑以
團勦賊死難諸君其陣亡練勇則設像牌列祀於旁者林二仲守士官共致祭焉

忠義祠在縣東土村之右同治三年保善團紳李誕祥黃廷熙李起群許德齡等創建中祀贈太僕寺卿李
戴女以川四里外團死事團紳黃焯忠盧聖倫李芳祥陳謙吉許懿齡許純齡黃科許培齡等配並置陣亡
團長練勇一千人德牌以附祀焉祠成團德李誕祥等設祀典置有田產以收租息而丹竹餉司亦助資以
為春秋祀費一在縣南福善圩東元緒元年建中祀李戴女以平桂團死事團德等配歷年陣亡練丁亦附
祀焉前平南知縣錫敬詳請以田項置築善堂田業收租息以供香火祀事

義勇祠在下渡頭同治二年零二里團紳等捐貲創建一在武林口祀三鄉咸豐年外團禦賊陣亡團長練
勇等百餘人一在大旺圩咸豐四年建

文昌宮在暢岩（黃立宸重修平南暢岩文昌宮碑序暢岩邑之名區也平地隆起其大旺石相對峙雄甲
一方采時閱程三夫子講學於茲十有餘年矣前輩崇崇表諸鼎建一龜祀之左一石空虛無物洞扉開張

平視數百里西山巉巖閣石拱其旁延龜祀文昌帝君學問科名相為表裏先輩勉人之意至深切哉惟文
昌宮舊坐丑向未兼艮坤撲勢形勢未盡妥貼宜未冬建及元謀之於余欲改坐艮向坤兼東申順地勢之

自然近天光之下照余曰諾乃集同人商之易舊地收天而葺新之越明年春修葺落成之酒酣登臨憑欄
遠矚山川淑秀之氣蒼翠於此異日學問科名雲霓蔚安知不有在石之蹟維爾雅而超者乎因高筆而
記之以為后之有志者功

伏波將軍廟在縣西南上渡頭一在縣前對岸將軍灘

伏波陳蝗廟在縣西烏江村前祀以烏伏波將軍右祀陳蟬神宋制置使戚繼光將軍劉綎黃孫馮仙公兩吉臨
桂陳文恭公宏謀道光十四年知縣張頌相倡延（張星相烏江伏波陳蝗廟記道光十年余罕星那下車

問民疾苦有謂蝗患者全集都人士論以保甲法不辟勞瘁躬行縣巨魁遺教文節勇之叔年養者飲跡

民氣以蒸或告余曰城南泄水崩渤波相禹畫夜不絕聲屢塚并帝均民害余謂水勢洶湧非人力所能

為唯神光鎮之相傳以伏波南征時渡此因名將軍灘其將軍清也但管大有功德於民允宜享祀斯土况

威靈赫濯至今猶在耶事未集去冬忽有蝗入邑境民大驚余令祀劉制置使鍾馗仙翁吉陳文恭公宏謀

為位於衙而享之蝗遂去不損一苗謂非神力而然若果或匡邪大中丞於會垣有蝗神廟之役余師其意

捐廉為之倡邑人餽廉以助至以不得入錢為恥夏即烏江三界祠旁為廟三楹后座祀蝗神前楹則奉新

息候面臨大江楹上游以雄鎮之蓋一舉而兩得云謹按劉制置使宋景安四年封為揚威侯天禧時之

戰馮仙翁字汝原黃嶽克利九世孫伏虎驅蝗順治間仙去傳文恭公任西廣督帥澤盡桑梓人多廟祀之

則神之嘉惠吾民亦固其所抑吾聞之牧令德無節冥冥祀法吏取民財蠹集其地故為害較寇賊尤
酷守土宜何如修德以補之寧節儉繼鼎俎命巫蕭鼓乞助於神而已哉昔馬將軍為武陵太
守節有蝗將軍修善政蝗飛入海化為魚蝦則今日者安知不有其桓桓之威蔭為捍拒是將軍亦除蝗
之神而豈僅伏波哉惟余五載於茲曾無善政可格上下既述神佑行自念也因滿筆記之

謹按伏波除蝗奉祀各神原記並無金姑娘之文不知何時濫列於內今刪去頌致祀典者訂正焉

李迪功即忠義祠祀明錄正李復原並指揮周三傑明景泰間逃今地覓於縣署門內左福德祠內設位並
祀之按李迪功斬賊后山谷猶未靖平南曲史劉廷儀復勦賊化擒寇祀於名宦又李迪功字陳善舊祠尚
在人輒誌以陳周祠稱之 (吳節李迪功石碑李復原寧都人其先西平忠武王之后復原自幼恭謙嗜

學有司舉考邑庠生崇武王由貢太學中成授廣西平南主簿平南古要荒之地其夷獠為鄰民被驅獲者
幼童竄在原至極誠誓心搗糝招撫聞及來歸者三百餘家躬督耕稼開墾荒田二百餘頃凡三年租稅悉
出輸足在要害之處誅首一千餘人黨四百皆誦成遠方風聲振舉政化大行尋陞奉縣丞壬午御寇蠲起
劫掠鄉村居民斃盜盈道訴於縣宰猶敢不央復原曰食君之祿當恤其赤子豈忍坐視若閩閩乎即有盜
以拒賊自逸任邑人之勇者馬味馬伯先為千夫長招集軍壯數千人其賊沒水緣北大境塘蛇黃嶺躍馬
直前推鋒突陣斬殺數十級自卯至酉屠成屢勝勢如破竹賊眾方餘自相披靡潰渠魁未剪次日復集

烏合之眾某戰復原陷入賊陣中為矢墜馬驚賊而死莫知所在賊退但見所乘之馬白蹄齧嘶不已家人惶惶莫知所為但前行步而隨之果至其所乃得屍以歸面貌如生時邑人感慕遂思立祠於本邑之東
 遇水旱災傷則被咸有徵應景泰初有司擬例定入祀典蓋其祠曰李迪功忠義祠春秋奠享焉史官曰周
 禮有事功民功之紀又曰以死勤事則祀之節禦災捍患則祀之若李迪公以忠邑丞不肯卸責其民於平
 居若事訓集勞來以安其生及鄰賊來攻則倡率勇力決戰以保其境志存大義有不顧身中事矢以死可
 謂有功於民以死勤事禦災捍患者矣延稱以祀之不亦宜乎按傳其事侯孫古今人物者有攷焉林有席
 平南新樂府共十章戰兩峽為周武生作也曰一戰斬賊并再戰斬賊將漢直書生不語兵大峽武令功猶
 壯勢孤策賊巢枕上潯陽橋潯陽橋下橋好魏英苦戰夾一矢羞其賊俱生誓此身與費說說設今為鬼
 雄節烈全家妻共子十一章烈丈夫為武佐鼎作也曰射其令俱生射其令俱死豈有正氣烈丈夫而肯降
 賊為賊佳七日不食可素何智勇坐困心無願賊賊有肩張豎怒禡奸胆落身為儒彼何人哉令之輔厥名

佐鼎其姓武

靈源廟在壽東武林鄉梁地竇洞建祀龍神即海陽廟洲灘二水神雍正三年賜額靈源

條水美湖廟在壽南三十里空三里祀蓋有大王禱雨輒應

龍母廟在壽北小陳村祀瑞溪溫氏媪道光五年知縣余清標奉紳士重修禱雨輒應光緒四年遷建於左

近巖龍改鶴龍寺

謝公廟在縣舍一里六菴山麓祀宋時岑溪嶽鄧清道人能驅虎有功於民嘉慶七年重修一在大坊圩一

在六陳圩古塔精光緒七年舉人甘英光等捐修

三界廟在縣西烏江村康熙十一年知縣周管生與史武佐鼎雲色紳李龍等修光緒四年

增修一在永安圩

藥王廟在縣西烏江村雍正十年敕建乾隆間修道光八年重修

歐陽道人廟在縣東南峇三里拖底村祀明歐陽碧潭道人甲南人永樂初遊江西飛虎山求道張真人鑑

其誠慈授以秘術能役鬼神召乃留貴醫官于縣尹命碧潭至甯雨大沛尹所錫資辟不受還事能知前后仙

去立祀祀之見粵西叢載 (因朝胡朝瑞歐陽道人石碑記神前明永樂時人諱碧潭居秦川里學道成

仙遊此院乃雲雷雨至至是時郡縣尹尉爭迎之凡有祈禱輒應酬以金玉不受吾鄉為神乘梓其沐德尤

隆故廟而食之也宜石之坊不知何年屢遭兵燹湮沒萎蕪我 國朝雍正間或得舊圖兩石故於葦草中

訪之遺老知廟故址因即其地為兩楹者秋享祀不忒乾隆甲辰冬洪水汨沒土崩瓦解至癸丑始為修葺

計自明迄今歷有年耶宗廟宮室論為赤山山川荆棘款址圩使非功德入人者深其夫聰明正其可

為一方之庇護焉能歷劫而不朽哉今廟之成雖拘從規攬舊址不失尺寸存制稍擴其為最享之意

剛善也后之君子規模宏遠必有更制於基以妥神灵於勿替者予之所望也夫是為記

狀元在隸東白馬圩祀南以狀元梁嵩廟側有河曰狀元河相傳嵩乘白馬過河歿於水鄉人立廟祀之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稱白馬廟頌載其事正同明宏治間重修舉人李鼐為之記邑人蔡士華亦有記（五

載 明李鼐平南白馬廟碑白馬廟東距縣五十里許狀元梁公祠也公名嵩字子高平南人南漢舉進士

賜第一人及第仕至翰林學士公歷朝久思承親願作倚門望子賦獻於廷遂以家奉母錫賚不受願頌一

郡丁賊上役所請歸東塚打急於見親野渡無舟承白馬過沒於水先正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公其符之

以邑於宋郡人感其誠賦思其忠孝立白馬祠祀焉迨我朝春秋賜祭祀設像於儒學東至期有司齋戒陳

俎豆以祭蓋所以崇儒道也祠立而后民瘼賴以安兵革賴以息舟楫往來聞危慕道咸請謁之文人墨客

題詠滿壁宏治丁巳暮鄉人致政馮福暉見祠宇傾頹乃採木於林麓石於山陶埴於野求聖於市垣高崇

阜與一新建明年戊午祠成厥余記其事意謂晨視大倫也忠孝大本也非忠胡以事君非孝胡以事親

士生天地間未有不由忠者而得列廟食者仕歷朝久忠於君矣上倚門望子賦科並郡有孝水親矣不受

大賚乞免一郡丁賦德澤治於人不朽矣是宜列於廟食樹乃聲於久遠也曉公荔枝詩曰金川若有栽培

地須占人向第一名倚門賦又曰盛庭三萱草枝葉滿銀之蘆花自若楊朱陌上蕭條之恨淚淋漓漢武堂

前宛轉之殘霞漠漠載詩曲籍矣芳名茂矣為赫赫如日星皎然俾后之人景仰遠而不忘文乃愈久

而益振求其若是千百人能我人哉 固朝秦士华白馬果狀元廟記狀元酒者吾鄉梁先生祠也創延有
百年萬木主頌曰唐李惠侯王玉座此俚祠也不可加諸君子予謹按諸先生諱高字子高一字仲卯平南
鵬化里人少讀書於閩石山中南以白龍崗賦荔枝詩登第尋授翰林學士時劉蕤林帝醜虐甚道先生乞
歸歎倚門望子賦春以金帛則辭請蠲本州一歲租稅許之歸過東壕河暴漲至及於水人思其德而以祀
之史乘具在非唐人明甚李惠之謚誰實賜之侯矣又何曰王先生賢者也有官且棄去安事王侯之虛名
哉改而正之朝代官配庶可徵信昔后堂有高閣祀梁夫人閣既廢有村女自稱為夫人亦祀之先生品行
高潔其為神也亦必以礼自防豈屑山婚村女且嫁狀元之言出有狂病之口安知非山妖木魅憑藉為厉
氣然好奇致使鄉先生祠堂等於淫祀未啻不私心痛之乃修廟遷置庭側不得備於夫人之列而名以正
今之徐先生輒曰神乘白馬遊江喧傳為異豈即吾鄉浙江潮神亦傳伍胥白馬出發波濤中豈精靈常
存奇人必有奇事耶豈有堪不足為先生重以渺茫怪異之跡散畏先生非知先生者辨焉低首固自有在
註篇諸石以告來者 明王青返曰白馬祠詩狀元遠西枕江头白馬聲水自流一代文章起藕苑千秋
香火祀火州元春嘯憑青山暮仙鶴飛來碧樹林却怪漁翁沙外泊浩歌明月引人愁 固朝彭昭堯語果
狀元祠詩廟祝江隈科名百身開情事豈草夢詩艷荔枝才香火青山壯灘聲白馬哀我行薦蠟藻將毋
正归来 林有帝平南新果府十二章其一倚門賦為果而作也曰日本寒素西訓母詎出山久不归老母

情難詐臣拜為首陳烏松乞身救猷倚門賦錫教主恩深丁賦從茲去歸來子母相歡呼此皇天均雨露
潘鑑錫果狀元祠詩荒涼古廟傍江淮門闔無人掃落花文藻不隨流水去詞鋒空對夕陽斜
徑秋雨密冷松楸宿暮鴉五代方名留斷碣情誰悲民誠方家 潘鑑詩荒祠野第列槐衢啼鳥寒鴉落
花文賦已成千古事丹青能使后人誇碑殘瓦而生秋草門掩松蘿暝晚霞像不辭衣袖拂当年名字亦
龍鈔 胡北海陽感事八首其三為果高作也曰猷賦能動化田詞歸來戲綵尊親惟冰淵臨履知難免惆

懷江白馬祠

北府祠在縣城外二甲街祀宋時李鎰鎰能驅虎有功於民廣右所在多祀之俗呼為太世神嘉慶八年重
修按李鎰鎰即李師中撫續通者宋仁宗時師中為廣西提刑積薪焚石壁通渠共他善政甚多邊人為
之畫像立祠祀之桂林府並置李師中祠即北府是（謝商生北府廟碑記）有功烈勳德於民者其祠祀
必久而區記曰臨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謂北府祠神靈馳虎而民獲每守廟臨巽江民不病
少有構焉立如望焉祀之久遠固宜又云神李姓生於宋餘無可攷然神能出其威靈以保一方必有大大
功德於民乃敢不可磨滅者按北府典事云取魏晉以來有北府都督如汝之北軍唐之北衙皆典禁兵而
居軍府者也又令公為軍帥事祿俗呼神為大靈公靈其合焉近而詩又加大字其上者即然則神之生必
為貴並軍帥當享其桓桓赫赫赫赫威儀不得肆以暴民利賴之於其去也而思於其歿也而祀事哉哉

百年一且有騰踔溪谷恃其爪牙相搏噬者垂於神地不距陳焉不可以已人見威武烜赫遂相傳述遂希
其近而忘其遠也云尔又曰神皆逐虎射人見其有臂出口手兩是日月兩揆弓矢因據所見以為今神像
始好事者神其說即抑引而附諸湯氏化身之說耶然深山巨林荒怪不測非是神異不足與鍾璜且神也
者妙物而為言則又莫不有或石在縣南二甲街吾鄉人服賈此土者遂敬奉國八年重修閏季冬告我蓋
民之食德者久神神如父母一有災後如子來趨事靈澤多流故欵速如是廟前有雁沙又十里許有燕子
石皆名勝翼翼焉共石相拱衝蓋山川之奧區神而禮息今居居胜地而俯要澤不惟利於人且宜於神廟
祀之久遠又安有窮期哉

西山靈祠在城外為江街祀唐御史李明遠宋封為西山郡王嘉慶六年重修

雷王廟在城外華輔街明嘉靖三十六年建嘉慶五十六年修嘉慶二十二年重修（秀宜楫記聞之陰陽
通壇道在其中故一元通復皆天地之誠而為始終昭然不可掩天則有日月星辰地則有山川草木道圓
無在不顯誠亦無在不著理固一元是元是異者若雷祖一神為天地長子地雷於卦為復天雷於卦為无妄
數字當之化机為帝之所從出万物未斯賴焉此之祠而祀之所以崇德報功也吾邑城之西北延有雷祠
祠時有水旱神為除之其有災禳神為禦之其福斯土而贊化育之不齊者百有餘矣第祠宇日久夙而
頽圯葺而修之幸有同心爰新其廟就其神靈煥發培輔相參贊必有鼓氣批震万物富天地之誠顯天

地之道以福斯土祠既成福邑人士捐金姓名於石以垂不朽亦以見有善必彰無誠不著云尔是為記
(舊志補)一在川三里天堂嶺同治六年重修歐陽者為之記一在川八里

相國祠在縣東三里明方石間邑神道神祥守逆乾隆四十六年知縣繆璣率邑人重修一國朝奉濟秋

福德祠在縣署頭門內左側祀本街福德土地神及明縣承迎功即李復原指揮周三傑祀於此咸豐初
年寇發同治六年知縣馬大鈞修(祠左序觀音堂光緒七年修)

觀音閣在縣東三里明方石間邑神道神祥守逆乾隆四十六年知縣繆璣率邑人重修一國朝奉濟秋

日登觀音閣詩古剎俯溪流登臨南素秋天高蓮座迴風宣竹林幽清淨波羅界慈悲般若舟靜中參色相

詩思功之極 飛瀑觀音閣詩西閣臨流面面開春深花雨散萬善上方雲水如來地下界煙霞處士才黃

葉掃田僧煮茗白云卷去月登台樓壓野岫成今昔一樹喜提信手栽

寶光寺在城外狀元街明永樂間建成化間主簿周鼎重修嘉靖間知縣方鼎更新之順治八年知縣程應

辰康熙四十九年知縣李鍾璧雍正十年德慶贊前右重修乾隆十九年知縣李仲良遷建於書院左四十

年知縣周輔修道光六年知縣尚正文重修咸豐六年燬於寇同治改元地方數定始清蓮寺田租額充儲

六年歐陽君等倡修梵剎莊嚴如在昔矣 附寺菜郭三奇地三子塘一口周圍陸地魚塘等處在內糧米

一石三斗二升李宅寺歲載些收租銀一十二兩李宅地畝一里嶺腳村田一段每年收租銀一兩四錢另

有祖谷又本寺僧肇贊雍正二年買受者三里黃進述土名油榨塢一口價銀三十兩有種米已收過李宅
寺戶每年收租銀七兩九錢又康熙六年買受川一里郭姓魚塘二口陸地一帶東至黃家竹基為界西至
寺旁為界雍正二年又立一契二契共價銀一十四兩有糧已收過李宅寺戶每年租銀三兩谷四百斤詳
雍正七年碑記 (一) 國朝嘉祿寶積寺詩一片幽怀欲買山編尋盡色到人關心隨巖月同虛寂身共涅雲
任往还白眼看人多是幻紅塵笑我少相兼寺名室枳於何鬼似覺浮屠夢未閒李仲良詩室枳何年寺盈
靈子初談莊炭穿古佛結構湖精益被法原清淨浮生歷苦甘農鉢兼葑豉猛自恆幽探 (一) 蕭志載邑有噴
令尹至寺甚隱隱有鼓聲

智慧寺在隸東南五十里大烏里羅明村明嘉靖年間延康熙三十九年修嘉慶十三年重延

金沙寺在平南隸

五府廟在平南隸

開元寺

范龍岡祠堂在平南隸東開元寺側 (上四祠均據輿地紀勝補)

會真宮在蘇廖村之右有文昌閣

二聖宮在三甲街永樂社前同治四年鼎延

茅寮宮在川四里中士村傍

一規寺在惠政里

二帝宮在水晏市同治年延一在富新村乾隆間延

文武宮在大利村同治年延

鎮武宮在大利渡口光緒九年延

金靈祖廟在思洪水下廬村

金靈祖廟在思和水中村

七甲總廟在社垌村乾隆年延

五甲總廟在河段村乾隆年延

神農廟在富新村對面乾隆年延

六御廟在大宅村乾隆年延

盤古廟在嶺嶺村历年最久年代不可攷

黃婆廟在黃婆村乾隆年延

嶺嶺古廟明創延

錦華廟在富歲圩乾隆年延側有文昌閣

蓮華寺在中國村明延一在白土村

涿水廟在大凹村明万另延

大平寺在陳村明延

五谷廟在蔭村明延

福安寺在南界村明延

鎮江寺在平山圩明延

鎮山寺在平山圩明延

興福寺前明在萍塘乾隆年間遷延莊村

同美觀前明在金村康熙年間遷延蓮塘

玉帝觀在古香村明万另延有古鐘存一在院新村嘉承年延

富祖廟在都德村明延

鎮安寺在勞四里

大王廟在上思運村明延一在富新村乾隆年延

同心寺在寺面圩明延

六台寺在妙山村明延

青帝大王殿明延

延福寺在勞四里明延

鎮隆寺在勞四里明延

朝南廟在土村

五鄉廟在川一里

旺官廟在川一里

東平廟在川一里

慶吉廟在川一里

水口廟在川一里

赤坑廟在赤坑村十餘里鄉人祀之屬川四里

三聖宮在康豆嶺村道光二年重延一在馬堡中光緒年延

火月宮在樟村圩延自國初香火最盛

三宝寺在院郭村万历年延一在社祠明延一在高村路口
聖鼎寺在聖鼎山逆大江为嶽鎮鑰

仁壽寺明創延

賢化宮在武林江口棠閣瑰麗为一才之鎮

宝林寺明延一在大烏里亦明延 國朝乾隆隱延

新衣寺在蒙化里神最蹟稱

古積寺在古文村

观音堂在大陸圩香火極盛

上山寺下延里

松林院下延里

上律庙明延

三合寺在嵩西里明延

宝福寺在七村明延

行司寺在七村明延

日政所在思於河口明人有曰敬者得道於此故祀之

德鎮寺在七村明延

永樂寺在土村

岩冲所在老政里雍正時延乾隆乙酉年易卜岩冲光緒庚辰遷復山頂

金天西在三五村

迎龍廟在思莊圩西

玉皇廟在白廟村后正月九日嘗云有放花爆故事

金華祖廟在鵬到水下游村

金盾祖廟在鵬到水姚棠村

福壽寺在鵬到水

福堂寺在鵬到水明身竹塘宝观

徑瓦石

王帝廟在明身竹塘有鐘碑詳載年月

賦興寺在思村南口

五福寺在思灵村

松关古刹在登明圩今名映合寺

鎮武寺在石塘村

玉帝寺在平坳雅泉洪塘李村上社思区各村皆延

龍安寺在大良村

双鳳廟在六鴉村

永鎮寺在威冲村日明延

八桂寺創自前明寺側有古井方二尺許深二尺有奇大雨不溢鄉人嘗合童子人用之亦不竭名曰壽源

古井相傳飲此泉多享大年

隆福閣在稻花村祀文昌帝君及財帛星居像嘉庚甲申年延里人胡浚之有序咸豐初寇燬同治改元復

修（自胡胡浚之創建隆福閣序上天命聖人為天下居聖人以文明治天下多之宏樂育廣登進存天

以出治焉而陰操乎金函玉鏡之秘其柱簷藻宮之奇則必有默宰之者以承天之命如祀典所載文昌帝

君奕斯文之承佑焉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其四六二星曰司祿司命道家因附會其說謂之梓

潼真人受皆正直聰明曠民似悅聖教士有能文章砥礪原隔莫不降靈隨文福祿因之而士之數名辱行

虽才且能亦为擢录而不恤故神之责甚矣而枚较重尤为吾士庶之所共奉惟謹者也吾乡东北隅有基
 巋然命曰文昌閣舊址何以廢而不葺由是固疑十年数若夫若祖若高事所集欲修营饰进而弗克其
 丹楹刻楹之观者故留遠以至於今余心志之而不能忘也癸未余志礼部就选而始足跡所经见夫名都
 胜地共窮御幄壞人之蔚起莫不有所創建以崇祀帝君焉而帝君所以福庇之者如鸞斯之置第彼却人
 士之好義其何吾鄉之創於前而弗克固老后也於是不得不揣固陋倡鼎延之議其諸父伯先分任捐資之事
 未匝月也樂輸者得金七百有奇彙集報請易基址表武植余曰以延閣焉以白石为台尚帝居成於其上
 而尊之下奉財神俾同享祀前列拜亭以廣祈祭復置二極為鄉人講習地擇日申吉正月吉日鳩工興造
 其同事者節浮靡之費任採購之勞程匠役之課不踰月而又竣輪手矣乎壯厥觀矣惟予素浮游類陶阮
 成缺金二百餘兩而董事者畧無難色为之醮室以整之嗟乎鄉之父老子弟可謂善厥始而圖厥終矣豈
 好善人之同情其抑亦神之灵有以使之然其何甚也之勇其事之堅且速如此也抑吾聞三年豐故人
 和人和神必降之福兮 上御極以來天亦春 史乘日月合璧而吾鄉又見嘉禾令願玉瑞迄今以
 往鄉人士者必有採如松之筆如屋聚之祥直閣燃藜玉荷鴻麻亦帶香者豈非快登臨之志窮耳目三胜
 以自匡也哉宏念經營之難屢託其事余喜人心允俗之同用能延厥崇規培茲后學上茲負 聖天子作
 人之化而前人好善其曠之意亦可垂若於宏富也故誌其顛末其善士樂輸之姓氏永垂不朽

頭嶺廟又名列聖宮在老嶺村乾隆癸卯年延道元甲辰年修成豐中頭嶺燬光緒三年重修（梁之瑰記

其事云頭嶺東峯二村右向有列聖宮其始事不可攷創建廟宇則自乾隆癸卯年倡議者洋事好善者

出施贖金不下數百兩捐題人收亦如之六甫畢諸老居士亦未完甲辰後遭大水廟宇毀而忽坏捐冊

是之廟內均泯滅於洪濤汎汎之中此事諸老居士皆嘆為可惜所以與後志用再福力甚奮若干十吉重

修於是冬元月鳩工以竟其事而在觀遊覽者歎其若創建時而初捐諸君子姓名數目既無冊據不克

貞諸石並二次者亦概從畧述至廟之創建其事修年日月俱未及詳記以垂久遠三十年來父老猶能

言之歷此既久乃搖雨是異特垣北區簷檉檉櫛已半就朽始事諸君而存焉者惟其久而將廢也乙

亥秋聚復台議捐資為更新瓦面塙裝神像之若事茲因序於余余曰諸君可謂力行善事矣前者神未

有廟則創建焉既有廟而深沒則崇復焉焉否不他丹旌拈鬚又復踵事鳩工因神之廟以更新焉昔

迄今一人之身上下數十年而於是役也用其心力財者數次人於天下事者如何也余甚嘉諸君始終

倡義不倦之意又不敢沒各鄉同事者好善樂施之心因追溯此廟創建其重修年月並從前初二次所

未及檉檉原委合為之記使後之覽焉庶或有感於斯 梁之瑰重修序云 上御極三年君創其畧

列聖宮修復事後蕭君致堂暨紳父老同記於余且曰列聖宮創始原委寧王父中書公實為之序數十

年未人事遷移石之廢而與梁而廢者屢而獨又獨存老成典刑尤可堪見今而復更其矣讀其文而

求其人已不得可得嗣厥音者非居而誰余聞言然登考父之窮嘆先大父之所以遠廢居人共后人所
以追念不置者其平日此鄉父老吹噓飲饗休戚相與也當如何為之後者其刻劬云云如何也夫先大
父懿行豈必存以文傳而斯託所當諸父老猶愛慕常仰若此亦可謂誠於好德者矣朔庭自乾隆甲
癸卯越甲辰乙亥不次催葺惟有丙午年成豐丙辰歲匪難樓焚燬幾盡今秋七月鄉人云謀報而復之家
出重資志欲呈奉至十月告成而費金八百有奇嗚呼事若爾君鍾璣梁君呈陽苒君並祥梁君秋陽翁
居瑞顛而助捐則村圩士商均相共為力謹擬其概傳貞諸石以誌所善之有同情也差夫地勢之宏敞
棟宇之壯麗列聖之灵佑拜而禱焉皆自知之奈何贅焉

西河寺在河山村

新圩廟在新圩前臨大溪

列聖宮在丹竹圩創於明代奉祀歷三百餘年咸豐七年寇亂不敢毀而僅據銅香炉去十八年李紀兵揚
旌督水師由賊禱於神在廟前與水賊鏖戰得大捷九代勝蕪賊一艘歸銅香炉在焉是後神異一在碼頭村
一在靈京冲村嘉慶重延一在下連里一在琉璃村光緒九年延一在中里三界村光緒二年延一在下里
槐樹江口光緒九年延

身丹府志卷十一

祀地（貴縣）

壇廟（祠宇附）

社稷壇在城北內外雍正十一年修葺

先農壇在城北內外雍正五年奉建藉田四畝九分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在外東門外雍正十一年修葺

厲壇在城北門外

城隍廟在城內同治四年官紳修復邑人李元芳等董事（刻剗實重修表恭城隍廟碑聖王設位以守國

城隍所由創焉有神以王之其末述矣昔漢高帝以御史周苛守滎陽全節命天下有司附城立祠祀之城

隍之祠其始於此乎我貴城肇筑於鬱林郡守陸公績嗣后覽尊禮寇功之最者則刺史謝公離卅幕侯公

元采也自初封城隍為監祭靈公尋正合號營攻之祀典能捍大災禦大患者祀之至則城隍祠之遊夫豈

落祠創哉蓋以其正直忠烈功施於國澤被於民合德天地參贊化机為一方之玉宰生靈尤賴以默庇焉考

也邑祠些久傾圮且規制卑隘前合見宇吳侯謀將構而新之限於資費既捐俸遣屬民等化鳩工董僱復

結符令其功勞士民共成其美不越也而工繕可稱堂皇巍屹門廊煥飾規模宏廣神像尊羨即之者改心

望之者起敬視中卅之制相媲美焉吳令喜而語諸僚友曰是足以及神棲而為吾民具瞻之地矣吾叨
茲遷戒行有期日當乞言士大夫以犯此月迄今令秀山廖侯下車幸新庶政爰捐楮以修其缺終前功
既成乃請記于予予作而言曰僕哉商貌之崇尊神之義得矣語曰明則有法律幽則有鬼神執隍平
神之責則重且大矣夫神食血一才術民生察民隱善者福之福者禍之神司之柄也是故有司蒞任必
矢之於神焉也有水旱盜賊必禱焉民有庠序誣枉必禱焉禱必必以陰陽之者神之至公之心也竊怪
在之庸夫固知愛身自辰弗類刑憲必加葛若必違乃妄具醴牲以微福於神豈享而祐之乎即今之郡
邑廉吏誰能以貨賄動矣故尼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若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固在吾人之自修何
如耳焉可責媚於神哉嗟嗟聖人深謹復隍之戒古事者能修德以弭災治內以捍外使疆圉完固百姓
安堵則神亦俯特以無怒而享祀於万年矣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又奚可徒藉神之力哉或此又在有
民社之寄者圖之 深廉夫重修費殊拔隍而碑記廟修未久而微於咸豐初逆熾之變今 上登極二
年大軍勦平奔馳士民歸者甚支木為牆前第盡廢未遑議及祀事也李君元者故好義士見神廟崩塌
狀慨然商之於予請前邑侯薩公撥良若干復發得捐名里以助之前在經始於丁卯季春至明年孟秋
落成在經始於戊辰初者閱四月落成計費金一千有奇半皆李君一人籌墊可謂善矣予謹序其
始末如此非徒使諸君姓名不朽亦望后之居斯土者於前車治不忘亂實當一心庶幾至神靈而安

家室云尔

武聖宮在城內同治六年邑人梁廉夫李恩祥等重修

万壽宮在城內

真武廟在城北門外明參將况希儀建

忠義節孝二祠在學宮側雍正元年知縣林光憲建

將軍昭忠祠在城內同治六年統帥劉坤一建

梓潼寺在城西一里同治六年梁修已等重修

太君祠在城內恩燬知縣李宗承重修

王皇閣在城東關外二里光緒七年林廷獻重修

報恩寺在城東宋代建明永樂間重修今毀

林公祠在縣西街公全外人明為五山鎮官禦賊有功士_民立祠祀之今廢

程公祠在縣治西南公雲南人明知縣以廉潔著士民立祠祀之今廢

龍田廟在城東一里

帥府廟即李錦轄在城東門外同治九年重修

三界庙一在城東門外庙前街一在城東登龍橋家庙在城内同治四年重建又城北門外有三界祖庙
附改

馮克利貴族入嘗在北山采秀遇八仙对奕分得仙衣一襲返離痕及回則子孫易世矣聞之官赴看勘
尚將克利其僕馮远覆洪鍾内繞以薪焚之及啟示而馮远則不化其迹信为仙表聞救封
進天得道三界比回至蒼梧泣口遂羽化今土人享祀特盛（粵西叢載引海州府志）吉克利九世孫
字汝康能書射制虎康熙庚子仙去鄉人為之立庙（舊志）三界石一名青就庙有小蛇背鐵腹赤
穴神衣袖繫神飲食或以手接斂之甚馴倘有屋壁近耕家数百里蛇輒至为其人索願甚分为蛇掛經
刻日覆之呼曰青蛇使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法維帶内有四字龍皇龍兩
知某物播術家宏治中制府遠至覆以洪鍾环以積薪晨夜燬之燬之數有之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余
先一日其袁元約趙平曾談青蛇之異金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
蛇胆氣粗三醉出陽人不識胡吟去過洞庭湖此時三彭虽清一氣未淨及參黃就頓起圖覽錄衣蛇劍
乘若浮煙存於非人有弗顧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爰藏誨福亦何神之灵而青蛇有知必不孝
孝於此庙也二客称快次早入庙取酒酌蛇群若塊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宝剑一函翠色欲
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背后者蛇也蓋有見者（粵西叢載引亦）馮真君庙灵异

著小青蛇十鍊金色輝然長尺許盤結棟宇及侍從腰領潤意日不動去來莫知其蹤士大夫怪此必禱祠下或云神備虛蛇相三區沾滌疾乃可無恙此余所目覩者有語所志易及云怪哉（平湖陸祚藩粵西偏記）國朝魏篤三界盾腕吟中原不傳羽化仙孰為嶽嶺開大千穿鑿附會無生有志乘紛紛託洞天赤崑白砂招遠士去后渺渺非想穿異境約計三十六勾漏收見名不鮮注云北流桂平等嶽有勾漏名洞為葛洪煉丹處木客半人半是鬼賈生籍隸柳公綸居思靈娥隨筆錄獨有三界費引靈澤陽崇祠本靈怪幅鹿亦結飛昇塚鄧寇老子不好事到眼入耳解脫筌予為尋后守茲土罔程韓王欽武會際祖安除伏莽焦心何暇覓洞前江水冥漲入城東龍神故蹤而羊舞禱於三界退急流曉晴若送西山雨是何神威護此邦母乃召杜中其甫偕唱諾諾余依天明故馮壁冥為主別採棘事近荒唐武林傳有許姓即一例無縫獲天衣呂雨呼及近竊狂逮於制虎覆洪靈積薪一步甃黃果沉俗不察驚奇異方以三界殊渺茫若生焉公右南為一字每致詳公毅群體疎者搃一物而解取其長此有或傳號青蛇使者焉為帝齋嘉獨疑人人禱如願酬考愆期靈復賒眼明正正本豈欲此何忘昏龍緯妙深山大澤其萬底乃蹤口腹貪物華五岳形真道魁我傳麻姑降人家或者精靈無恙藉託伴蠅蛇踵青鞋偏謂猶是阿堵物敢昨如瑞陳果瓜形化或已我神化水旱胡為二病桑麻海岱山人恰相逢逸有二客苞仙踪注云袁元的荷平荷二人此公不食人間乳吸密餐霞洞物宗仙凡習習傳仙語隱約劍氣疑橫縱

慧眼能識三分靈一氣未降猶塵封辱於非人鄉時牧鷹以毛血如鋒銜小術亦施霖雨惠春孝茲應鄙
 僕二若意解總掌笑携酒逸公同語商稅辭未畢既退藏灼灼金劍含星曜破夢覺美澤如九轉
 丹成妙美山落葉石点头難擬能佩綠衣會遊洞庭區蒼梧變化不出郡生料說法不必皆現身面為馮
 來身也噫嘻公之去兮託孫藥公之歸兮人驚愕公所也令惟神奸公通夢令誅元惡 青華有知兮解
 銘思青蛟遷元兮不為虐子孫九世萃一堂 注云公九世孫吉字汝康生能讀佛書以制虎庚子其符
 道去至今立立猶傳造三界云森森毛髮慄震鄂海雪山人再立逢評林說評等精約漫云三界無折衷
 東院北地仰山嶧伊古神仙多諱名卻歛淫祀汗鼎鑊不如面目還本來印自為印登自變)

斗村

北山廟即金牛廟在城北門外(明李整賈錄北山廟碑黃治之北距百步許曰北山三侯否蓋古者相傳
 周穆王時有金牛星降其北山之神物或化為石一墜山陽一墜山陰一墜於澤邦人驚異之三廟以祀曰
 石牛廟凡過辰度寇盜旱澇禱此皆應唐宋間有司以事漸累加衰崇我 朝復賜以九月九日之祭前人
 述之碑詳矣然時易勢殊遠歷久久而赫然未嘗少替彼其惘惘切於城賴之以解圍也兵力合戰賊賴之

以驚敬也子女被擄民賴之以奪回也舊兵滿野軍獲助政水旱不能為之災疫疫不能為之禍內外安
靜止事重登此禦大災捍大患有功於民者也惠惟及於一方必血食於不世也德報功之典彰彰焉而
不可廢况其面貌雄地容可已乎成化十六年義官兵納舍人湯義率其眾捐已貲鳩工重修越十七年
者以方告成正殿兩廊拜亭右宮及其神像煥然一新誠足以崇報之心德去窮之善神依人而益彰
其靈人依神而益被其澤誠以感之昭若影响上以贊朝皇化下以福祐生靈豈但一時一事一邦而已
耶是宜勒石託功以垂不朽使后之知興廢之瑞增敬信之念快然瞻依而同趨於善庶我邦名不泯而
為一邦之福地顧不難歟

天后者在城東門外同治六年林廷宣等重修 又天后祖廟在城西門外同治十二年重修（林之度重

修資緣城東外天后廟碑我昔崇祀天后由來久矣其時祖豆廟貌巍然若斯士福斯民靈蹟昭著
不可殫述咸豐間遭兵燹廟燹燹焉今大難既夷咸思后德踴躍捐金規模克復昔廟堂之摧圮者其
考荒蕪焉堂樑棟柱煥然一新豈非后之靈有以默相之乎嗚呼天以生民為心后以承天為德焉焉提
城邑及至沉之幾靡有孑遺然且危而復安亂而復治豈豈人力所能為哉蓋天心悔禍后乃以其禦災
捍患之功行配天贊化之道宜乎寰宇之民崇奉勿替也獨貴之人乎哉矣豈慈母豈不愛子也有時而
槿楚之天心豈不好生也有時而降禍此何故哉欲求其生而不得直用其愛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此也

黍稷非薦明德惟馨神所憑依固將在德茲則后之意也夫誌后之成並明祀后之本敬告君子克履德
心庶承承奉祉福也已乃作迎神之曲使歌以祀詞曰遠宇兮高堂羅幃張兮結璣璣紛復紛兮進有
梁陳詠兮拊鼓后之來兮乘鳳羽入廟兮享明禋安吾士兮福吾民笑言遠兮垂仁壽予乃古兮作民
母妙舞兮清歌歡娛兮極多后若若兮民依何

元妙觀在城西有宋宮和手詔刻石今毀

梁孝子亭在城東門外

東嶽廟在城東一里

河安古寺在柳塘村創自漢迄今屢經修葺寺內塑四大將身垂丈許岌岌可畏殊神奇也

鎮龍寺在城東外新街（李彬著錄鎮龍寺記鎮龍寺延自國初崇禎以來厥功未竣鄉之士僧一二

瑜伽仁化術化鳩工元材裝成兜率宮獅子座佛榻羅列亦寂寂中一功果也群聞余記余唯諾良久且

以病并重遂鄉人意鄉人曰先生病已平莫須歎挺筆余曰我非病手乃病志也非志所欲以是為病夫

佛寺之託多矣類皆蕪方丈以銘功德而為所厭者或索縹緲華或市神逸福未免於施捨坊中作丐名

利納紙此世九之日辟學術之日雜為同為異各鳴不平如果公屢歷之誦識王珣載顯之權宅相去何

啻九牛毛何也志不同故也詩文言志詩有美刺記無美刺乎美豈禹入禱國則解其裳毋激俗也教已

盛行英若必舍苑宮精舍之舉而僅隙地在事淑且諱之未有不誠儒道之迂莫能屢調雖為書籠者也
无若此則是寺之延美大茂矣而又言刺者何曰美以為功利以為余託也昔承雅三碑請學士李絳撰
文款辭以万緡而絳未嘗作夫絳知而不作余知而作之其事殊其志則一也亦解囊之見刺之可也
万興寺在山边村（李彬書錄万興寺託已卯之秋七月既望万興寺告成客向予問託余曰寺則是矣曷
顧之曰万興告曰曷上功德由一寺興至万世也余曰予豈福光寺乎以緡博字謝之客曰否不坐寺乃
人之功德託寺者先生之文也功即不逮古人亦何必胜古人俾言其所可言者云尔余曰子亦知寺
之始末乎自白马驮经佛寺之延創於东汉由是以后或如虎丘捨宅或如祥泉乞金雁堂精舍万曆宋
元明三代不无一地不有雖湘宮安国時見刺言亦等之空谷足音朝陽鳴而已矧術化如來藏中
訖安矣縻有徒冥冥有能動眾而蓮社之集事敬之賜後而裨益之苑宮室屋之益生人欢喜想者蓋多
多矣山边村自兵興以來紺宇灰燼耒耜投畀今一切众生上大願船若延苑寺前塑鎮武侯后構大慈
閣珠眉金面煥然一新精爽林哉何香火之多也夫礼以義起事由併成缺則疎弊則瀆諸君其乃不悚
不妄乎吾知慈雲慧日如祥符寺松楸真觀水策名後福歟有徵矣是則余之託亦言而可言至於不敏
言不敢言意寓之可也

景祐寺即南山寺在南江縣城十里唐武后賜經五千卷建樓貯之宋太宗賜御書二百二十四軸宋仁宗

賜額景祐禪寺元順宗幸是寺書南山寺三字明延又帝為僧窟寺最久后年老往思恩府見知州陳瑛
自言宋還京師吟詩一律云流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多情水自流長
樂宮中雲氣散未央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春聲哭未休時正統庚申也疏圃年已八十餘
送至京師迎入大內稱為老佛云

附攷

景祐寺在外十里南山石室窟鑿山穴幽奇有石像成佛像者三咸平元年太宗賜御書二百二十軸藏
於山有御書閣以奉安所賜御書也舜中李左藏時序詩云石柱虹梁挾入雲玉函金鎖鑰倫雷又清
詩云僧居負高青佛閣俯深翠又寺有郡守俞樾詩云巖排屋斗七石湧佛身三（輿地紀勝）冷齋夜
話云章子厚謫海康迤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恕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
寺子厚宿山中邀其飲怒折竺椹之又以蒸蛇幼食之怒拳筋噉之無所疑子厚笑曰奉佛戒乃食蒸蛇
何哉怒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詰已而倚檻看展宏子厚曰夏雲多奇峯直豈比類怒曰曾託雲詩甚
奇子厚使誦之怒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雲過微陰若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粵西叢
載引漁隱叢話）元什屈少英南山寺御書碑嘗晚漢祀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至殿庭遣王遵等往西
域迎佛畫像至中國創置白馬寺此寺禱之始也由是寺舍布天下遊榑台殿闔土木之士貴人之力及

收黃丹南山寺二十四峯巖洞宮窟高五丈餘寬百丈餘天生石佛三尊石龕一（座釋迦文佛有數觀
音菩薩有閣山頂之上有仙翁煉丹遺跡其立界延手上木之工不同宋仁宗賜額景祐禪寺至治元年
八月皇上潛即幸南道徑南山莊蹕望覽至若三年冬十一月還京都行幸是山觀洞製酒宸翰南山
寺三字僧為之扁曾以昭回奎壁分耀山川草木咸被光輝天曆元年九月龍慈御極詔赦天下四民曠
欣本外判官臣周天祥欣逢嘉會仰瞻神畫飾金扁刻於木慮其文字堪謹葺宇刻於琬琰其同知知州
事忽都海牙達魯花赤兼勸農事忻都捐捧立碑以永其傳有朝廷差某官太不花恠烈失皇古徑臨捐
鈔並匠承郎侯命仆作記自維庸庸淺學安能補綴盛事謹按聖經南山有曰節彼南山維石岩岩南山
有石篇又曰南山有石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以此為記承郎侯素臣子忠節如南山不移也上
祝聖壽万年與南山同久長也此碑不在不朽固非承昌萬世不朽南山寺亦方丈之光某也吁鑄琅楛
示宸書炳如日星宸權前古昭垂後代豈不偉歎天曆二年己未四月先橫津學政臣仆屈少英誠惟
誠忙拜首頓首誌 國朝郭怀仁學使遊南山寺張子靜偕往焦友鴻明府為地主次日兒子蔚英往得
石鯉洞為余述其狀改詩中及之余未至也詩十月二十八日詩云冥區亦無窮幽巖隨所值昨日崆峒
岩今日南山寺洞連雲十里推客委雙轡亭亭青蓮花初日相映媚橫雲蹙微波著此深淺翠仙人何道
遙岸而坐三四二分見垂足一人立如植憶徑神女峽詔面猶鬢髯前辨稜欵卻立爭巖巔摩挲歎歎斗

絕羨紫雲直致一峯巽坡院叢綠結岑蔚室腹原琳宮中宏四隅遽然拜起座左右其甚薩二最奇規範
 粗尔失巧似有鶴鳴引頸有象曲垂鼻胡盧誰所遺氣象青綠紫神工謝刻鏤楷或累塗蔚西南闕兩門
 一遺迺德閑其一駢石室方丈設寶位壁裂中始梯曾曲方容臂室級以腹進階仰得門逐委蛇上有天
 崦嶽下雙地傳聞碎德厨崩石觀猶怪金梅石室休流曉間應字其中慶元頃立白鏡古香等遊潛底遊
 特有天童賜浮雲万乘空飛鳥有代遊胡為懸管組甘自苦心意飲訖北户行冬月愛涼吹炎方古無霜
 杞極偏一醉有魚出岫居活絕不可弭兒頑攀樹登復勇焉布翅胡不買之柳烹玉法一試坏礎穿嫩蓋
 御座扶灵異寇遭怒屢觸履怯銘鋒刺木石共体生苦舞份鮮淡子葉金仙書十丈老龍蛇三方巡始市
 环岫吐復蘇对起屹人立旁窺巧狙伺卻身仙人出香已控雲驅惟鶴騎虎若親切見冠帽上詣稚川祠
 石甌益奇兩珠田久藝没丹雉闕光氣迴瀛海欄林影落不袂修坐遠視听邈尔发感喟悵採白漏砂
 昨詔軒轅帝有客話前遊_江華河拔萃_江輪轉虛空仙佛等道戏大何判人天况_江論軒輕五嶽彼猶貪一
 節余偶奇聊_江過眼緣終結忘言契朱士鈺夜宿南山寺因赴九怀_江途中即事詩云扶星十里度山南
 夜事確人食未甘共道長官馳_江策_江廣_江却知清奧寄_江崖_江豈_江收_江声_江鐘_江磬_江禪_江初定半榻_江煙_江雲_江夢_江已_江酣_江多少_江壓_江緣_江空
 色_江裡_江泥_江他_江去_江計_江脱_江華_江智_江莫_江滯_江共_江諸_江子_江庭_江南_江山_江寺_江詩_江云_江历_江若_江名_江山_江送_江巾_江塵_江神_江工_江鬼_江筆_江費_江雕_江錫_江環_江樹_江色_江晴
 区_江雨_江遠_江引_江花_江光_江漸_江復_江連_江岩_江洞_江忽_江迴_江方_江寸_江地_江將_江台_江別_江湖_江一_江重_江天_江登_江臨_江不_江覺_江塵_江心_江洗_江一_江樹_江甚_江搜_江證_江宿_江緣_江

唐開元觀在左廂鳳土記云觀有宋朝繪真(據輿地紀勝補)

潮水神廟在潮水御橋汊封為浴湖公其水或滿或涸因以潮水名過人祈禱或日有三四十潮(據輿地紀勝補)

死勝補

寶勝寺在州西四百步(據輿地紀勝補)

濟卷(九)

四十九

潯州府志卷十一

紀事（前編）

汉武帝元鼎六年冬十月定越地吕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汉書武帝

紀 南粵傳南粵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謹按此乃汉開置潯州郡地之始自汉至隋鬱林郡皆治布山即今桂平黃嶽地至唐貞觀中始

改置今鬱林州故此篇所采鬱林事斷自貞觀以前

昭帝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象鬱林牂牁（汉書昭帝紀）

謹按汉書及證云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后屬南越以破南越即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證之此

時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未罷今姑附此

右汉安帝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逵督丹郡兵討之（右汉書

安帝紀）

丙辰赦蒼梧鬱林合浦南海吏人為賊所迫者（同上）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同上）

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却太后遣侍御史任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后漢書南蠻傳）

皇帝延寧三年九月鬱林烏潯民相率內叛（后漢書靈帝紀）

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后漢書南蠻傳）

謹按舊唐書地志云蓋州鬱平縣以鬱林屬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谷永招降烏潯開置七縣

即此又杜佑通典云烏潯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甯郡今攷后漢志鬱林交阯日南諸

郡其縣名其班志同且鬱林郡無雍焉一縣交阯郡延武中增置封駱望海兩縣並無延寧開

置七縣之名泮河一郡毗連鬱林亦無增置之處所云七縣不詳何地

光初四年四月刺史朱儁奉命討交阯合浦烏潯蠻賊破之（后漢書靈帝紀）

吳孫叔赤烏二年冬十月將軍將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自稱平南將軍其弟潛共攻零陵桂

陽及豫幼交外蒼梧鬱林諸郡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皆破（吳志孫叔赤傳）

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軌行星夜兼路杖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

諸將唐咨等絡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並其支党郡縣悉平（吳志呂岱傳）

孫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龍見（吳志孫休傳）

晉武帝泰始四年（吳孫皓寶鼎三年）冬十月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吳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

劉俊將軍修則（晉書武帝紀）

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州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稷

稷表毛吳為鬱林太守（通鑑）

七年（吳孫皓延衡三年）秋七月鬱林太守毛吳為吳將陶璜所執不屈死后人立祠祀之（粵西

文載）

十年（吳孫皓鳳皇三年）吳分鬱林為桂林郡（吳志孫皓傳）

咸寧五年（吳孫皓天紀三年）夏吳將郭馬及八月吳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

兵雷馬（同上）

太康中司馬校尉石苞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差求召還高書首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文學李

重殷曰臣聞立法有制所以齊眾枯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貴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眾今如

登郡比者多差咻其賤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天化輯算殊域也

臣愚以為宜昨差所上先召登還且使條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同晉書李重殷）

愨帝延興三年八月王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前交州帳下督梁碩迎前刺史修則于巷行州事以

寇之賊不得進（通鑑）

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賊為刺史機自以塞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在舟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
機討深頌遂轉機為交州刺史頌聞而遣子侯候機來鬱林機怒其迎逆責云領至州當相收拷頌
乃某州人不許迎之自領交州太守機既為頌所距遂往鬱林（晉書王機傳）

咸帝咸康二年三月甲戌甘露降鬱林城內（宋書符瑞志）

孝武帝時廣州刺史王恢之以孫泰行鬱林太守事南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其泰喜言於
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晉書孫恩傳）

謹按泰字敬远师事錢塘杜子恭有祕術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王珣言於会稽王道子流之
於廣州刺史王恢之以泰行鬱林太守事后召還猶以道術眩惑士庶扇動百姓將为乱道子誅
之

安帝義熙七年夏四月盧循自嶺還擊廣州振武將軍孫季高（名处以字行）距战追奔至鬱林会
病不得留討循遂走交州（晉書孫处傳）

謹按此事孫处傳不載年月安帝紀盧循走交州在義熙七年夏四月今據附入

宋武帝元嘉二十三年司馬蕭景憲克林邑詔可持節督交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宋書夷

漢傳)

孝武帝大明七年正月己酉珊瑚連理生鬱林始安太守劉劭以聞(宋書符瑞志)

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江都護鬱林太守劭既至率軍進討隨宜驅是大致

名馬並獻珊瑚連理樹(宋書劉劭傳)

謹按音召南水道從緬西江合黔桂鬱林三巨川源長流遠東至廣州曰西江又按南史劉劭傳宋

初劭為廣州府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后復由樓軍恭軍陳龍驤將軍西江都護鬱林太守

至是劭並兩任鬱林矣宋書劉劭傳同

明帝泰始四年前單將軍東吳縣侯吳喜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賓浦二郡諸軍事(宋書吳

喜傳)

晉世祖武帝永明七年鬱林獲白雉鸡一头(南齊書祥瑞志)

隆昌元年蕭詧展昭葉為鬱林王(南齊書鬱林王紀)

梁西祖武帝天監元年荀斐為鬱林太守征儂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南史荀匠傳 謝通志引南

州異物志云廣州南有儂賊在蒼梧鬱林合浦賓浦西果五郡地方數千里)

謹按傳書荀匠傳亦載此事不著年月

普通四年六月乙丑分廢丹置南定州（梁書高祖紀）

謹按隋書地理志嶺南郡注梁置定州後改南定州今攷梁陳二書南北有兩定州北定州直臨地
理今釋指為湖北黃州地故今所探必確為粵之定州事始行載入

大同十一年六月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通鑑）
先是武林侯蕭詒為交州刺史以剋刻失眾心土人李賁連結於外密傑同時反明年詔高祖為交
州司馬領武平太守其刺史楊暕南討高祖其眾軍拔自番禺是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
勃知軍士憚遠役陰煽誘之因詭說暕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趾叛渙罪由宗室遂使僭亂叔
州亦历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卽下奉拜伐罪故當生死以之於是勒兵鼓行而進（
陳書高祖本紀）

謹按沈約志永平郡有武林縣晉穆帝昇平五年分蒼梧五郡今平南也詔侯武林無年月可攷
大清三年秋七月甲寅廢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也定州刺史蕭勃為
刺史（梁書簡文帝紀）

簡文帝大寶元年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為鎮南將軍廣州刺史（同上）
元帝承聖元年以左衛將軍馮子量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四州諸軍事（陳書馮子量傳）

陳高祖武帝永宣二年衡陽刺史歐陽頔改授都督廣文越成宜明新高羅德宜黃利安石双
十九州諸軍事（陳書歐陽頔傳）

謹按頔傳不載年月陳高祖紀永宣二年頔為衡州刺史三年正月以廣州刺史歐陽頔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是頔之督十九州軍事仍永宣二年事也

宣帝太述元年正月如沈恪敬騎常侍都督廣衡東衡文越成宜新合羅德宜黃利安石双等十八
外諸軍事（陳書宣帝紀及沈恪傳）

四年以南康王陳方泰持節都督廣衡文越成宜明新合羅德宜黃利安石双十九州諸軍事（陳
書南康懿王暕朗傳）

隋高祖開皇九年二月詔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通鑑 注隋
志陳境當時有楊東揚南壽英潤豐湘巴武江鄧廣東衡新高羅建城桂東嶺靜南定越南合崖
安文愛九三十州

謹按此為隋安撫嶺外郡地之始及隋書韋洸本傳不載年月高祖紀載於開皇十年八月同持
節巡撫又有王景其人年月詳畧通鑑不同

冬十二月己巳以黃州都督周法尚為永外都督安集嶺南定外刺史呂子廓據山洞不受命法尚遣

斬之（直隸）

陳定州刺史呂子廊據山洞反法高引兵踰嶺子廊兵眾日散其千餘人走保崑崙其左右斬之而
降（隋書周法尚傳）

十七年春二月桂州理帥李充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在積前其桂州仍管周法尚討之法尚拔嶺南
兵在積前嶺北兵俱會尹州（直隸）宋陳改南定州為尹州

世積所部多邊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伏神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碧光履
大獲馘口其黨有求降附輒以妻子送之君向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充仕親率奇兵

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高馳雷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隋書周法尚傳）

謹按直隸注白石洞在今澤州南六十里蓋即白石山

仁壽二年十二月交州理人李佛子作亂詔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德
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隋書劉方傳）

謹按隋書高祖紀仁壽元年夏四月以浙州刺史蘇孝慈為洪州總管六月癸丑洪州總管蘇孝
慈卒又此些出土之蘇孝慈墓誌銘亦其隋紀相合劉方傳作二年當正

桂林山越相駱為亂詔洪州總管蘇孝慈為行軍總管雷平之（隋書蘇孝慈傳）

謹按舊唐書地志武德中置縣地原鬱林郡吳恭璩置鬱林郡仍分中置置桂林縣又明一統志武宣縣本隋始安郡之桂林縣地則桂林山越其在今武宣縣地無疑又此事孝慈本傳不載年月改隋本紀孝慈之為洪州總管在仁壽二年故附於此

煬帝大業九年六月楊元感作亂甚兇武宣即特元縱光祿上州刺史梁元感反尚未至而元縱

逃去元謙不之覺坐是防配桂林(隋書梁元感傳)

十三年(即恭帝義寧元年) 審長真據鬱林(唐書高祖紀)

恭帝義寧二年夏四月審長真率鬱林附蕭銑(唐書上紀傳)

蕭銑使粵王張彌徇嶺南欽州刺史審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通鑑)

唐高祖武德四年置南州總管府(舊唐書地理志)

五年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卿審長真以海峽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通鑑)

七月丁酉隋煬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帥師部來降以其地為高羅峇台崖鬱林八州(同上) 注

林州后改彌州

謹按林州今桂平縣地新舊唐書地志俱作武德四年置改羅峇台崖鬱林八州(同上)

被俘蓋等至次年始相繼降附志因銑之平在四年而誤書之也

七年六月辛亥流外扶州僚作亂遣南戶州都督李光復等討平之（同上）

太宗貞觀六年置靈州都督隸桂州（舊唐書地理志）

七年八月辛未東西河蘇寇也右屯大將軍張士貴為擊州通行軍總管以討之（唐書太宗紀）

謹按東西河舊府深志作東西玉河或作東王河而玉河及通德亦東西玉河正同注云在靈州

界唐書南蠻傳及舊唐書本紀作玉河玉羅王之誤

靈南戶州都督府（舊唐書地理志）

八年正月辛丑張士貴及捺战敗之（唐書太宗紀）

二十二年崔仁師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有伏尚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靈州（舊

唐書崔仁師傳）

謹按唐書及舊唐書本紀俱作配連州

高宗顯慶五年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為鬱林縣侯（唐書鬱林王傳）

中宗嗣聖元年（即武后光宅元年）鬱林王恪子仁徽鬱林縣男（唐書鬱林王傳）

謹按唐地志鬱林州於麟德二年析貴州置貴州下仍有鬱林縣故於鬱林縣寺仍廢之

六年（即武后永昌元年）七月丙子流韋待價於繡州（唐書武后紀）

待價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惠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初勝后敗又蒙天寒凍雪師人
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頓於高昌則天大怒薛名配流繡州（舊唐書韋挺傳）

神龍二年七月流樞密於深州武三思盡同利貞矯制殺之至貴州進虜靴即縛曳竹杖上肉尽杖

殺之（唐書樞密傳）

皆宋景元元年樞密徑略使領桂梧賀連柳高昭蒙茨致融古思（唐書方鎮表）

元宗先天元年八月流邓光演於繡州（唐書劉洎傳）

開元十六年秋七月丁巳下制貶麻察海州皇化尉（通鑑）

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更部侍郎看游在餞因白諫罷用王毛仲語察素與姚崇言狀帝
怒召游入殿中白卿尚疑朕不若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帝遂太平門若詔不知邪游免冠

擢首刑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唐書看游傳）

天寶三載貴州紫蟲食苗時有赤鳥群去自東北來食之（舊唐書五行志）

十四載置邕州管内經略使領邕貴橫欽澄賓潯羅潯山田龍十三州（唐書方鎮表）

置峇州管内經略使領峇白馬牢孺堂寧承義鬱林湯岩潯平琴十四州（同上）

德宗貞元元年邕州都防禦使嚴鎮柱管諸州增領潯州（同上）

十二年七月西原蠻叛八月陷欽橫海貴四州（唐書德宗紀）

憲宗元和十二年右管經畧使陽旻克欽橫海貴四州（唐書憲宗紀）

黃蠻洞首領董少卿者攻邕管圍陸州使孫公器請表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

俄陷欽橫海貴四州少卿子昌馮繼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盛乃以唐州刺史楊旻為容管經略招

討使引師掩賊一日不亡戰皆破之復地悉復（唐書南蠻傳）

按南蠻傳此條在元和前茲據憲宗紀置此

懿宗咸通三年邕州為嶺南西道以飛象藤峒為隸州（唐書南蠻傳）

五月敕分嶺南為東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邕州為嶺南西道其所管八州地極邊遠尤甚凋殘

將盧蕃垣宜添州恭宜劉桂州管内藤州峽州岩州管内藤州岩州並隸嶺南西道收管（舊唐書

懿宗紀）

九年七月桂林成卒五百人官健許估趙可立殺其將王仲甫擅區本鎮（同上）

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桂林節度使孟球召募三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

請代桂林觀察使崔彥曾親吏尹戡徐行檢以軍帑乏難以發兵且置募戍一年其成卒家人悉

書桂林成卒怒牙官許估趙可立等九人殺都夫王仲甫立程科判官龐勛為都將取庫兵剽湘衡

虜丁壯合數千餘北還（唐書崔融傳並參用舊唐書崔融傳）

謹按此事通鑑作桂州攷唐書地志桂林縣屬象州后併入武仙即今武宣縣地非今之桂林也

今桂林為唐之桂州所屬邑並無桂林之名象州之時屬桂州都督府通鑑蓋詳其復名耳

昭宗乾寧二年五月以袁叔謙補州司戶張清為太子之禮答（舊唐書昭宗紀）

謹按清敗補州舊書本傳不載祇言其賤連州新書本傳載清由回平章事三敗補州司戶參軍

並由連州復賤補州也后乘驛至藍田依薛延則補州清亦未到

五代梁太祖開平二年九月乙未楚王馬殷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討兵馬嶺南世清海節度使劉

隱十餘歲取昭賀梧州象窰富天州（通鑑）

唐明宗長興三年（南漢大有五年）漢王立其子宏道為貴王（同上）

謹按十國畧秋地理表者州下注云高祖封子宏道為貴王即此州

周太祖廣順元年（南漢乾和九年）十一月丙寅南漢吳懷恩以兵思定宜連梧州象窰柳窰象等

州（同上）

懷恩為西北面招討使將兵出楚拔賀州已而復臨昭州未幾帥師北征得蒙桂宜連梧州象窰

柳窰窰十一州之地當時將義賊袁成推懷恩為首（十國畧秋吳懷恩傳）

宋太祖開寶四年（南漢大宝十四年）二月己丑潘美等討康羨南平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宋史太祖紀）

註按此為宋志得州之墟又按太祖紀開寶三年九月己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貴州道兵馬行營都部署十國春秋南漢后主紀作桂州畢沅續通志作賀州及當時用兵先由賀州其為賀州非貴州無疑通志蓋偶未及檢也今不錄

十二月丁卯貴州防禦使德昭蓋色（同上）

謹按德昭太祖子以乾德二年授貴州防禦使時貴州尚屬南漢蓋色領也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十月辛酉帝左衛大將軍李崇矩為色友得橫欽實等州都巡檢使（畢續通志）

至道三年五月甲戌胡旦削籍流潯州（同上）

三月真宗即位以知制誥胡旦謀立政堃王元佐陳名流潯州籍其家貲（宋史呂端傳）

真宗咸平二年五月甘露降潯州（宋史五行志）

三年十一月甘露降潯州

四年二月甘露降潯州（並同上）

景德四年十月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巡撫使曹利用約曹克明會兵行次袁州遇賊大敗之斬首四百餘級（宋史曹克明傳）

利用追賊武仙巖賊將健標蒙乘槍衣甲堅利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槍逐斬首以徇（宋史曹利用傳）

賊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內高舉于德潤以千兵徑道紮逐利用等徑至遇賊武仙巖之李鍊鋪賊初不知覺惟進率眾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即先言麾騎士左右縱雷賊不暇水甲執釋牌以進去矢機鋒不能卻前軍即持棒刀巨斧破其牌史崇煇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动眾遂潰遂北至象州城下（宋史張繼然傳）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淨州六祖院法堂鑿雙秀知州高志舜以聞（宋史五行志）

六年十一月甘露降將州（同上）

天禧元年正月甘露降蓋州天茂觀（同上）

仁宗天聖七年舖州蠻向光緒未貢（宋史蠻夷傳）

天禧四年正月甘露降袁州（宋史五行志）

皇祐四年夏四月廣源州蠻徐智高反五月乙巳刑德橫貴等八州（宋史仁宗紀）

遂州之下久安嶺南州縣皆有一旦兵起倉卒不知所為守將多棄城遁故智西所向得志相繼破
獲黃蓋等疏移封康端九州（宋史靈秀傳）

謹按畢沅續通鑑是年五月丙辰智高入貴州（攷置長編作貴州宋史地理志廣南西道去貴
州蓋傳字之誤今改正）庚申入巽州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攷其破九州時日不過旬餘

耳

十二月靈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宜邕容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靈宙化潯林儀麻梧鬱瓊
容州欽嶺廉橫潯貴欽邕州過蠻入寇三路合支郡兵掩畱令經略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焉（宋史

王堯臣傳）

謹按此事宋史不詳行石李彥長編以狄青謂為便遂請行輿地紀勝謂不果行二說不知孰是
嶽外新徑微寇修營城障貴州尾用其人不能聊生提占廣西刑獄朱壽隆馳語州械守送獄奏請之
老誰如女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贖送其還（宋史朱壽隆傳）

邕州大水自橫潯以東救州皆沒（宋史陶弼傳）

謹按以上二事宋史本傳不載年月以二人皆官仁宗朝故附於此又按孫志載英宗治平初陸
說知貴州一事宋史說本傳作貴文正傳作桂說奏云邕去桂十八驛下又云遂至邕州明是由

桂至邑若作貴州去邑不應有十八驛之遠故畢直鉅亦從文正傳作桂今不載

神宗與六年婦置得江等堡（宋史張夷傳）

謹按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務休息詔諭湖南北廣東西路並免追討於是創置堡砦並廢

徽宗政和元年正月丙戌廢白巖三州（宋史徽宗紀）

徽宗清康元年蔡攸責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得雷（宋史蔡京傳）

高宗紹興十二年右司諫韓琦責監得州酒稅（宋史富直柔傳）

二十四年十二月丁酉知鄞縣程紳為其丞王肇所告慢上無人臣禮除名貴州編管（宋史高宗紀）

孝宗乾道中交寇犯境橫貴廉三州郡巡祐毛炳死之（粵西文載毛炳傳）

謹按孫志載乾道八年知貴州陳文上疏一事責亦當作桂當時趙鼎對帝云請州與桂州為鄰

明皇又知桂州而身及前知請州之事若作貴則與請相去絕遠矣今不載

高宗六年盜李播起陷容宜高化貴鬱林等州（宋史吳玠傳）

七年得州大旱（宋史五行志）

十六年鬱林紫泉出（粵西叢載）

貴州南鬱江之旁有紫泉無源出則輒行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為祥（同上）

謹按宋初鬱林縣屬貴州開元中廢至道二年移置州為今鬱林州孝宗時貴州不得復蘇鬱林
黃載失改

寧宗嘉泰間陳大紀徙知梧州扶滿區城候廣李蘊六作亂鬱林貴州併為賊區廣右雖坐大紀既
坐以平寇為已任富矢石開諭賊徒散其黨共禽其渠魁死事僅五月（文載）

理宗開元元年十一月元兀良合台入交趾破橫山寨湖老蒼閩狗寨內地乘機書逐既貴州蹂躪州
入靜江府（元史連不台傳）

景定二年夏四月丙辰竄了大金於貴州追劄二秩（宋史理宗紀）

秋七月戊寅了大金者投新州團練使貴州安置（同上）

大金既安置貴州其州將游翁朔失色益酒肉翁明勸大金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
番為復廣西徑畧朱裡孫聞於朝十一月主辰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詎裡孫殺
之裡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金水中而死（畢續通鑑）

謹按宰相表作景定三年事其畢繼同新州作新州團練使作團練副使而七月戊午畢繼作十
一月主表皆與本紀略異

三年五月己巳詔廣西靜江屯田小試有效其甚欽宜融柳象溥諸州守臣任責措置徑畧安撫以課

殿最仍係身未上（同上）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宋端宗景炎元年）三月潭州行省遣使上言廣南西路庆远鬱林昭賀藤峒融賓柳象邑廉容貴海皆降（元史世祖紀）

平章阿里海牙既破靜江分遣万户脱不花徇賓融柳欽橫邕庆远香蒙祖徇鬱林炎廉象脱鄰徇海容藤峒皆下之（元史阿里海牙傳）

別賊苏仲集漢卒搆鎮龍山祿王剗掠於外耕植於內至秋畢蕪聞大兵至則偽出降官軍畏暑不敢深入橫象炎貴四州皆被其害廣南西道宣慰使史格筑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民踐其禾稼仲集寔遊歸（元史史格傳）

十五年益王餘眾破潯州斬李辰李福史格分兵赴之殄其眾（同上）

謹按以上二事格傳不載年月今攷元之取潯州是至元十四年三月苏仲至秋畢蕪聞大兵至則偽出降其亦為十四年事蓋王破潯州攷益王在至元十四年秋由閩入廣后航海至潯十五年二月復还廣州則此事應為十五年事况下文云益王死益王之死在至元十五年五月其為十五事更無疑矣

二十四年順元路宣慰使速哥降八番金竹等百餘峒置順元路金竹府貴州以統之東連九溪十八

洞南至交趾西至雲南咸受節制（元史速哥傳）

二十七年秋七月戊午貴州獠番三十餘人作亂劫順元路入其城遊攻阿身寨殺傷官吏其眾遂盛

湖廣行省檄八番蔡州均州二万户府及八番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元史太祖紀）

成宗大德五年六月壬辰宋隆濟攻貴州知州張惟德戰死（元史成宗紀）

雲南行省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至貴州科夫致宋隆濟等糾合諸蠻為亂水東水西羅鬼諸蠻皆叛（元史地理志）

羅鬼女子蛇飾及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殺之隔貴州詔湖廣行省劉國傑討諸蠻兵合四川雲

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大敗追戰數千里（元史劉國傑傳）

泰定帝泰定元年冬融縣獠寇貴州（胡明允平獠碑）

二年四月尋州路饑（元史五行志）

融縣獠寇尋州平南（胡明允平獠碑）

六月癸未尋州平南獠獠為寇迭魯花赤都陸都監姚泰亨死之（元史泰定帝紀）

文宗至順二年三月八番軍征征雲南者但屯貴州樞密院臣請遣使按粟給之（元史文宗紀）

順帝至元元年十一月尋賀等處酋李百七等皆詣都元帥章伯顏降（履集平獠記）

二年十月十日章伯顏分軍出永福寧浦縣貴州禽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
還其家（同上）

至正四年十二月獲賊寇淨州同知府事保童率民兵圍走之（元史順帝紀）

十三年五月乙丑淨州魁九大作坏官舍民居屋瓦門扉皆執揚七里之外（元史五行志）

二十三年正月甲辰貴州江中有物登岸蛇首四足而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殺之（同上）

乙卯夜貴州火同知外事韓帖木不花判官高万章及家人九口俱死焉居民死者三百餘人牛五十

頭馬九匹公署倉庫案牘燒燬皆盡（同上）

尚賊攻貴州城知州事陳本道率兵出攻署州事侯元采偕弟信卿逆戰生擒酋亮八人斬獲無算（

文載）

謹按此事文載第云至正間而每年月故附於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五月己卯虜承忠下格壽黃密嶺林諸州皆降（明史太祖紀）

征南將畢彥承忠考將朱虎祖等既平廣東引兵至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亮

祖駐兵藤州於是淨貴等州縣以次降附（明史土司傳）

十一月己未貴州泉出道流於汪其色深紫光潔可染紫環救諭交趾州守鄒夫奇為之頌（叢載）

其水兩泓共出其出不常出則有異云自藤門流下者曰權賢守金或出英傑藤上流下者曰在堡
原其水長而狹色如紫練（同上）

二年黃英傑聚眾寇鬱林同知王彬等集民兵拒守潯州徐承祖以民丁千人來援賊夜遁追至
破之（舊志）

廣西有臣言廣海俗素獷戾劫相讐殺蓋緣郡縣無兵以馭之近益寇鬱林同知王彬集民兵拒守
潯州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是土民未姓不可用乞令境郡縣輯民兵之壯者置衣甲器
械籍之有司有事則捕賊無事則務農詔從之遂置衛益兵守禦費王彬徐承祖等有功者（明史
土司傳）

五年八月將軍吳良征蛋降古州同因割融峽金鷄嶺益之列四鎮置縣治於潯江融江之匯（叢載）
八年潯州大藤峽獯賊寇長柳州衛官軍禽捕之（明史土司傳）

大藤峽在万山中盤礴六百里以桂平大宣都崇妻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后戶而右
貴縣之龍山左藤嶽之五屯若兩臂然峽以北象嶺不可殫名而西邕東紫荊後狼姜老嵐白
石橫石寺塢桂州屋仙女閣九層樓尤極陟阨峽以南山稍廉廣而牛腸大姑大寺白銀大灣諸
村亦皆倚之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為茶山為力山為險自紫荊折而東北為沙

少为林岗迤北折而稍西为羅運羅運之隘又倍力山方山中猿蠻盤据藤峽之巔五而环眺則
遠近数百里皆可举足故軍旅所集旣曉而知急則猿籠林中不可搜捕（叢載）

于海为柳州衛指揮僉事守大藤峽蠻聚眾攻詎海破之一方遂安（明一統志）

九年賓州遷汪蘇象州武仙蘇古逢等洞蠻獠作乱詔拔柳州南宁桂林等衛兵討之（明史土司
傳）

十四年賓州諸溪崗屯賊剽掠沿边廣西指揮徐元領兵進击白崖小藤禽殺賊韋公廣等數百
餘人（明一統志）

十九年羅溪山獠叛參議湯敬恭死焉都督楊文興右將軍韓觀分兵追捕破藤峽寨而斬殺逆首
然賊徒岩附其眾高繁兵撤之后時出行剽掠至武宣道不通者數十年（叢載）

二十年海州知府沈信請團結猛民不納（圖書集成職方典）

海州知府沈信言府境極連柳岩梧藤等州山巖峻峻賊出沒不常逆者廣西布政司參議湯
敬恭为大亨老鼠羅溪山生獠所殺官軍討之賊登岩擊射捷者猿猴匪襲不及若久駐軍則瘴

疠時疫兵多疾疫又難進取兵退復出為患官以為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獠民皆使習習營慣力

貼阻若逆其少壯千餘人免其罪繼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逆烽火其官兵相為志援協同

通鑑可以結之帝以重農種化風苦固然但當謹其防微使不為患如為寇不已則黃兵討之何必

團暴乃不果行（明史土司傳）

二十八年征南將軍楊文討龍外伏罪帝命移兵奉議勦賊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討僞向武土官黃並錄並其党方八千三百餘人招降蛋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戶（遷置象州武仙錄蛋寇遂平（節

明史土司傳）

帝命楊文統大軍討趙宗壽以唐鐸參議軍事迨月諸蛋平鐸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宣賀

縣訪處守禦于戶所鎮以官軍告報可（明史唐鐸傳）

成祖永樂三年海桂柳三府蛋作乱（土司傳云蛋寇黃田等屢行劫掠）已獲復殺遣朱禪以偏師

破之蛋大懼會朝廷遣郎中徐子良至遂束降歸所掠人畜器械（明史韓觀傳）

二月遣兵部尚書徐子良等諭柳州武宣洛容三縣民黃田等及荔浦縣民磨均用等各復原業永

為保民若怙終不悛調軍荔陳（寧海通志）

撫桂平縣猛民（圖書集成政方典）

桂平縣蛋民為亂韓觀請發兵勦捕帝命姑撫之勿用兵（明史土司傳）

五年六月乙未張輔為師會韓觀討潯柳叛蠻冬十月潯柳蠻平（明史成祖紀）

安南平命規揭置文趾沿途諸堡而潯柳諸蠻乘規出復叛五年規薤師抵柳州賊望乃遁匿規請

按秋涼深入且請法師帝使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有司兵又勅新城侯張輔遣都督朱廣方政以

征交趾共攻焉平東實遷潯州上林羅城斷蠻皆破之會兵象州復進武宣東鄧桂林桂平永福

斬首萬餘級禽萬三千餘人群蠻復定提聞帝嘉勞之（明史蔣規傳）

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寅種丘侯顧興祖破平樂潯州蠻（明史仁宗紀）

廣西蠻叛詔興祖為總兵官討之先后討平潯州平樂諸苗降附甚眾（明史顧成傳）

仁宗洪熙元年七月辛卯鎮遠侯顧興祖討大藤峽蠻平之（明史宣帝紀）

廣西諸賊復叛出梧州界極險天門蒼眉三嶺而冒突窺橈沿江攻東寨廖家樓盤八大山諸賊自

天門入平南蔡大軍駐大藤峽江口站祿者諸山賊駕舟入峽抵潯州水陸夾攻武宣繇諸賊獲其

魁首保蓬領巢莽若蟹咄類（文載）

以顧興祖言擢置桂平平南十嶽土官副迎祐各一員凡十五人舉士人陸扶神等至皆用之（同上）

平南蠻叛通列張文郁顧興祖討平之（同上）

謹按以上二事據文載皆宣宗初事洪熙元年即宣宗初年也故附於此

宣宗宣德四年夏四月辛巳山雲討平鄉等處（同上）

德兵山雲討海州二外寇並謀殺後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明史土司傳）

謹按山雲傳作宣德四年冬事

七年桂平寇覃公專伏誅（圖書集成職方典）

雲奏斬殺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投帝顧左右曰蠻賊害我良民譬之蠱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雖彼自取滅亡朕自以天地之心為心也（明史土司傳）

九年春三月山雲遣指揮田真攻大藤峽賊破之（明史山雲傳）

雲奏海州等處蠻寇劫掠良民指揮田真率兵於大藤峽等處前後斬首九十六級並所掠男婦二百三十人（明史土司傳）

廣西僉事王愷以征大藤峽襄翊有功轉廣東左參議（金匱志引獻徵錄）

英宗正統元年兵部尚書王驥奏請桂平大藤峽等處戍兵用踐更法從之（圖書集成職方典）

王驥奏桂平大藤峽等處蠻寇攻劫鄉村因調廣東官軍二千人今已逾年軍器衣裝損壞宜如貴

州諸軍例予踐更從之（明史土司傳）

二年從兵官山雲議撥田州等處土兵與屯潯州近山等處從之（圖書集成職方典）

雲臺潯州府平南縣耆民言大藤峽等山猶寇不時出沒劫掠居民阻絕行旅近山荒田為賊佔耕而左右兩注人多食少其狼兵素勇為賊所憚若送委耳目屯種近山荒田此賊出入之路不日數年賊徒坐困臣已會同巡案諸司計議量撥田卅等府旗目士兵分界耕守即委土官都指揮黃法領之遇賊出沒按圖勦殺之（明史土司傳）

六年桂平等處地方弗靖敕總兵等官撫安之（澤海通志）

七年以誅獠功賜予戶滿智等沒官家口（圖書集成職方典）

孫賊藍受式等恃所居大藤峽山陔糾集大信等山山老山丁數百人連年殺掠洋戶滿智等誘殺十人帝命梟之家口倍賜有功之家（明史土司傳）

謹按金直志云正統初撥狼兵故勸誘僑番酋藍受式等梟以狗而賊首侯大狗遁去仍嘯聚倡亂蓋即指此特未言受式受僑耳今不具載

潯州老藍寇起廣西參政錢與單騎蕪平之（氏姓譜）

謹按與任參政在正統間則藍寇為受式故附於此文載作正統十四年事疑誤

十一年大藤峽蠻賊流劫鄉村侵犯諸縣巡按方節以聞（明史土司傳）

十四年兩廣蠻寇猖獗都指揮使范信躬率精銳斬俘招徠德威並施以境底寧升左參將領守潯州

(李通志)

按察司章聰奏從南丹衛共賓外奉設衛於貴縣土卒免煙塵苦設置巡司於潯柳天受害三池民免團軍之擾(浙江通志)

景帝景泰二年廣西按察副使劉仁宅守潯外都指揮張汝教其異因兄思明知府刑及其家七十人以滅日仁宅其參政雷暉狂若之(金通志引獻徵錄)

初汝使人持金私仁宅暉於馬平驛舍且約事是後其子吉得府政則其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万於外以相挾撓声势甚熾仁宅陽許之乃留暉於潯為約而去及至南寧汝二子來凶仁宅伏甲士傳之暉亦誘執汝於潯以歸論死汝陰遣人上京師造毒謀得釋罪且進依都督阮益模乃使人播無他事仁宅以報懷仁宅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仁宅遽委政去天順初汝飲均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功仁宅出者不应(文載劉仁宅傳)

潯梧猖亂兇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朔西廣有德督白錕始(明史王翺傳)

參將范信殺殺大藤峽等處賊首侯通三等二百三十有奇亞寇遇散(叢載)

七年大藤峽賊糾合荔浦等處賊探劫掠若殺擄居民命總兵柳浦等勦之(明史王司傳)

薄出鎮廣西廉慎然無將略承山雲后不能守以法法甚寬弛福種相煽為亂得先討斬大藤峽
賊渠破柳州思恩諸寨寨而思恩漫如故（明史柳升傳）

時獲賊猖獗地方殘破峇法典史區昌詣得南召土狼屯連城永定二鄉耕守其地為邑保障民甚
德之（都通志）

英宗天順六年總兵顏厲攻賊於大藤峽破之（圖書集成政考典）

五年二月鎮守廣東中官阮隨奏大藤峽賊出沒兩廣為患累年迭來越甚臣當會兵勦捕緣
地理遼闊且兩廣軍馬不相統屬未易成功宜大舉討其巢穴庶絕民患乃命都督僉事顏繼祖
征兩將軍討調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等衛官軍一萬餘之六年總兵率軍進勦大藤攻破七百
二十一寨斬首三千二百七十一級復所擄男婦五百餘口帝救吳之（明史土司傳）

巡撫葉盛同都督顏繼討大藤峽賊酋兩江并江西湖廣浙江等衛所及官兵士卒壯壯人分
道夾攻破老鼠道祀石門紫荊金龍白鶴六廟仙女閩通天嶺等寨七百二十一處禽斬首從賊
徒三千二百七十七名 燒燬房屋禾倉萬七千二百間追奪賊船五百三隻奪回被擄男女五百
三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二十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叢載）

七年九月廣西得梧懷賀山賊況叔廣東救總兵官秦晉侯陳澄副總兵都督歐信巡撫都御史葉

時所在盜群起將吏不能定廣西參將范信守潯梧羅盡在境內陰納緝賭縱使越境流劫約田犯
已於是當廉高廉悉被寇命廣西總兵官陳涇及歐信合勦因有斬誠而賊勢不衰朝廷猶倚范信
合涇以罪徵乃擢范信都督兼事充副總兵鎮廣東而命政信保証督將軍印代涇鎮廣西（明史

歐信傳）

大藤賊陷梧州城差梧鄉紳布政使宋欽巷戰死之（天下郡國利病書）

大藤峽賊夜入梧州城時總兵官陳涇駐兵城中夜半賊架梯上城涇等不覺逃入府治劫庫放囚

布政使宋欽時致仕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所害（明史土司傳）

大藤賊何敬陷佳州城（天下郡國利病書）

八年詔能捕候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甚至延蔓廣東西廉富諸境兩廣守臣皆待罪（重

司合志）

時因于監生封燈潯舟夾江諸山澗嶺截葉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執如徒杠壑泉一度號大

瀛峽最阻惡地亦最高登添峽嶺數百里皆历历目前畢旅之聚散行未可顧盼盡諸壑為與區

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潯舟東鄉武宣北鄉為后戶藤嶽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

肩登峽北岩洞以百計仙人崗九層崖極陡峻峽以南有牛腸大蛇諸村皆沿江三官保兩峽府之
間為力山力山之陞位於巖峽又南則為府江其中多厚山石與谷絕壁層崖十步九折失足墮身中
產獨人藍胡侯藍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種人善射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獨亦憐之自景
泰以來嘯聚至萬人僅殺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獨石之其考登張渠長侯大狗法卷千金
購莫符林持白刃會信宜梁安馬平未竟亦煽動所至即村為民害乞送良將多調官軍狼兵急
滅賊報聞（明史土司傳）

督察司每事表凱治兵得摺（文載）

謹按此事文載繁天順間故附於此

憲宗成化元年正月左僉都御史韓雍征夷府軍都督趙輔遠去府軍都督和勇等調兩京江湖漢
兵討侯大狗（天下郡國利病書）

兵部尚書王竑建言峽賊向征招提縣僱集警者今不重懲之其禍不止臣薦浙江參政韓雍智勇
過人兼文武才可處以討賊都督趙輔才畧可任大將之器報可二月擢雍僉都御史督理戎務輔
為征夷大將軍又以右軍都督和勇為遊擊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侍郎薛廷為督餉御史劉
次汪霖記功上詔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續文

猷通改)

大藤峽賊三千餘陷平南縣殺典史周誠擄其妻子並殺縣印又入藤縣城掠官庫劫縣印值守兵

改信以聞(同上)

冬十二月韓雍大破大藤峽猛改名峽曰斷藤(明史憲宗紀)

雍馳至南原集諸將議方略編修印譜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駐在廣西者宜困欲宿

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跡其未款期一二年卒賊曠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印譜兩廣事宜議臣

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從兵強盛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

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我之軍威雖不振自其從兵擄掠而民之財力地大屈自其殺平民以

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攻其賊則在乎困扼制

復不可以逐度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宜困之何也廣東幸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

若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為之驅脇其使廣西之獠種悉歸巢穴彼必不能勝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

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捨其巢穴毀獠而早難之但山徑險狹虽有百万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

必坐困之也一區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運至于

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須得分為四路

一路自辰州三河口趨摩辰府西會封川等縣游氣而上至藤江一路自摩辰府新與過陽江抵
高州府并轉由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閩道復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登陸由鬱林轉
白陸川出石城抵甯州復自石城往藤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辰州之連州經懷遠出平水府
四路之兵皆會於潯州所至之處必須備極極道且招且勸之出境而后已然此亦約其大略而
已若分兵之或多或少或過或不及或在臨州處置一團之之策蓋慶西藩寇處處有之惟潯州
大藤峽為最大考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道后抵柳疔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當高山峻
嶺惟藉刀耕火種蓄積有限况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擄掠又不
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饑餓至其餘龍山果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一向將官身居征大藤峽
不能成功者蓋由旬年霜降以后乃能進兵此時賊已伏殺糧谷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
至彼分兵出陣其首苗使之狀况亟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
不則則今年為徒行矣一屯軍久守所慮者考委之文瘴之功大作宜於四月返軍潯州沿江一帶分
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一守之賊後所以稽疑於前者其禍起於前日然效者之盜殺無辜也蓋
此輩假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養吏將賴以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
虛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焚賊追回顧無倚不辜為賊所害

得先任田州府上陸州岑鐸而犯事情係其土官衙門爭論私讐爭雄明白情實可疑后虽辨明亦
難與岑鐸同處伏乞聖恩以地方為重將岑鐸宥其可疑之罪令其復任上陸州知州遷來斷藤峽
水中間地名碧灘開創衙門築立城堡居住把截道路控制本峽地方將岑州改隸潯州府仍請敕
部指揮岑鐸知府岑鐸將上陸州印信并本州原管土兵男婦盡數發遣並其岑鐸收管不許占悞
不交仍將斷藤峽賊人占種并絕戶田土撥與耕種五年之後墾依上陸州則例納餉報效糧米若
本府原管土兵果有逃改不及原數就將岑州所管土兵盡數撥補應使兵威強盛賊人不敢復聚
地方可圖久安一看待柳州府武寧縣東鄉係斷藤峽右門五年柳慶等處賊徒入峽糾合出境打
劫俱從本處經過原不設巡檢司衙門守把得州府青嶽地名龍山又名北山係斷藤峽右臂
本山三里猛賊與峽賊聲勢相倚近畿出官向化亦不設巡檢司衙門管束及斷藤峽上水江
口地名周冲巡檢司原有流官巡檢見在其衙基址即在峽內其江口隔遠下水江口獻得灘原有
清灘鄉巡檢司因被賊劫將衙門即在崇姜里甘村亦共江口隔遠斷藤峽山南原有大宣鄉大黃
江口二巡檢司與靖寧鄉巡檢司先年俱有土官副巡檢今缺員年久不設補除斷藤峽內中路原
有碧灘驛及思隆鄉巡檢俱有驛丞并流官巡檢見在緣彼處積年為賊所掘道路不通不能延立
衙門俱係缺典臣等訪得土人李昇陸善政廖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政官巡檢舍人岑扶集俱

文所信服堪任副巡栝近又俱領兵區糧救賊有功合於武官東鄉開設東鄉巡栝司除受流官巡
栝掌管以土人李昇為副巡栝查躡邊山開設北山巡栝司除撥流官巡栝掌管以土人陸長政為
副巡栝俱故同管事合用弓兵就於本鄉照例編募團冲巡栝司衙門那在斷藤峽上水口勒馬
灘以土人廖政胡拔清俱為副巡栝弓兵就於本外簽撥清募鄉巡栝司衙門那在斷藤峽下水口
口敵潭灘以任真二為副巡栝大黃鄉巡栝司以岑扶寨為副巡栝大黃江口巡栝司以陸明貴為
副巡栝俱協同見在宛官管事峽內思隆鄉巡栝司碧灘驛衙門俱仍於碧灘建立已上衙門各宜
奉處築立城壁並撥軍兵守把盤詰接應使斷藤峽內道路永遠通行賊人不敢出沒一看得梧
州藤嶽地名五屯約有種人二三千條斷藤峽左臂臣等初到廣西細訪得五屯種人洪武八年夫
日軍福和集八百六十四名備充桂林右衛中五兩軍等福隆受十戶取事官領軍福病故無人管
束不服清日者多有在衛當軍者五十餘名已著令本管流官正千戶李友前文前去撫諭著令
把截斷藤峽賊奔要路各程隨即自首出該補伍軍丁一百六十五名亦就留在彼守把臣等訪得
前項種人雖以向化出力把截道路若非設立土官衙門管束終非經久之計行據該堡稱軍福親
孫軍仲其素為種人信服堪任土官及看得正千戶李友頗有才識熟知夷情合與遷江屯田千戶
所事例於今此地名古賜開設五屯屯田千戶衙門就令正千戶李友掌印管事軍仲其為本所

並撥土官協同李天管事各官將該管見在種民悉數編作土兵其現已投首在官并逃亡軍丁清
理出官與土兵相兼操備與守把本處其斷麻相連白石寨十二磯落注口地方有警聽調各處
殺賊仍將種人兩種田土稅糧優免五年庶使夷心悅服地方有備一查得景泰年間海寧伯董興
征勦廣東反賊黃萬壽事平之后曾奏留在京達官在於廣城安插居住遇有調用合着得調來隨
征南京達官都指揮依里哈答等四百餘員名見在廣東地方截殺流賊合府都指揮使廉忠并所
領達官尔里哈答等四百餘名俱存留在廣東城安插居住內廉忠仍於原帶俸銜內帶俸達官都
指揮於廣東都司帶俸指揮等官於廣州前街帶俸踏勘空閑地土蓋蓋房屋擇其居住內有家小
者乞勅南京守備官差官起船撥送前來無家小者設法揭代為聘娶俟定與則創按月厚其原
餼供給下程柴草冬夏給以絹布衣服靴帽並加意撫治不許剝削科害但遇兩廣地方賊情緊急
聽調殺賊有功並例陞賞誠為便利有益

三年賊首黃公漢等猖獗愈事陶喜供參將夏鑑等連破三思恩清丹（明史陶喜傳）

和勇上言大藤峽之役臣與趙輔同功輔還京錄賊復叛臣視擢賊巢繫其魁誅其魁還被擄男女四
千人今輔已封伯而臣止進秩惟陛下憐察憲宗以勇再募戰功特封靖安伯（明史和勇傳）

九年柳壽請蠲復叛參將楊慶等俘斬九百人才更匪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

中官董心等懷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在勘而廣新政何宜
副使張致衡雍素輕已共讎讎其罪竟命致仕去(明史韓雍傳)

涿州府知府史芳以事見責訐兩廣私督朱英奸貪欺罔按治該點乃鵠芳二官(明史朱英傳)

十年十二月涿州高廉賊起總督西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偽託兵官平鄉伯陳政等分道圍之再戰

傳斬甚眾(明史朱英傳)

蘇州糧賊史希憲將徂征左考政軍規受命監督率泗城兵由京武路抵陳村口与賊之衛寧高深魁

敬其習從(文載)

賊首韋諫誠恃大流峽阻復倡亂按察僉事羅明生禽之提調賜救吳詢(李直志)

涿州糧林諸父寇亂增師韓雍檄范備親收賊巢竊以逆順諸酋望乃畏服有流賊猝至備督官兵捕

殺之免傳羅陸川岑溪三縣城以術民改分巡桂平直未就涿營賊起總督朱英檄備往討賊聞備再

至驚惶請罪事平遷按察使(江西通志)

孝宗宏治三年魏制憲官護岑溥之子魏入田州為岑欽所逼居涿州巡撫秦紘巡至欽必浦於府第

官軍成之亂遂定(明史土司傳)

武宗正德四年藍賊構亂一日謀拔賊眾分攻平南貴桂三邑廣西無事狩觀指兵馳至平南江何賊

半渡高之所其渠魁中流湮没不計其數（金通志引猷徵錄）

身衛尉吳卒訟田久不決以危言脅服觀不為功高慎平（同上）

身民訴田少稅多期得減觀曰使田浮則欺上使稅浮則指下与賒實兩平已而田不少众帖服（同上）

九年考督府林檎恩明府同知姚澄批黃鏐繫身卅獄（學海通志）

十一年斬藤峽苗時出剽左都御史魏督兩廣軍務陳金以苗鳩魚鹽可以利縻乃立約束令民共苗市改峽曰取直（明史陳金傳）

金謂諸蠻利魚鹽乃將約商能入峽者計船大小估之魚鹽就水滲度去如權批然不得為板蠶初獲利听約道頗直金以法可久易峽名永通誘蠻緣此無忌大肆擄奪稍不慍即殺之因循獨振

江路為斷（明史土司傳）身卅人為語曰永通不直來弊注中誰其非者噫陳公蓋答金失計也

（明史陳金傳）

身州衛指揮同知周龍哨守平南服大至死于陣

謹按此事文載著正德末故附於此

世宗嘉靖七年總督王守仁定田卅區兩注父老遜道言峽賊阻害狀守仁上疏請討賊可乃令官軍

突進賊奔斷麻峽復追盡破之兩江悉定（明史土司傳）

守仁以欲制定田州亂還至潯州父老遜道言斷麻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將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劉便翁素僉事汪濬吳天挺考將張經指揮謝佩紮勅仍審督永順土兵勅牛腸諸寨保靖土兵勅六寺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開軍門檄湖廣土兵皆逃匿深陷及聞以虜五王受降派兵稍補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為虛數諸兵狀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共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山樞陷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連破油磗石壁大敗諸寨賊逃奔斷麻諸軍追盡之賊奔沒橫石江覆溺者六百人諸軍自后急追獲甚眾賊潰散遍搜山崗無遺者還兵自潯州守不審檄諸將移兵勅仙台諸賊仍分佈各哨永順兵由盤石大黃石登岸勅仙台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埡登岸勅白竹古陶羅風賊聞牛腸諸寨破大懼方樞陷設伏而諸軍驟進奮勇夾攻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為所截考將沈希儀所禽於是斷麻之賊略盡初守仁因八寨賊去斷麻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督盧英王受兵五千入勅八寨賊各乘夜衝攻黎苗已破石門隘賊始驚覺且战且走至日午賊斃召二千眾還拒官軍奮勇之賊既失陷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陷官軍搜勅連破古陸固安吉鉢却者諸寨於是八寨之賊亦悉計前後禽斬九三千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奎司台志）守仁征勅後患猶賊既據苗

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劉德失却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
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愚以各安生理王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矣已不幸但惟八寨獠賊積年千百
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其害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若屢經奏告
切要分兵勦賊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地方多事若果要進兵未免重為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
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牧方眾盤據山谷憑恃阻南
通交趾等處而接雲貴諸蠻東北共斷藤牛腸仙口花相乃門佛子及柳辰府汪古田諸處獠賊回
竄連結延袤周遶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近因思田接壤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凶相
獷戾為地方大憂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獠賊之其居民勢不兩立每獠賊不陳則居
民絕望安生之望乞要乘此連歲連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聞隨
據右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奏設汪必東等事吳天挺參將張鍾乃會呈為請大征勦積年窮兇極
惡獠賊以除民患開取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獠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
台花相乃門佛子等處各縣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
棄田業居民日少村巷且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為
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

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明比連結殺擄擄劫月無虛旬煽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傳播幸未革
发近幸思田之諸夷寇慕聖化志已自傳降近山向服各山獨犴亦皆出來投擄請給告示願求
自新終此不敢為惡其誠信未可逆料然當而有畏懼之心独此斷藤各集逆賊自知罪在不赦
特臨如改截路劫村擄去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剿滅時未禍患豈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列到
臣逆符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撥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
虽外同遠夷皆知震懾向恭鞠情納款而此播賊猶敢擁众千百出劫掠武緣等处鄉村殺人放
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職猖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思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古
花相元門佛子等巢寇惡名賊自宏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節在平等縣被害人
戶李于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節告行令勘議計剿若不及今討伐其
為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名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紜訴苦請兵急救荼毒謂朝
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收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候命下之日行事竊恐未遑
昭彰及致衝突奔竄則亟調十數方之眾以一二二年為期尔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即該欽奉敕諭
但遇賊寇生發即使相批可擄則擄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為照思田妄亂之時該前部御史等官姚
鐵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師土兵前來南寧等處听用近幸地方志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田之際

歸途所經正兵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某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
殺賊報效俱令違奉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等處將等官監統
永保二師宣慰官勇鎮若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牛腸天寺仙台花相等賊並行留糧思田布政
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兼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剿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
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並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
緣係征勦極年稔惡猖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又八寨斷藤峽提督疏題得
先該右官呈稱前項各寨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百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
軍威急救一方遼廣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
部屢次咨未遵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剿以除民患正亦臣等所當盡之責但慮
賊眾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訾聞實有十萬
之師圍攻五年亦未可免故臣仰遵欽奉敕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剿則剿及便宜行事事
理一面密切相抗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該鎮守兩廣會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
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復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符八寨斷藤
牛腸天寺磨刀古欄白竹羅鳳龍尾仙台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里內悍猛酷虐萬姓



卷之六
七

流毒一方自來征剿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妻有如各官所呈者誠兩廣盜賊之淵
藪根柢此而不去而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使道之歸師及用思
田報效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乃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
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乎望上降惠救民之誠心身繫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在人
不疑之斷宥憫遠近感動上下且願諸臣咸能推誠奉任公同勸贊惟國是圖共人為善故臣等
得以展布四體頓首願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洋云復振諸將用命畢士
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為后世行事之
法矣不坐則兵耗財竭月敘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萬意外之事哉豈得宣慰彭
明輔彭九曾官勇彭宗信等銜犯者為身親陷陣爭後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
勇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瘞疫死亡誠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
忠義奮發略無悔息即其一念報國之誠庶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五王殿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貢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賊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
身死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督思田在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
之權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倖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邦彥

刻之氣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担息則使推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敗奔則棄之以遺官軍
僥倖不死賊去之后仍盤官府輸賊役如常時其心固自恃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
故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甲即至其真為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
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指為賊矣其言及此誠乃憫傷今之力能帥者宜深以前事為戒既至
宣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於軍前指天為
誓使其坦發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頭面若能翻至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一
兩廣之人眾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何故哉蓋恐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於賊也蓋總兵等官
帶去旗牌及挽弓報效等項右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真欲因捕報其左營哨則凌轢府卒過州縣則
剗刑官吏當矢石則在右報功火則爭先多致將領不悅軍士離心至如達軍賊曰鷲猛並性頗嗜
橫碎以誘引為非皆出此輩今種解等官宜於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効為名者一切不
用必不得矣亦須編成隊伍其出征官軍一例差遣一廣州府為兩廣根本茲廣州則無廣東無廣
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令兩廣用兵百萬皆出於此若復不制制旗牌大軍使其又如前日
多方擾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徵賊而已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
自東夷服調遣近年銳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然結事申一員齎敕要爾使之加

信匪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告命一所謂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
便自於賊巢所得賊財悉以與之官軍人等未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重賞則人自為賊
勇氣百倍矣一廣西素不產鹽而西法尤為難得宜委立私販之禁量為功次等則以為勞勞士兵
之資一賊中放囚被擄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選軍刑用為鄉導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讎編為義兵
隨軍調遣蓋此賊猖獗今餘十年粗於甯勝勝老已甚在時依山據險東問窺及矣則披疆乘馬張
旗鳴鼓略無忌憚金而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酋立非
若宋之依智西元之黃璽許之徒一敗即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劫掠
其為民害罔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兩端倘軍行未久即慮餉運之勞廢廢之毒
稍有所獲便欲罷兵則亦無異於前日之類德兵矣一諸府主其說請令遊去將軍和勇巡番騎趨
廣東而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莫戰是自取也當全師自擣大藤峽
南可獲高摩雪廉東可立南韶亞可取柳茂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逐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逆
刃解耳金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弄突色都益殘所謂救火而噬之眾曰善輔亦知雍才足及賊
軍謀一昨雍雍等逐信道盡全外陽峒苗掠與安甯破之至桂林斬失抗指揮李瑛廿四人以狗按
地與其諸府說曰賊以修仁藤浦為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

仁賊窮追至力山禽于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二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外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阨

不可供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里安能使因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乏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

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以左右傳斬之左右皆

愕既陣而缺中利刃出推尚果賊也志支解引腸胃分桂林菁中壘相康賊大塢曰韓公天神也

明史韓雍傳雍合以六万八千人为右軍總兵改信義府孫震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

武宣分为五道攻其北以九万二千人為左軍都指揮白金楊嶼張綱王祀都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

平平南分为八道攻其南復令參將孫震指揮陳文嘉等守左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而自興道輔

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且令政信曰北山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外核石諸崖令夏正曰林

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双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散詔於是諸道亟發腹背夾出

賊既失利乃置婦女積聚於桂外橫石寺塢掘陷五柵而惡力捍於峽南置礮木礮石鏢銃毒矢下

如雨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戎益急敵少息雍視其危急出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压二筩諸器魚貫

以進皆殊死战呼声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焚柵因而乘之历破山南石門大信道祀屋屢紫荆竹

踏果脱老鼠塞嶺林筒沙田古營牛腸大嶼大寨諸寨賊屋虛藏積但縹舍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

聚粟粟視雍雍恬然暇眾特以安賊既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救日至其地賊

上北巖崖抗茂前樹大柵用千斤礮石從雲霄轉下聲如轟雷且弩矢兩注不可為難使大坂而
令人間道潛陟其巔覘爰竭舉礮賊大駭墜壓死士以大斧刊木拔薙而升前後不絕如蟻漫出者
由然後發火箭焚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崗來援賊大奔生禽侯大狗(番司台志)破賊寨三百二
十四所斬首三千二百七級生禽七百八十二人獲賊婦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哉溺死者不可勝
計(明文土司傳)土人謂自國初用兵未有窮業破賊如此甚者於是斬峽藤斷之更名曰斷藤
峽所斷藤幹老而中空截其兩端蒙以牛皮作大鼓置軍門達達聲聞十餘里其後移於兵備行
台扣之無聲歸即如舊以為神(舊志)錢博遠等淳平蠻稱天子御極受群臣朝乃赫然怒曰蠢
你輩孽子我兩廣屢伐不悛驕悍滋甚豈守土非其人乎乃黜罰兩廣巡撫巡按暨三司之在職者
尋命太監盧永陳燿汝其監督我軍務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白惟兩京南直隸江西湖廣
廣西官軍士兵士在行者汝皆將之命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白惟兩京巡官巡軍之在行者汝其
統之命下都右侍郎麟趾曰汝其飲食予土以主事左明善王瑤從命監察御史汪霖劉承曰汝往
視師兵部尚書王勅進曰惟侍郎韓雍合參政浙汝非其人不可總理天子曰然遂起公於浙拜公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仍支正三品俸曰凡官軍用命不用命汝其賞罰惟允其事哉可否亦惟汝從
底乃功公既受命會諸公於南京眾歎欽之西軍二千三百官五百由廣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

入廣西蓋以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閩外諫可安
國家利社稷事之可也叔教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公議既定師及廣西界
即設妻却指揮鄧宏廉忠策應副總兵范信以截流賊在新合之西者妻將孫宏却指揮葛崇蔭
等守潯梧南守以斷大藤峽妻却指揮彭倫守與安吳川以截陽崗仍檄湖廣總兵李寰隄備分營
以進至全州謀報陽間之賊在公五發偏師皆捷生禽渠魁救人至桂林表刊以示眾守城失机者
揮守李璣等救人授軍法而行辟威聲大震士益用命最請乘勝宜搗大藤峽公謂修仁荔浦皆峽
賊羽翼宜先破修荔以剪其羽翼則峽賊之勢孤矣又欲誘修荔獨老出而殺之則餘黨可不勞而
自平公謂奉詞致討貴乎名正誘而殺降信義虧矣乃議和遂出充左哨參將孫麟充右哨葛崇蔭
充南哨而公其太監德兵及廣西德兵歐信等領中哨剋日進勦又分為二十五哨夾攻弥月而修
荔遂平賊無党援路無阻絕公乃移師潯州亟詢大藤峽鄉導眾云峽乃天設奇圍糧多須困守救
冬乃可斃公謂峽圍六百餘里當我軍矣不乘勝而進固以成厥功乃集將士諭以朝廷威揚之重
示以賊勢可滅之机眾遂欢呼咸願死战公知其可用益增器械盛饒糧督歐信孫麟及湖廣參將
高瑞都指揮夏正王璣等五哨由峽后進公其太監德兵侍郎御史却督指揮夏鑑石全揚此張綱
彭倫柴政馬義梁泰等八哨從峽南水陸並進復令參將孫震等二哨接於后而別遣將士斷諸山

口賊憚其變仍復置其妻孥勦重於極石寺塘等處預於山南豎立柵欄滾木礮石而下
去矢如雨公乃設伏覘其力弛遂有甲先登士卒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冥賊果遁
眾云賊不可進公謂根株未拔旋復滋蔓宿進益急直抵橫石等崖九層樓等山計遣壯士於賊所
不備處攀援至絕頂斧斫為石忽復環攻連擊合峽遂破矣前後得大小寨崗九百餘處禽賊首
侯大狗等並俘獲男女三萬餘而逆孽凍死者無算公乃更大藤峽為斷藤峽刻石山頂以記厥功
公復思處以大計謂內餘孽未戩威向化酋控御稍戢終必為患宜設土官編管其殘夷耕植其荒
土若上隆知州岑鐸請釋其罪移州峽內以赫水尉武宣之東鄉為峽后內貴族之龍山為峽右臂
宜設三巡捕司選土人為副巡捕乃乞銓官降印以主之徒周冲巡司於峽之上水徒請舊巡司於
峽之下水廣西岑番湖廣官軍一萬貴州官軍五千宜重選其強壯以永固守廣東宜安稱述軍四
百於城內以備調遣初委鄒宏范信等截殺屢以捷聞今凱旋土皆缺逆無譁秋毫不遺於眾又分
遣官軍往助不旬月而流賊悉除兩廣平矣 平蠻碑略云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
師至之始即律之曰夫兵兇器也聖人不行已而用之苟非以順而動不可也若等勿忘劉去非勿
過若首惡勿過彼之東降勿乘我之難令斯事有美惡咸曰諾於是爰編師先征荔浦修仁西起陽
山崗迤邐兵斷藤核石等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振編如破竹自城化乙酉冬十一月至丙戌春正

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之又云取勝之師必在於速戰乃督官軍而授方略水陸並進是年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為五路八月進全州安化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征廣西五路發兵進討蓋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大獲勝二十五兩同守衛安四面夾攻賊預首陞阻卑不可破以滾木礮石長鉞毒矢抗敵公念益曰吾度天子重託生靈命脈在此一舉事若稍緩則民兵胆喪耗力之眾肝胆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者俟其革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留乃申嚴曉令以身先之拜兵前進乃眾欢呼聲振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羣兇失怙兔竄孤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崗五百乃州治其地設巡司六擇其衷心信者授人授以土官而約束安撫之施以實惠量給以田使之耕各遂其生

(叢載)

命薛廷督餉星馳調兵食師至如歸乃諭其眾能被賊者有勅賞人人有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腹背夾攻賊乎還左侍郎(文載)

二年六月甲辰薊輔師還(明史憲宗紀)

雍分兵岳餘黨鬱林陽江維客村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明史薛雍傳)封武靖伯已而蠻入邊外言官交劾廣西巡按御史瑞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言賊已皆封爵不罪輔

身以示戒輔乃自陳或聞委其罪在守將歐陽信帝嘗弗向（明史趙輔傳）

十二月斷藤峽賊復起（明史憲宗紀）

雍奏斷藤峽賊侯昂等七百餘人夜入潯州府城焚軍營城樓奪百戶所印三顆殺掠男婦數十人茲為考時孫震指揮張英率軍奮斬賊魁餘黨仍奔入巢（明史土司傳）

大藤峽賊劫印攻西峽隘二縣殺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之昂伏誅（天下郡國利病書）
置武靖州以原上隆州岑鐸掌州事隸潯州府（續文獻通考）

雍奏諸獠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請改武宣縣東鄉為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等為副巡檢改武靖州為峽內以上隆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為叅土官吏月（明史土司傳）韓

雍平斷藤峽疏臣聞犛獠之性喜能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乘輦僅已剪除餘孽尚慮干

收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故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泮渙再起謹諱切覓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

因祖母矣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訴辨倫曖昧之言訐

自由其即使文傳武獄亦且稱屈况聞其人號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舊保以故職

改隸外為諸獠之長極安流究望闕甚焉彼且畏法懷恩力圖報稱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

魁之亂此也乎濫受不勞之至橫行政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廢萬人而不足是

以捕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拈但各處巡拈類以流官不諳土言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
成臣等司下土人李昇等皆久參行伍亦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取必能保障
此方兇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崇龍山
武宣縣東鄉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宜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拈協助流官因沿防守至於藤
縣五屯實生撞人洪武初撞首單福親率其黨領充行伍高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福既
物故而部曲潛歸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庚招之皆起為官軍在援臣以
為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沿統以李庚為之酋帥以福孫仲珠為之吏目筑城分哨以控東
隅而黃井白馬芝江十二墩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矣 又議處廣西地方事
宜疏一廣西分守柳庚等處左參將孫麒年老不能領軍殺賊合令本官督戰其分守左江潯州等
處右參將孫寰原係柳州指揮熟知彼處地利夷情况柳州係右江地方原係右參將分守合將本
官調去分守右江柳庚等處地方及照左江潯州等處地方逼近斷藤峽一帶賊巢及共廣東地境
相拉比之柳庚尤為重地廣東高廉雷三府共賊良賊最多常有流賊往來行劫最為難守地方俱
須得人分守湖廣都指揮孫寰年力精壯謀勇过人今征進蘇浦修仁并斷藤峽等處獲功最
多眾所推服合將孫寰陞廣西右參將分守左江潯州等處地方仍請敕廣東副總兵范信專一在

於高州五城駐劄時常往來高雷廉三府地方督率操軍殺賊參將張西巡番分守肇天等處如果
廣東別府州縣卒有緊急賊情仍由各官會同分路追勦庶使地方責任各得其宜守戰不致誤事
實為便益一查得先年湖廣原有官軍一萬員名常在廣西守備以後分為兩班貴州原有官軍五
千員名輪班在於廣西守備以後悉數掣回令廣西所屬二十八衛所實存官軍二萬餘員名湖廣
官軍輪班五千員名除分布哨守各處城壁外廣西中軍止官軍三千餘員名左右參將各有一千
餘員名委實地方廣濶兵力寡少遇有盜賊出沒不能分佈剿除及看得湖廣每年輪班官軍彼處
却可衝衝多將輒弱老幼不堪者補湊前來茲有虛收不得實用令付湖廣官軍一萬員名仍舊常
川在於廣西守備或於欽都司別撥一萬員名兩班輪守俱請救湖廣巡撫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
三司將前項該班官軍並地總指揮等官逐一揀選多將輒弱不堪者揀退守城就於本城見採并
苗粟救內逃奴撥補并另推選都指揮二員總領前來仍要府貴州原掣回官軍五千員名班滿輪
班分兩班請救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方有事應西官軍並應廣西全州興安
地方有事湖廣官軍並應廣東廣西接壤地方有事互相策應如此庶幾哨守不致缺人在軍聲援相接
區區應該可以成功一看得斯崖峽山周圍六百餘里極是險峻以此賊徒忌憚當惡不能勦平若
非區區策劃為處置誠恐大軍散后各賊復來峽中嘯聚時陷為患奈毒生靈又其舊日各異查

將張登沈希儀劉廣督兵康事汪濬廣西督兵康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詹素湖廣督兵都指
揮謝佩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指揮等文官馬瑞王勉唐宏下瑤張縉彭恭張恩副徵宗
道孫林郎劉鍾武擊于尹劉采本等督劉恭丞林友德主簿李本并附截獲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
知府程雲鵬府山卿同知桂肇史主誠舒相通判陳志遠徐峻知州林寬李東副呂知縣劉喬煥正
杜桐蕭高噴經乃周奎等至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之異然
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癘蒸蒸徑冒鋒鏑之坊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
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專庇之臣既行屈堂協贊擢任之上賞必錄諸臣分職任事之微坊
及將官應彭明輔等特加陞陞官另於崇辭彭善臣免其赴京就被察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又目虛
茲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勸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表不賞而重典
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遂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謬蒙不棄之知過投以重任言言不
錄計茲不行且又勉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但伏讀感慈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君恩今茲之役
本無是言然亦自幸苟世覆敎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亟自后任勞頗難已具本以告回養病乞賜
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胜願望 又處置八寨斷旌峽以圖永安疏並得臣去冬
奉命勘思田二府當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遂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死事寧靜之

地自此可永去及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獨是諸賊積斗連毒生民
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自親其害而不忍稍坐視而不救遂違奉敕諭事理乘批率兵征剿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若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批之會
亦不可以輕失臣因者兵親力諸果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術所開設緣若以斷其胸脇而扼
其咽喉者若失令不為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
政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深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
輒以逆奉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廢棄之誅開陳上請乞賜采擇施行與地方之幸臣
等之幸一移筑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柳天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龍巖
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崗以數十百連成區州城東改莫在八仙等處賊崗亦以數十百連東南力
外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崗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甚多其
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而止者賊巢皆在山巖之隈阨隘之守不相通和至期
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眾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眾千餘四山
環合同據一陷各事則分路出劫有糧急奔入其寨數千之眾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
名雖為八寨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眾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在寨之賊皆倚恃

八寨為通逃至多有緩急一投八寨則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呼則群賊皆應聲而擊故群賊
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出則群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
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造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集
道路之所合設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眾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
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可居者故自先年屢請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
邊界中上富庶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區東徙無片田尺土之
籍但為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取官種舍之居州民及僻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糶差徭
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遠阻地方益微今計一衛之官軍不滿五百之數蓋
足移其家眾則亦不下二千之眾而屯聚於一城其地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並清理屯田之人舉
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田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前有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具從且
賓州之城既空之又可以遷聚居民修復有司之若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王官
指揮千百戶等賊黨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強賊之勢后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遂反共
之交通結契及為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
究則又以賊為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臣照敕諭事理御赴軍內設飲斬首不眾以

營遠近而各衣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賊勢已平盡許其各率士兵入屯八寨就其設衛
官軍分工效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其城外別築營堡其南丹衛官軍特角而守亦各分撥賊
田使資耕種以資衣糧令八兩士兵與此舊寨耗然尚亦有四千餘畝若當徵屬者四所於外以
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數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為柳庆之
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提
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支自不能合如取凡上之肉下箸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
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泉源自枯不過十年柳庆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
裁允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历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
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岩階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磴确之上芒刺礮研之
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斷是二十年後及者教起豈不始有一世之安人皆以
為危氣所使豈未足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豈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
地瘠務瘠塞薄孱始開中土之人來居執生疾疫自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條營理料其事
意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剿八寨後親往相度乃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
衍皆膏腴之田而后山起伏蜿蜒數為平原环抱涵蓄兩水夾繞后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

入武緣江水出於南守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
宜向創設規則諸夷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屬府事同知桂登督令各役擇日興
工蓋思思舊治皆在万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需無極諸債賴皆區出展轉需買往及自月十
不致一帶多匱飽若府既地陷氣惠又無所資食或各夷終此不一至府治情面疏闊易生嫌隙今
府治既回江水高貨自集諸夷所需皆仰給於府朝夕給得自然日加親附日向而武緣都里蕩蕩
則思思者其地多因階階地陷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圍二圍之地四望平野坦
然大道朝狂夕反無復阻隔則設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柵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圍
三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眾眾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思思府城於荒田者亦保治安民勢不容
已之事伏乞聖明裁允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思舊有鳳化一縣並無城廓縣治僻守
邊東知縣等官多僑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去所依
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延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思徒寄虛名而實無縣
治臣近督剿八寨看符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洵其地平廣博行東西取里外石山周圍
如城城自后極西石山之洵猶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並有兩水夾流土山之
外與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鑄互相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此出是

均外意其間多良田茂林村巷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后為寨賊所驅殺占據迤迤四散
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迤迤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或有漏珍之
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后阻石門之隘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
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營慶鄉三里之地屬思恩而後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三城垣僻守遠要
才德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尽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羨藉並
茲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十里南丹石門之內鳳化與石門之外內外聲
勢連合而石門之隘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字沿連村集荒塞日久自此兩地之人往來
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
雖割三里之地以其阻化而後茅綠篠竹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且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
之於西矣及進思恩已設立流官知府於其所屬土目巡祐而舊原鳳化一寨一皆從寄空名
實未嘗有割武恭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營慶三里之地改設鳳
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六十里中間西隔上林一縣臣以
為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未事勢為便於總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實
州蓋柳州所屬者自有上林遷迤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及不若柳州所屬

之一州也其於傳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覆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其思恩其地猶存於思恩未為遷擇也上林之屬賓州其屬思恩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損也然以之屬于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甚相須後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吏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陸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一著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並得南寧自宜化縣至於田益逆荒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錫以土夷村寨也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改其種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其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延脅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妻乞添設縣治以便靜差蓋亦內迫於鄰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坐臣因入撫田甯視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併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注水紫迴環匝傍有一江束會亦正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劃宣化崇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控差賦役亦足以鎮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加馬地三顧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滄入木夷今若據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

自不得而隱占當時漸次歸復荒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審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審矣
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虽分割十里之地以其田審而宣化尚
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倍於一府也况田審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祐今得此一屬
縣為僚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劉上林以屬思恩之說已甚言之矣且江左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
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審自田審以達於雲貴支毗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城關
今田審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其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曠
無事商賈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絕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
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當為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縣名選官悉印地方幸甚一摺築守鎮城
僅於五屯巡得斷嚴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設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
滅能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剷根五行盡破城寨究各賊者所以
懲惡而指恤向化諸孺者所以勸善令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
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造五箇長箭以朝廷所以征剿各寨者為
其務惡也今尔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失業盡望為善之志但有友朋悖亂者即宜會送官府自當
重賞以酬尔勞其漏殄諸賊果欲誠心悔惡亦當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查功於為善而

甘加親附則惡党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衆遠一二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別
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斲之徒得以藉口搖惑近其向化村分又豈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聽
智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党之煽搖內激於奸民之慳吝
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地平而復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寨新破
勢決未敢輕出虽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
苦今始一解其創怨又復自聚其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
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宜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
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虞更有所虞至若四方各寨遍及其要害阻則惟五屯正當乃門佛子
諸寨穴而西通府北江接荔浦各處隘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禦遠近而舊已有千戶所
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因於差繇日漸艱難於附近土目相募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居
上司不問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處而所餘不滿二百既而賊匪四起守禦
缺之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收百以來坊守五屯事既紛亂人安而道兼以統取非人故地方遂致大
坏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防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
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有潮州調來故守者則悉數發還原衛

以免兩地台兵背離鄧士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自兵之中清查檢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思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訓練操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既設而士心極和自然功無不克而行世不利於將兵各官又不時記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深行其村寨或勸督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選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而冰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穰秀而養嘉禾以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德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數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終得存本於道若以慣習延宕名集三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與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十名如尋常哨守並以次潛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札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防犒賞士卒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塲筑城保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陸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崔鶴地方疏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恤得當隨後剿平八寨斷藤峽等城臣等皆廣東人此賊却壞倫和名賊為患實亟當切齒夔額而嘆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甯也又嘗密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名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永患未深者亦得格

心向化也乃令恭遜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寇寧之期也
聖天子知人之深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此撫調功三有息若干方復往廣東布政司支
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方散死疫死猴死御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方僅得田州安靖五
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而思恩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其田州思恩東西
相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后仰承聖明付權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
方丈米數百萬剽平田州賊功僅致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半粒只宣
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素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僻始有苗何以過此臣
等是以嘆服王守仁不惟能肅時天威實能認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
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方山之叢其土俗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
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匪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洪武
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賊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
州辰沅鬱林府法設賊難時出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同初至今未有輕討征剿者蓋
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帖方兵莫敢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
也賊亦時時肆惡時出圍攻城殺掠良民何慮才計四方頑民犯罪逃脫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

追攝兵鄰境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是以八寨者吳四方寇賊淵藪也斷旆峽
 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小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今王守玉沈械
 不密擅賊不脩一舉而平之百教十年射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靡竺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
 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存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存陛下之義以
 討服八寨斷旆峽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符之也謹將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
 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致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批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
 積年深惡非往年溢報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區乏費四也不殺民兵不勞民馬一舉
 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旆峽別惡極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後良得撫
 剝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疋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思平之賊各叛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救
 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行聖明南
 顧之愛七也轉難乘平斷旆峽賊兵旋復有賊者實當速討未及區畫其地為經久因併餘賊復據
 為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則賊山川天險
 尤難為功及守仁既平巢窟即徙延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陷石日固不能為復道賊來歸不日
 且化為良民矣誅惡殺良得民父母之俸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據剿田州思恩也乃不

荆由外則亦已矣遂荆八寨可乎臣則曰若吳楚及攻梁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
楚程直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汙社殺夫不奉詔大罪也梁帝不以罪誅天何也傳曰闔以內家人
制之闔以外特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社稷事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
制吳楚在危其危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梁有詔命有不從也惟明君則以為功若禍行則以為
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懷德也遂行其海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
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豈以詔命先後后問可也况有便宜行事之旨乎或者又
曰延置城邑大事也臣處後種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
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是豈免舜湯武聖智及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國既廣則智力不及其其
後一已耳目之力而身益於事知若以天下才理天下事為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
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失則事之舉斁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言功效不辱乃制其罪可
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深魁耳
若連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机延置城邑遂招連逃之賊復業焉則最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也
失此机会撤兵而歸後奏得旨乃與版筑劍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
不能矣若者范仲淹之三守西邊也欲筑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筑然後邊急連興工一

月城城西夏竟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俊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延置城邑之役
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后有處其以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贊矣不以為功
反以為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司德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等
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為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
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元滿執以去當時文學士楊廷和高書喬宇亦忌王守
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元俾居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說至今未設可謂黯啞之冤矣
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勳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虽
勿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繫乎一髮勳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必以備社稷也昔者
王守仁之批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譏其短夫如是則后有事變誰肯効
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嘆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毋以勳勵忠之臣廣西
之功不白入無以勳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匡也豈以功賞有礙為重輕哉第
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擢臣等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臣等廢人
也目由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欣忭今兵部功
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還之後再勸臣等恐執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筑連賊復據巢穴地方不

勝可慮也是故冒昧直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救功城寨早得修筑盜賊早得招安
良民早得復業崇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更臣等所以極陛下知過一節也亦臣等自為地方
大慮也不得已也為此具奏

象州武宣縣孫友柳友秀將沈布儀討破之（明史沈布儀傳）

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占管狼田曠諸糧攻墜旁近營壘（節舊志）

武靖州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地名碧雞先是成化三年德者譚雍以其地為藤峽要害立井岩村上
隆州土官岑鐸犯大辟下獄奏將其罪遷其部兵二千人立營武靖州事設流官吏目一員尋復移
置崇善大營二里間為募水岬為紫荆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地廣土沃哀連大同州化可以控
制諸蠻鐸死子地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設以田州府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時僅有部兵五十
人嘉靖五年猛亂安置邦佐潭州至是德者王守仁奏復邦佐知州事邦佐益無忌憚占管狼家
為部夷奪其田而置之倉園注南吉大里良村區離汎地以睚眦曠諸糧攻墜營壘目兵死者二百
餘人時在江副使翁万达參劾曰汝成言之督府收邦佐諸罪狀謂填東石削賊以武靖州改為武
靖州戶所推賢能軍職一人掌官以桂平平南貴縣三縣狼家象之提調痛為保甲其餘計使督府
不從其右邦左死子岑霖岑虛死絕以族人清室張清室復死絕改為鎮以所領狼兵居本府通判

國初因之不設土官后復設鎮歸入桂平縣(舊志)

九年春二月林高守遣將分剽石硯斷藤峽七都板塘古雍古尼保馘有差諸巢悉平(叢載)

謹按古雍柳州地名非今平南古雍

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庇賊受誘峽北賊復起(節節台合志)

十二年浙藤峽賊侯公丁據岑州為亂乘徑其御史鄒亮昌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万达誘札公

丁(明史張銓傳 案本傳經初督蔡姓父之力復是張經將三万五千人為左軍此當另是一人)

賊日侵勝海者居塔維考召多人武靖土目黃貴章為其魁海有隙且利其田廬言於指揮潘勗

臣請殺勝海勗臣素為謀即遣書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廨民二人去燹

事部閱參政孫鍾武言於都御史潘旦請討參將沈希儀沮之曰猶賊未弔取須開葑泛漲以收

千人從武宣順沉撲之鍾武志恨謂閩曰是夫竟也攘功者閩也之遂還濟州以千人溯流連營

雖賊皆遁去斬一病將而還遂言賊已斂逆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其威不彰

堡難守且不味已而僅成閩命黃貴章者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在擇處不禁水是諸

猶大忿邦佐又陸燾之公丁逆鳩眾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章走免御史諸盜疏

其事乃奪閩其德武賊而以侍郎蔡經出代旦經集諸司議成謂西廣軍政自韓襄毅后大抵用

大征鷓鴣之法而每為用剝有備用征剝用生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在便會朝議征安南未遣也
已而公丁乃益糧對出殺掠先呈副使翁万达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克昌贊之經乃命安遠侯柳
詢決計發兵以兵事屬万达万达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有狀乃劾雄曰能禽公丁者免死否則
誅法不少貸雄惶恐願首效力自贖万达乃揚言公丁本良極為讎家誣搆耳雄僅小事焉
為白之遂捕繫訟公丁者救人責其啟勞公丁果遣人列冤狀万达許諾復令雄以百餘發諸
捕公丁李業公丁喜惟雄所使會万达按邊遂以計屬參政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絕公
丁曰若為浮人指名久矣冠僅之冤翁公知又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不仍列冤狀如前時
而乃嚙嚙為公丁然之遂隨雄見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冤汝第歸乃陽為遣勇而密令廂民被
殺者家出政公丁諱於市遂徵連逮公丁並陵者皆入獄亟遣雄詢諸搢曰寇僅事公丁供諸搢
所為而廂民以為與公丁為之今以此詢果出自汝諸搢則宜釋公丁而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為
汝等共系之以償汝等為禍本也諸搢競言事與田公丁願棄之田敢党者遂極致軍門磔示之

(蛋司台志)

十八年大師征斷嚴峽諸查悉乎之(天下郡國利病書)

田汝成既斬公丁因言曰首惡既戮賊虎震怖我兵乘此時加之必成禽矣蔡經曰然遂料兵分

左右進州張經欲仍以兵剿之勿深入又欲會紫荊等賊數萬翁万达持不可謂剿之必無
功且損軍威令諸將志肆久不重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万达議紫經曰峽南亦刑賊但令
兵力不能併姓緩之亟務張經已亥者二月以兵三萬五千為左軍命張經統之以副使翁万
達監軍分六道進經部下指揮黃良輔由牛者灣越武請攻紫荊根善老窳諸寨朱昇由三等村
渡夢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寨柳溥由白沙灣攻道祀梅嶺諸寨凌輔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
寨周維新（一作周新）由白沙女薩冲綠水冲諸寨孫文炳（一作孫備）由鹿峽攻大坑寨
又以兵一萬五千餘人為右軍命却指揮麻事高乾府之以副使梁廷振監分四道進乾部下指
揮馬文傑由武宣^女碧灘綠水諸寨黃俊由武宣入山攻羅球上洞成振攻中洞兵回章攻下洞以
參政林士元及田汝成督餉以副使蕭峨化功是月兩軍翼去之賊大窳遂探岩奔林洞而東王
良輔以兵屯之中斷賊復西奔過官軍諸路軍至奮殺賊一千二百餘及其東奔為入羅山山万
達等移兵攻羅山又斬首千餘級賊益窘賊黨有桀黠者魁於公曰往年汝造諸寨被官兵拏之
今日不可再聚於是賊皆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持日久糧盡必速退會有言羅山
古碑未至者賊遂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石古陶古恩諸寨亦據匪弗請万达集
又移兵剿之三月班師招賊寇二百餘人峽南胡姓諸寨歸順者亦千餘人蘇峽遂平翁万达及

出汝成乃共籌處猶七事獻督府其所陳州志云嘉緣壬子仁既平斷藤峽秦宥岑猛于邦佐罪
令度武靖州知州后邦佐不奉命殘虐部民為甚又令提調三為狼民亦被其害今邦佐部下多
離心請改州為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條良民家之產隸焉致獻蔡條多采請米上行之
據矣朝廷垂察徑取一級柳珣加官保諸將帥守臣等皆賞資有差（兼載引舊通志） 田汝成
斷麻峽事宜雲聞來威而布法則法易疏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決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佑在乎隨
時當嘗細酌夸情博諏眾議欲固善后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篇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獠之亂萌於
怯陋撫綏之策首在邊居若非別里分疆劇其故宇終為負固難以革心但令江北一帶西自碧
灘東達林洞皆南渡廖水坐作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繞河源亦托處平原（口）皆山麓之限
以界石勒以訓誨若布之有幅而歎之有圍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枯如放豚獐於骨給
野蔬長半籠故假借過寬則擴越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闔野之俗弗堪按之改廢豈有滲入
狼豕或耐痛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痛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者皆非善政宜
承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德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有恆業能通汉语者為
三五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詳解夸情周而復始姑勿廢之有司暫從分守管攝往之習見
化理訓及番化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也令保長徵催則則一倉以便會

稿成墨之初量估種子五年之后稍次糧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檢守近郊之地應於通却各五
打市招致諸猛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擅權二曰立營堡以通河道夫麻峽東西一
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溪下委海格並誘郡咽喉也曩者汪介諸猛憑據地利學其徒竟克鞠頑
官司短息因循為一切苟且之法長刑商賈瓦釜魚鹽公為齎給如以賂賄名曰常例以致狼貪
無厭賂賄益長白晝橫淫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磨之聚脛而却熾安可得也近年不符
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紮王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整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
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為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
噫而廢食也今群兇已滅殘孽歸降威法行宜其更始况打市既立貿易既通凡村巷之間百
貨流布不必賒賒求通示弱誨侮但營灘浪灘兩處猛人既從平路則遠曠蕩穴恐有容賊乘之
而竄旅徑來不為哨護或有方一之營趨昔慎今一勞永逸則宜革恭愍之例以杜費福之嫌兩
處灘碕各立營堡或以官兵置第分符嚴律明紀使節曲縣承彼此應撥游般往來且防且守近
堡之地量墜向化狼猛環居內外界田而食則若賊難藏三日設督備以控上在麻峽首尾分隸
兩道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樞上流非左江部轄法既藉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搖動互
援為難除將州原首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惡味左江

衛所摘調官軍及以內地卅員五百名相兼成捕約以法嚴四十分布南堡及督各領哨官統
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官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卅上水則潯卅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
宣各給符牌以便稽攷四曰改卅治以延尅所苦薄公討平藤峽以碧雖盜賊充斥乃設營堡湖
改卅治奏改岩釋部兵二千來任卅事尋復移置崇善大宣二里之間為潯水北岸乃紫荆竹踏
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屬土法意回大同嶋化可以控制諸寨善衝郡治其後岩鐸死子祀無
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岩鐸次子邦佐健之止以部兵五十人戍居茲土暴虐其民
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賊從閩民以為快嘉靖七年新延伯以田卅之役但欲完其族性以
安及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卅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悛益肆兇殘地類嗷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
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若夫三燦狼家
未有卅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共該卅無干邦佐乃寅欲程朝之名積威銜制侵削乃端
甚至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迤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遂
三離乳地擇便而屠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兩分睡如此日以睚眦之怒嗾恣諸強攻
營壘自矣死者二百餘人收其罪狀推髮難紀竊維先年設卅之意實因山防賊多輿潤難守
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此其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為病不堪命矣

以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種之糞疣已為不可先占管非所統率之衆兵而吞併其有
以資者慮是本以衛民而又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又以通賊其可窮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
盤據比邕邕汪事倅設五屯所就以其首軍仲英為吏目以種民為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為月
糧以供軍食得稅額郡賴以蕩屏但五屯屯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因初編隸桂林衛倉糧
人牧所以設估月量差邕汪屯戶所則止有土兵原每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邕汪事例改為
武靖屯田千戶酌造糧餉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原之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
耕且守海納稅糧仍以卯佐之子為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年秋冬之際約領本州申令
督察平南忻象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濶民種雜處積年攝亂控禦為難設若欲以此創五屯
而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固可以區制此方不必再設又惟武靖亦近見城池不煩財
力集狼為伍不費軍備况軍官不祇可以更置異於土官控要而制遠阻益以安民是力有於邊
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恭首漢亡遠不
田土割為杆弄其後以師剿反漸復業而殘兇痛仙尚肆淫虐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設
先招取婦德思思等處狼家獲得遺出死以危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虎日繁兼引
類招朋雜處一瓦里有司因循藉考無法總額之外左狼私置亦逐狼因奸賴吏民又以逃亡產業

想此種或將見戶田稅荒狼名射影差役土官岩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
差曰重米當時立法意也宜從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復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點
測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糧則編米五斗冊內
狼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遍造
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戶其民一體糧差不許推保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甲房
之武肅千戶所管東調造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矣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慎也
防左江潯卅南守二府民數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復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為民衛
愼固边防舊規民數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立貼冊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括
剗貼戶之資轉顧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迭
或一二月而去武養不諳膂力不剛而任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器閱者不
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間及以此輩務括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元囊索窮維民歎身
役親當顧當皆為未便徠徵糧顧募造取驍勇之人乃清州用但編銀收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
堪今正點丁石編銀已定難已更改姓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克顧直將來編冊每
石以六十丁石為準每月科銀六錢徵收顧募庶省民足矣之意皆在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土

著寄居民狼狽撞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守司護守城庫外各令自認五人为伍五
伍为隊隊有甲四隊为哨哨有長四哨为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
者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为之官得以制哨哨長得以制隊隊甲得以制伍伍衆各伍
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各列同隊二十
五人姓名使之連條習熟謂之伍符每伍以各置牌二面編五字牌一付以甲一枚分巡道謂之伍
符每哨者置牌二面編五字牌一付哨長一枚分巡道謂之哨符每兵秋冬團集練或布境調
發殺殺反成守官僅即發行取之庶分收素定軍政修舉之曰推商稅以資經費峽江既通營練未
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贖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蕩稅峽江上
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礫九百一十六件折
銀一錢二分原屬舟舟術收稅轉給各犒名為埠夫常例今既設軍給之弊則既得商稅宜如前
徵之以苟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所耗而更夷展轉益弊滿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
錢以便出納 毛伯溫平斬藤峽碑故峽舊名大藤曰峽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崖諸崖區商艘掠
劫邑接藤出沒若賊渡於是其隘以別寇著也烈哉蔣公雍已平茲峽改曰漸藤故畧有督府自
平大藤地嗚呼民有寧宇者僅數十年乃復別阻於峽夫秦晉既翦厥有遺孽久則蔚者若是有

勒田寧之師聚圍之者峽南稍平而其北得險以起蓋乘賊匿而擊本存侯勝海者居增灘稱亂
其警士酋黃貴者誘勝海入市中刺焉其弟公丁擁譟城下殺居民而去巡守左江諸司陳其狀
于督府乃漫拂者勞者之說書以輕兵賊聞先遁即設壁以兵三百戍之公丁鳩其党夜犯兵之
過害者二百人巡按御史諸君浚疏其事請征詔曰可時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蔡公徑文武兼資
茂膺帝陶受茲闢音而却撤鄭重以征峽之命申飭焉公秉鉞奮度巡撫御史鄒居堯臣贊書益
力臣有安用之說請緩之而公丁橫勢益急得柳之人若集於蓼蓼政簡方達時為副使議曰腸
胃之疾待時而治可乎公以為然方達與參政田汝成計遼雅符公丁極致軍門磔於市每設奉
兵聚會擾其醜類乃復持覓不一或曰首惡已俘餘黨梟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又曰玷之不得
必且拒之招之不若答之以身德也方達曰不然謀其大恐其眾必搖勢不可已也而况懷鷙冥
頑軍厚施不為德也或又進孤軍猝剿之說汝成議曰遲時不可以居功惜費不足以弭患方一
諸奮自揣不免時艱徒禦狀匪深深必大會兩軍側入窮搜而后已若猝剿非計之得公乃度眾
說而寧決焉時十八年正月也米是以副總兵張經府左軍氣方達監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
輔朱昇凌溥柳溥周維新孫文鶴慶焉以都指揮杜事高乾付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於嶺外
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李焉皆會則以參政林士元參議田汝成死功則副使蕭峽二

月丁未兩軍交誓師作銳投圍投畧分哨截隘出奇敵伏南北馳去銜援縱橫賊大敗奔潰而
東王良輔暨諸偏領鼓兵邀擊之殺踣潰而西諸軍聲斬若若川管其俘者具言官兵盡去酋老
約毋結集今直渡走東奔者已入羅匡山矣遂首兵攻羅匡撤右軍撤長泚沿江而東統出其背
賊乃利木寒區布蔭蒸置疑石樹抄奔中則伏執弩毒鏢我軍悉皆奪之斬其迎敵者敗復大
賊匡平南古陶諸獠亦弗請即承大眾取道平之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僅四十五日凡斬賊級一
千三百五十有奇俘獲四百五十有奇奪其輜械無算再降吐壤者二千九百有奇咸自裨教粟
繫邊暖原以宛編隸峽既平乃迭汝成復相與酌議陳善后之策于公其自有七皆鑿鑿至恒轉
之要以是海之河河源直通農業子惠區牧者舒隱矣矣是年予奉命偕公平安南之僑明年冬
班師於包柳身載呼具狀介其康教諭趙藉高詩曰柳者峽賊之所便而受害必先者也今固
可臥護矣而敢忘其請證之自乎敢以託請東塘予曰蠻獠之寨布南土也種種徂其毒烈浸淫
非可以仁柔之也故雖聖哲者作亦必杜其營藉震之以兵然而推鋒則有遠本畧設則有次窺
於是乎善規平峻之績而知君子之獻也蔡公沈毅惠達且無全健素實洋溢塵懷泉喜是故群
才出為之用翁君淵察敏斷應變不遷張君洵茂重慤持柄廉志田君知謀善慮宣博有本萬君
致怡公亮持法不撓皆文而知叔者也公能用之故張不窮威死不遺恨斯則共服社稷之役允

托金石之傳宜音紀其乃今安南之平公實元勳而高君蕭君張君暨王良輔復同事平夷導夏
之功視征在益烈豈偏然哉哉守猶廉有為事修政要治船三百具舉水軍之煥均有勞於平峽
得并書云 郭文修平斷藤峽斷藤峽在潯州北境江流出臂柯徑柳寮而武宣東流為峽江
灘激湍峭電存留兩崖方山迤邐可六百餘里懸崖東流峻嶺巖峯若隱林巨列山畫黑獺
異類盤據其間恃險為巢倚山立寨阻群鼠伏於天泉張自古百粵寇盜劫難平者惟藤峽云成
化改元襄毅韓公雍將兵十餘萬討平之潯人始藉有守守正德末年藤孽漸繁嘯聚剽掠江道
復阻却御史陳公金用極處之策端以魚鹽及器商船通狼窠無厭身復為校嘉靖五年新建
伯王守仁以田守之役撤旅適得出奇兵剿伐南賊頗懾伏而峽山以北諸隘哀兇鞠頽勢日新
歲十六年守臣譔昨武人之言遞立僅以三百人戍守其地大寇未滅而我威不揚甚孤羊於虎
口何能為也頃之賊首侯公丁聚虎殺成兵夜聞阮其事請討之十七年令提督左侍郎蔡公經
空區侯柳公珣集諸司同計時副使翁居乃達分巡守左之條列諸便宜而蔡公可之悉以軍事
原節居密計備公丁逆秉市窮使指揮團維勇千戶李璋圍道沿山川近阻易之狀設間謀其
鄉等巨謀賊計悉為規畫事既有緒乃白蔡公以副總兵張公經府左軍三萬五千六百有奇箭
君暨之合水南守柘輝王良輔朱昇柳坤凌博團維新孫文籍原焉以却指揮高乾將左軍一萬

六千二百人有奇副使梁廷振監之合於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成振與同輩康哥死功則副使蕭君猷督餉則田君汝成瞻參政林居士元乃於十八年二月丁未兩廣有安左軍則王良輔率部兵由牛清灣越武清攻紫荆大冲根姜老鼠朱象朱昇率部兵由三等村堰廖水攻二驢石門軍營大黃泥嶺諸寨柳浦率部兵由白沙灣攻迤祀火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寨周維時率部兵由白沙上灣攻胡塘漆水竹埕諸寨孫文備率部兵由斷藤峽溯流與六軍合攻大坑寨左軍則孫文傑_子率部兵由武寧巴木橋後流而下攻碧灘漆水諸寨王俊率部兵由武寧踰山而東攻羅源上崗威振率部兵攻羅源中崗吳國童率部兵攻羅源下崗又遣指揮左輔巡管壘之間諸軍南北合攻賊益大窘欲北走府汪王良輔以兵追之之中斷復西奔諸君屢斬千二百級而東奔者遂結寨羅遠極陞設伏迎敵我軍皆以計破之斬首百餘級賊益大窘會至南嶽小田羅石羅鳳古陶古思諸寨亦弗請田翁二君復移軍剿之斬首五十七級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事得其餘黨四百人而泣南諸寨投順者千餘人麻峽毛牙翁田二君乃相與陳喜后之策上指所往之其目有七具載麻峽紀畧書可者也先是賊首侯公丁璽獄中諸將屢言汗法只坐公子不虞官兵卒至斬首就戮故不二月而獻提粵閩父老相傳今日平峽之功視之特蒙教為尤丑云文經身人也習見諸大夫計定惟惶謀成九系師出以律兵不吐我故鼓進之

日市無異肆農無廢業順者幸守逆者悔過徑東也城善警樵采不驚跡道盡行城門破敢有首
有趾咸詠太平諸大夫之賜也使健諸大夫者篤行而激潤澤七事以防過其端而清消其漸則
所以功德吾民者甚厚亦諸大夫之法垂永本意也周維新王良輔李宗華從事茲後又以尋人
父老言家文紀之因叙始終大畧詔某人俟覲乃者采焉

二十四年家州武官潘客等赴以北及于古田之境其魁渠自投軍內願編五里甲輸納稅糧回水百
姓（張新報柳丹投音疏）

謹按岳平馬平諸縣猶誅賊魁金田等在嘉靖二十四年今附此

藍寇構亂一日謀叛賊散分攻平南貴柱三邑按察使事行觀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击之斫其渠魁
中流淹沒不計其數（金志引獻徵錄）

粵難搖賊難處胡藍二姓同相助為寇或議大舉兵卒死之按察使陸登曰不若討渠魁而釋其餘戎
帥是其言粵難果平（全上）

七山軍突賊亂左參政張謙督參將王寵朱昇由潯州上沅夜信遁入七山搜捕是尽（文載）
貴卷有尾患右參政鍾芳去之（全上）

五指山剽賊韋公廉入寇潯州推官郭時斗破賊殆尽（浙江通志）

謹將以上四案略嘉靖時事今附后

穆宗隆慶六年劉賊入南寧平南武宣東賓滕貴叔府庫（瞿九思方石武功錄）

南四道逃道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謀為報復計乃虜武宣諸生米如銀（全上）

黃庭甲以潯樁左營將從有大猷討平韋銀劉進秩二等（明史李錫傳）

神宗萬曆元年柳州怀远孺及屯板江大洲征奮將軍李錫以水軍截潯江督諸將攻斬渠魁二人乘
勝復破救樂五抵清州界（全上）

二年五指岩賊最負固副使徐作討平之賊相戒勿犯（粵西文載）

四年御史劉台上疏劾輔臣張居正譎戍潯州（明史劉台傳）

六年移潯梧峯府王德懋擊平漢賊（天下郡國利病書）

八年夏四月庚辰盜楊秀刻武宣縣饒弄浩奪庫金而去（方岳武功錄）

楊秀武宣大盜也縣令饒弄浩病列子連乃窺公庭之隙及半帥十餘人執炬鳴銃走西南城殺監

門覆扶毒直持鎗庫庫楨得邦取弗能敵遂逃於是諸盜持斧衝破右衛門批弄浩是柴薪俸復因

趨弄浩並諸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三千四百文會佐史重伴宣出視令秀即斃斬之

復由西南出弄浩行至古匠灘請還得免而當是時諸僑者半似衛承人半似浙烏鏡手也中皆